

明朝早起忙收拾， 一路行程上帝京。  
冰雪風霜來受苦， 三餐茶飯不均勻。

且說劉向上路登程，穿山過嶺，只見黑樹松林內跳出一隻老虎，怒目哮吼，欲吃劉向。兩個安童，俱已唬得跌倒在地。恰遇救星，一箭射死老虎。劉向前拜謝打獵之人，「請問尊姓大名？」獵人道：「姓周名三。無意救你，何必記在心上？」

說罷了時忙辭別， 主僕三人上路行，  
幾番渡水登舟去， 幾番遇難有救星。

殘月出門鷄又唱， 過了村巷又黃昏，  
看看來到瀟關口， 土地堂內歇一巡。

此時劉向安歇在土地堂內，睡到三更，有個老公公來對他道：「你明日有個婦人叫你吃酒，不可吃，恐防失落三件寶貝。」

忽然公公不見， 好似南柯一夢中。  
心中疑惑稱：「奇怪！ 適才好似廟中神。」

深深下拜來禱告： 「愿求一路保安寧。」  
說罷了時忙上路， 王婆飯店歇安身。

那劉向行到黃昏，遇着飯店。飯店內有個王婆，專門打劫客商。劉向進了飯店，王婆叫聲：「相公客房請坐。」連忙拿出酒來，請相公吃酒。劉向忽然想起公公之言，說：「明日前面有個婦人，勸你吃酒，你不可吃。」如今想着便了。

婦人勸酒甚慇懃， 「我今不吃半毫分。」  
連忙假作心頭痛， 酒杯落在地埃塵；  
忽然一陣青烟起， 下了毒藥酒中存。  
「思量謀我財和帛， 王婆正是黑心人。」

意欲把他來呈狀，又恐耽擱路途程，只得將情且忍耐，收拾行囊就起身！  
在路行程多日久，看看來到帝王城。

此時劉向遇到一引住夜飯店歇夜，打聽考場，三月初三日頭場已過，今日十五，已經遲了日脚，只因路上耽擱，劉向心裏不樂。

「千山萬水求官職，無官怎好轉家門？賢妻贈我三件寶，明日朝廷見聖君，  
求得一官並半職，好轉家鄉見爹娘。」想了一回心中苦，拿出寶貝見分明。

不說劉向拿寶貝來看，且說朝中有一個奸臣，飲酒回家，看見店中寶貝毫光響亮，便叫家人：「打進必有寶貝在內。」家人奉命，立刻打進，搜出三件寶貝。胡丞相道：「快些捉了三個大盜回衙。」這個劉向被那個胡奸臣捉去，如何且聽中卷便了。

### 新編說唱沉香太子全傳卷中

這個劉向，被胡根齋奸臣捉去。

丞相便問：「狗強盜！快把真情說個明。三件寶貝何處搶？你是何方那處人？」

劉向此時唬呆了，一一從頭快招認：「小生家住青州府，安邱縣內姓劉人。」

某日經過華山廟，廟堂三娘結成親，臨行贈我三件寶，來朝正要獻明君。

胡丞相道：「胡說！華岳三娘是泥塑神佛，那能與你成親？那有寶貝贈你？何必來瞞我？一定是大盜。快快收到牢中定罪。」此時胡奸臣得了寶貝，快快藏好，心中十分大喜。「倘被皇帝知道，反來定罪於我。罷了，倒不如便將情形奏上朝廷，皇上定有陞賞。豈不美哉！」

算計定了心中喜，五更三點見皇君：「來歷不明人三個，盜言亂語罪非輕。」

胡丞相奏上萬歲：「今日捉了三個大盜，伏望我皇定罪。」皇上說道：「你今既然捉了三個大盜，着你去審問定罪便了。」

丞相得意心中想，監中綁出這三人，劊子提刀多兇惡，主僕三人失落魂。

一鑼鑼來一鑼鼓，三人推到法場門，劉向此時嚇啣哭，「三娘」連叫二三聲。

那時劉向高聲大哭：「啊呀妻呀！唔好意贈我寶貝，誰知爲了唔寶物，今朝害得我主僕三人性命不保了！」

劉向哭得肝腸斷，午時三刻要遭刑，胡相喝道：「來斬首。」此刻三人落了魂。

一口怨氣冲上天，驚動三娘救命人，連忙作法神通顯，天昏地暗好驚人。

亂吹大風能厲害，飛沙走石滿乾坤，劊子提刀忙逃走，唬落三魂胡相身。

雲中大石來打下，剛剛打着胡奸臣，胡相唬得驚呆了，抱頭亂跳轉回門。

且說胡相欲殺劉向，只見飛沙走石，十分厲害；監斬官劊子手盡皆唬散，單單只剩他主僕三人綁在法場。驚天動地，皇帝在殿上也不安頓。朝中有一個王翰林，在朝他是個忠臣，奏上萬歲：「臣看發此大風，欲殺劉向，必有冤枉。伏乞我皇萬歲詳察。」皇帝說道：「我有聖旨一道，刀下留人便了。」

主僕三人多赦罪，

劉向朝中見聖君；

二十四拜方已畢，

俯伏金階奏帝君；

「臣子家住青州府，

因為考試進京城，

路途行過華山廟，

華岳三娘結成親；

臨行贈我三件寶，

要到朝中獻聖君。

昨夜安歇招商店，

忽被丞相打進門，

無端搶我三件寶，

反奏君王大盜名；

拿我押在牢中去，

法場屈殺我三人。」

那皇上聞奏大怒：「速拿奸相！你私藏國寶，還要害他三人性命，反來誣奏，說他三人來路不明。有何話說？立刻治罪！」即命御都督抄家處斬，號令首級。一面搜出三樁寶貝。皇上給劉向出了題目，劉向一揮而就，然後並寶貝文章一齊獻上皇帝。皇上見了，龍顏大悅，欽賜回府，命劉向做代天巡按。劉向謝恩，在皇城遊街三日，然後各衙門辭別，上揚州府上任。文武百官相送便了。

旂牌官員來迎接，

吩咐水手：「來，開船！」

途中榮耀心歡喜，

行船走馬快如雲，

前面早到華山廟，

想起娘娘救命恩；

進廟跪倒地埃塵，

想起前情苦殺人！

夜來仍在廟中歇，

娘娘來會丈夫身，

「今夜與偕來分別，

何日相逢再會偕？」

天明起來心傷慘，

登時拜別出山門。

那時劉向一路回家，到了門首，拜見爹娘，一門歡喜，十分熱鬧。

合府官員來賀喜，十親九眷尋到門，當時備酒來請客，忙忙碌碌待親朋。

皇命在身無就擱，上任揚州巡按身。

此時劉向要帶家眷一齊到揚州府上任，爹娘道：「兒呀，你要爲官清正，不可屈害人民。我二人不便同你去上任，因爲家下無人掌管，你獨自前去，莫把爹娘掛念。」劉向無奈，只得拜別爹娘，起身上任便了。

在路行程不必表，到了揚州大府城，碼頭上面停船住，文武官員鬧盈盈；

大人進了城心裏，各官迎接進衙門。

劉向上任，文武百官參見已畢，爲官清正，百姓個個歡喜，王氏夫人十分賢惠。

不表劉向爲巡按，要說仙界一段情，王母娘娘千秋會，各洞神仙多來臨。

且說王母娘娘慶壽，蟠桃大會，各洞神仙都到仙府，只有華岳三娘未到，因爲有了身孕，不能赴會。三娘個大，姐是九天玄女，哥哥是紅孩兒——即是二郎神，二姐百花張四姐，三娘恐怕露出醜來，只好裝病在身，不敢出門，恐怕衆仙看出情由。

二郎神娘子聞知得，探望姑娘一個人，「一向未知有貴恙，未知來看我姑娘，

今朝方得前來到，幾時得病在其身，爲何不吃仙丹藥，面黃肌瘦不成人。」

却說二郎夫人探望姑娘：「爲何面黃肌瘦，身子以個粗，肚皮以個大，爲何偈犯了只樣病症？」三娘道：「噯，

嫂嫂吓！我還是三月之中起了此病，朝寒夜熱，肚皮漲大，叫我妙藥難醫。」嫂嫂道：「姑娘須要保重身體，諒必無妨。」

嫂嫂看了微微笑：「無郎阿君姐也粗身！姑娘有了身懷孕，十月滿足要臨盆。」

娘娘此刻眉頭皺，不覺心中忒忒能，面上無顏紅再白，無心人對有心人。

三娘道：「嫂嫂不可說破。倘被哥哥知道，豈非一場大禍？」夫人道：「不妨，我與你取笑，爲何這等着急？自己保重身體，改日再來望你便了。」

不說三娘生漲病，再說仙家一段情：八月神仙生辰日，西池王母慶生辰，

羣仙聚會多鬧熱，蟠桃會上飲盃巡；酒至數巡方落盞，二郎神取笑女仙人。

二郎神開言說道：「何仙姑，人人說你有丈夫，如今身子急古古。」何仙姑道：「我倒日日有，不覺得希奇事。如今有一件希奇事哉！我倒聽見說你二郎神個姐妹嫁子凡人，有了私情，如今身又粗來腹又大，所以不來赴會。你去打聽便了。」

衆仙拍手哈哈笑，二郎好一自羞形。面漲通紅回仙府，夫人迎接問：「何因？」

今朝赴會回家轉，爲何不樂在肚心？」

二郎神道：「你有事未知，我三妹嫁了凡人，已經腹粗身大，十月滿足。我今要到華山廟去，看她如何形像。」夫人道：「相公你莫要聽閒人說話，不必去。況且你們一母所生，若果然有了此事，何必識破？」二郎神道：

「不必多言，一定要去。」

夫人相勸不依聽，

竟到華山一路行，

大怒在心難出氣，

要殺同胞三妹身。

娘娘聞說哥哥到，

連忙接進二郎神；

接進哥哥歸洞府，

丫環使女送香茗。

二郎開口將言罵，

翻轉面皮不認親。

「你是上界天仙女，

爲何結識凡世人？」

蟠桃會上仙人說，

教我羞慚難見人。

你今還不尋短見，

有何面皮見諸尊？」

三娘道：「無此事，何人捏造？」二郎道：「賤人，你還賴麼？我且問你，爲何身粗腹大？」三娘道：「做妹果有此

事，你也管不了這許多。你也是仙人，爲何有了嫂嫂？男婚女嫁，古之常有，難道獨自妹子對不得親麼？」二郎

道：「賤人，虧你說出世上夫妻，央媒配合，那有你私下偷情的？」

二郎神說心焦燥，

要與三娘拼一拼。

娘娘那時心慌忙，

便把雙刀手中掄。

兄妹二人無情面，

大家殺得亂紛紛。

娘娘只爲身有孕，

那能殺得二郎神？

料想今朝殺不過，

只得忙逃撒轉身。

二郎急急忙忙趕，

口念真言不絕聲。

就把華山來提起，

壓住三娘裏面存。

又恐三娘來逃出，

洞門封好不容情。

差了夜叉和小鬼，

「看守華山要小心。」

吩咐一聲忙回轉。

三娘好不痛傷心。

華山底下昏昏暗，

黑地無光苦在心。

欲要出來無從出，

千年萬古不超身。

却說三娘在華山下受苦，不提。外面傳言過信，直到揚州巡按衙門。劉向聞知，心中十分苦切，無人可救。且說

百花四姐來探望三娘，有夜叉看守，不許進入。四姐大怒，要殺夜叉；夜叉只得讓她進去便了。

姊妹二人同相見，一場大哭亂聲音。「我今大難真真苦，難得你來望吾身。」

四姐聽了心中苦，眼中眼淚落紛紛；袖中取出仙桃子，送與三娘當點心。

三姐道：「事到其間，你且免憂愁，待我通知大姐求救出來。」四姐苦別三娘，駕祥雲來到綵仙宮，說出三娘之事，要求大姐相救三娘之難。九天玄女娘娘也說無法。

四姐聽說無可奈，別了大姐就動身。要救之時無處救，無處救來若何能？

不說四姐回程轉，且說三娘產兒身，忽然一陣肚子痛，登時生下一官人。

且說三娘生下孩兒，又驚又喜，將刀割斷臍帶，拿個羅裙包好。看了一回，面貌與父一般。「當時贈我沉香袋，一只，待我結在孩兒身上。」寫了血書與孩兒，年庚日脚，即差夜叉小鬼送到揚州認父。忙拿仙草一枝，變了車子，着子當方土地送起便了。

騰雲駕霧來得快，到了揚州巡按門，沉香送到衙門內，且說揚州巡按身，

自從到任爲巡按，如今半載有餘零，王氏夫人多賢惠，忽然有孕在其身，

已經懷胎十個月，中秋生下一兒身，「秋兒」名字就提出，眉清目秀一官人。

不說衙內生貴子，又宣夜叉小鬼身，劉向思想天仙女，見一夜叉鬼判形；

夜叉也不開言說，血書放在桌中存，丟下車子人不見，抬頭看見一兒童。







劉向便把書來看，血字行行寫得明。

此時劉向觀了血書寫：「親夫劉向，你在揚州，不知我三娘受苦不堪。懷孕十個月，生一孩兒。把沉香袋結在身上，特遣山神土地送到衙門認父。難妻三娘檢衽拜。只因妻子有難，送到揚州，望父親撫養成人，便叫前來救我。」

劉向一見心傷痛，不覺眼淚落紛紛。不是我劉向無情義，陰陽隔斷不能行。

車中抱出親兒子，「一貌堂堂無比倫！後來若得身長大，也是神仙會裏人。」

身邊取出沉香袋，見物傷心兩淚行。抱進衙門來撫養，光陰如箭快如梭。

且說沉香在衙門中不覺已經七歲，送進學堂，與秋兒一同攻書。弟兄和好，皆是聰明伶俐。至今十二歲。過了清明，先生放學，不在學堂裏。其時秦丞相的公子，名叫官保，取笑個沉香：「你是無娘生的怪種。」沉香大怒道：「惟獨你有娘個，吾沒無有娘個道理？」官保道：「你是個狗種。」沉香與秋兒一同大怒，將官保活活打死。

丞相聞知渾呆了，「沉香打死我兒身！」五更三點君王奏：「揚州巡按罪非輕，

縱子打死秦官保，要他孩兒問罪名。」

且說劉向聞知，曉得默默無言，便問沉香：「可是你打死秦公子麼？」沉香一口招認。又問秋兒：「你二人如何打死的？」劉秋兒說道：「二拳頭就打死。」劉向一想，「汝二人多要問罪。但是要拿沉香問罪，無人救母；

不如拿秋兒去問罪罷。」王氏夫人聽見，怎肯與自家兒子去問罪？夫妻二人爭論一回，然後與夫人說明，將沉香放去逃難救母。沉香拜別爹娘兄弟，起身。將秋兒問罪。劉向道：「沉香轉來，你往那裏去？待我說明你聽，然後好去救娘便了。」

你娘不是凡間女，

華山廟內女神明，

思凡與我成親事，

二郎母舅得知聞，

將母壓在華山下，

送你孩兒直到今，

爹爹原是負心人，

爲父思量無救星。」

沉香一聽心中苦，

「撫養已經十二春，

母親受苦華山下，

何勿早早說分明？」

孩兒雖然年紀小，

今朝必要救娘親。」

沉香哭得肝腸斷，

「母親受苦好傷心！」

劉向說道：「我兒呀，你要去救娘親，必須要學了法術。你娘原是天仙，你是凡人，如何去救？你須要訪了名師，傳授法術，然後可以救你娘親。」

沉香拜別親生父，

趕到華山去救母親，

「我今若不娘親救，

人生在世枉爲人！」

山中尋訪名師父，

學習法術救娘親。」

那劉向吩咐安童，差了排軍，拿了被囊衣包，護送前去。沉香道：「父親，差排軍跟隨，那有許多盤費？孩兒單身獨自，隨緣度日，尋訪名師，學習法術救母，拜別父親而往便了。」

沉香隨即抽起身，

拜別爹娘上路行，

頭上挽了雙魚髻，

布衣粗服着其身，

黃色絲縷腰內束，

脚上蒲鞋脚下根，

大哭一聲分離別，

斷腸人送斷腸人。

小小孩兒尋娘去，人人看見好傷心。一路行程來得快，不分晝夜趕路程。  
逢人便問華山去，一心只要救母親。路上行程多日久，風暑寒冷好傷心！  
在路行程六個月，來到華山一廟門；走到廟門深深拜，金爐裏面把香焚。

沉香到了華山廟內，焚香祝告，要救母親。只有一堂神像，多是泥塑木雕。「不知母親在那裏？聞說我母親壓在華山底下，我且往外面去細看一回，未知在於何處？去尋見母親便了。」

沉香走出廟堂門，飛沙走石亂紛紛，千聲叫娘娘不見，萬聲叫母母無聲。  
山前山後團團走，逢人便問：「我娘親？」「必然要投明師父，學了法術救娘親。」  
千思萬想無頭路，悶悶昏昏憶母親。路受風傷并寒凍，看看一病在其身。  
推到三天并五日，頭痛腦疼步難行。日落西山看看暗，飯店裏面安歇身。  
一時頭痛心煩惱，日不安來夜不寧。

此時沉香住夜飯店裏，有病在身，十分沉重。太白金星變了郎中，打從店門前經過。店家道：「相請先生裏面來坐。」說道：「揚州來了一位小客官，得病在此，相煩先生看一看。」先生連忙診脈，說道：「不妨。冒風憂愁之病，待我葫蘆內取出妙藥三丸，付與官官吃子，病就痊愈。」連忙拜謝先生，先生就騰雲而去。

沉香起身忙拜謝，先生無影又無踪。店內夫妻稱「奇怪！」沉香此刻喜歡心。  
店中調理三四日，謝了店家就起身。一心要訪明師父，見一人來問一人。

且說沉香在路上訪問名師，要想傳受法術，路上有人便問：「老叔，此地阿有啥府？」這些人那裏知道啥府？不啥府？沉香好不煩悶，只得向前再走。看見一個冷亭，走到裏面，登時大雪落下。「待我來坐坐罷。」

滿天白雪紛紛落，乾坤世界盡裝銀，來往無人來行過，看看天色又黃昏。

肚中飢餓身寒冷，前無宿店後無村，沉香此時真正苦，眼中流淚落紛紛。

且說沉香在亭中走頭無路，入地無門，不覺放聲大哭。太白金星令當方土地變了一所房屋，只見火光顯亮；太白金星變了卜卦先生坐在內。沉香走上前來道：「先生，弟子欲想借宿一夜。」

冒雪衝風行前去，三間茅屋面前存，中間坐位先生在，不像凡間貌出羣。

頭上華陽巾一頂，身穿袍褂布衣衿，相貌清奇鬚髮白，旁邊童子少年人。

沉香走上前來，叫一聲：「老先生，弟子在路不便，借宿一夜，明朝早行。」先生便問道：「你姓甚名誰？家住那裏？」沉香道：「我姓劉，名沉香，家住在青州府安邱縣。爹爹劉向，做揚州巡按。」先生道：「你會吃夜飯麼？」

沉香道：「路上不便，未吃。」金星連忙留飯，住了一夜。沉香道：「我要救母，訪師學了法術，望先生指我，往那一條路上去？」先生道：

「過一山來又一山，白雲灣在面前存，見一個來問一個，終南山上有仙人。」

沉香聽說心歡喜，深深作揖謝先生，「耽擱一夜難報答，又蒙先生指教臨。」

沉香道：「只爲路途急迫，盤費全無，些些薄禮，送與先生作勞金。」先生道：「我三不要錢，急難之中不要錢，

遠鄉客不要錢，孤貧之人多不要錢的。」先生再三推辭不受謝儀，吩咐童子留飯。沉香老實吃之，立刻起身。又問先生：「終南山去，有多少路了？」先生將五指一指，即拿袍袖一拂，沉香再要想問，先生化陣清風而去。忽然先生不見形，三間茅屋影無踪。沉香思想：「真奇怪！莫是神仙指點引？」那沉香自想：「房屋不見，叫我走那條路上去？」仔細思想：「先生五指一指，難道還有五里路？袍袖一拂，叫我向西南方去了。」

沉香深深來拜謝，匆匆一路往前行，不覺行了三里路，有座高山面前臨。一心要到終南去，又一高山到來臨。

沉香道：「先生說：一山又一山，就是白雲灣。」再往前去，心裏想道：「此地就是白雲灣了。這裏原是三叉路口，往那條路去好？你看前面有一樵哥，待我上前去問他一聲。樵哥，我要問你一個信，我要往終南山去，往那一條路上去？還有多少路程？」樵哥道：「在那邊仙界口，此去還有八百里遠。」

沉香即便來作別，望望前途去似雲，思想終南山無人到，白雲灣在面前呈。脚不來留匆匆走，四川界口到來臨，只見巷門有大字，白雲灣字寫分明。「如今到了白雲灣，終南有路可通行，見個人來借問路，必然曉得上終南。我一個獨坐松樹下，看看紅日落西鄉，并無人來借問信，下卷書中說的清。」

新編說唱沉香救母全傳卷下

却說沉香獨坐松林樹下，並無人來，只聽得老虎叫聲，一派淨是荒山野地，只得回轉原路而行。行了半日，肚中飢餓，行走不動。「一心要想去救母親，此時無處可栖，啊呀娘呀！莫怪孩兒救母遲慢，叫我出於無奈，不如跳入澗中，尋個死路便了！」

今生不能來救母，

只好來世救娘親！

我今跳入河裏死，

絕我沉香一命根；

不如跳入河中死，

免得豺狼當點心。」

大哭一聲驚天地，

驚動天庭太白星；

太白金星來下界，

變了青牛童子身，

騎牛遠遠盤山過，

短笛吹得碧波清。

沉香正要尋短見，

有人喝住叫連聲。

且說沉香欲尋死路，牧童喝住，說道：「何人在此尋死？不要害我地方。是何道理？」沉香道：「爹爹姓劉名向，小生家住揚州，名叫沉香，欲要救母，切訪名師，無緣得見，因此尋死。我借問一聲，終南山在那裏路去？指引路程，感恩非淺！」牧童也不開口，哈哈一笑，吹短笛而去。

沉香暗暗心中想：

「看牛童子有來因。」

慌忙一把來扯住，

「跟他一路向前行。」



扯住青年不肯放，再三哀告苦伶仃；笑了一聲全不睬，灣灣曲曲向前行。

「如今不指終南山，母子雙雙兩命傾！」牧童又在哈哈笑，「沉香」連叫兩三聲。

且說牧童道：「沉香，你真要到終南山去？遠不遠，千里路；近不近，在眼前。」沉香聽了此言，隨了青年，口也不開，肚裏想道：「倘若到了仙家，傳受仙法，然後救母便了。」

甥舅遇後仇來報，衆仙教法救娘親。

且說牧童說道：「沉香，你到終南山去，跟我過橋就是了。」沉香看此橋又高，又狹，又長，「叫我如何過去了？」

要想過橋橋難過，又須懼怕那能行？沉香一見驚呆怕，石橋三寸那能行？

長來足有三丈外，上有青苔滑路行。只得回言牧童道：「此橋那好上邊行？」

牧童見說哈哈笑：「貪生怕死不能行。」

且說牧童道：「你貪生怕死，那好救母？母親有難，你過了此橋就有好處。」沉香一聽此言，「罷了，千死萬死，總是一死，不如捨命過橋。」牧童道：「你如此害怕，同我騎在牛身上，閉了眼睛，渡你過去便了。」

沉香聽了心中怕，跨在青牛背上存。聽得耳邊聲響響，急得周身冷汗淋。

霎時來到平陽地，跨下青牛不見形。牧童青牛都不見，原是神仙別路人。

沉香思想：「真奇怪！不知此地啥山名？」抬起頭來往上看，山頭上寫是「終南」。

且說沉香到了終南山，「必是神仙引路，」望空拜謝。再往前去，只見山青水綠，日暖風和，分明是一座仙山。

了。

有緣得遇神仙面，

要求仙法救娘親。

一路匆匆往前走，

洞門一座面前臨，

白雲冉冉從中出，

陣陣香風往外行。

且說沉香想道：「一定是神仙之處。待我看來，可有什麼東西在內？」只見一隻白鹿來往。「待我隨仙鹿進去。」灣灣曲曲，一帶松林奇地，異香噴鼻。再過一條小石橋，橋邊有一塊大石，上面有三人着棋，只得立定在此，不敢近前而去了。

沉香不敢上前去，

立定橋邊看事因：

也有彈唱并吹笛，

也有吟詩作賦人，

也有吃茶并吃酒，

也有談論作古文。

看了一會心中想：

「分明個個是仙人。」

卜易先生對我說，

終南山上有仙人；

我今不可來錯過，

走上前來告苦情。

想罷之時行前去，

側身下拜淚落胸。

且說沉香跪告道：「各位大仙，救我一救。弟子揚州人氏，父親劉向，小子名叫沉香。只爲二郎神娘舅拿我母親壓在華山底下，至今十三年了，母子不能相見，如此受苦，要求大仙傳授仙法，好去救母親。」衆仙人就此立起身來，哈哈大笑。

沉香孝子訪名師，

「拜求大仙救我身！」

正遇沉香交好運，

遇着蟠桃會內人。

漢鍾離聽了哈哈大笑！

「難得孩兒有孝心！」

呂洞賓聽了沉香話：

「今朝來了報仇人！」

鐵拐仙聽了三娘事：

「這番落難不非輕！」

何仙姑聽了華山事，

兩太陽中火直噴。

且說何仙姑道：「沉香，你可認得我麼？是何等之人？」沉香道：「弟子俗眼，那裏知道？」仙姑道：「我等八洞神仙就是。」沉香道：「我母親也是仙女，爲何壓在華山底下受苦？」仙姑道：「只爲當初蟠桃會內與你二郎神娘舅取笑，起此禍根。」

沉香此時問情由，

仙姑逐一說分明：

「當初王母蟠桃會，

各洞神仙都到臨，

二郎神娘舅一個，

取笑之言起禍根；

取笑我身心燥火，

話你娘親說動聽。

二郎神娘舅回家轉，

把你娘親受苦辛；

將她壓在華山下，

一直下來到如今。」

沉香聽了嘍啾哭：

「衆仙助我救娘親！」

且說仙姑收了沉香作徒弟，「住在山中，教你仙法，然後好去救娘。」沉香聽了此言，就稱：「師父！救我一救。」就拜了八拜。

沉香八拜爲師父，

再拜三拜衆仙人。

沉香就在山中住，

修行學道備前程。

時時想着娘受苦，

眼中流淚落紛紛。

迅速光陰三個月，

前來告稟一椿情：

「千思萬想前來到，

不傳法術爲何因？」

一心要去救母親，

要求師父□□□。

且說仙姑道：「你要去救母，還有許多不便。你娘舅神通廣大，還有天兵相助。你今十三歲孩兒，兵書戰策尙未明白。且待你長大成人，傳你仙法，好去救母親便了。」

沉香說出救娘去，何仙姑同徒弟聽；沉香聽了來領命，諾諾連聲允不停，從此含憤心內苦，投師學道要用心。真是光陰容易過，看看三年有餘零，忽然又遇蟠桃會，各洞神仙多要行。

此時仙姑吩咐徒弟：「鑰匙交代與你，不要閑入開看，裏面有蛟、龍、虎、象，多要吃人個。我今赴蟠桃會而去。」身駕祥雲，慶壽去了。

吩咐之時又駕雲，沉香好不喜歡心：「洞中必有希奇寶，待我開來看一巡。看看蛟、龍如何樣？不怕蛟、龍要吃人；若有兵書并寶劍，我就拿去救母親。果有蛟、龍并虎、象，開了洞門看事因。」想了一回真快活，「母親！連叫兩三聲。」

且說沉香太子進了洞門，只見青龍、白虎、狼、象欲要吃人，沉香道：「休得無禮！」沉香得了仙法，自然有降龍伏虎之力。沉香大喜，漸漸進了一重洞門，往裏走進去了。

只見仙桃滿樹紅，沉香採下便來吞，吃了仙桃三四隻，傾刻精神力道通。  
二重洞門來開進，葫蘆一個內邊存，中間多是仙丹藥，長生不老果然真。  
沉香此時來吃下，滿身當時骨頭鬆，三重洞門來開進，黃封好酒內邊存，  
沉香好不开心歡喜，一連吃了十來斤，喫進口中多滋味，氣力登時加倍增。  
四重洞門來開進，兵書寶劍內邊存，上有雕砂硃紅額，下有烏靴金吊跟。

有條戰裙龍鬚帶，紫羅袍上起祥雲。  
左有黃公三略法，右有呂望六韜文。  
鞍轡脚踏多披掛，登山渡水快如雲。  
外有龍紋金鑲袋，內有狼牙箭五根。  
硃紅斧上有金字，「賜與沉香救母親」。  
駕起祥雲忙下落，到了揚州巡按門。  
提在手中如蘇骨，若是稱來八百斤。

且說沉香到了家中，見過父親，劉向說道：「兒呀，你爲何變了面容？」沉香道：「多多學了仙法，孩兒要去就去，要來就來，再有降龍伏虎之力。」劉向道：「兒呀，你如今是武藝高強，又有兵書寶劍，快去救娘便了。」

此時沉香真快活，一程來到華山嶺，到了華山聲聲喊，只叫：「娘親那裏存？」

二郎神忽然聽見，登時趕到面前存，誰人叫喊「母親」去，大罵前來問事因。

二郎神說：「誰人大呼小叫？」沉香想道：「必是娘舅來了。」連忙雙膝跪下道：「外甥在此，非是別人。娘事雖是不好，一來看爺娘面上，二來總要看外甥面上，求娘舅總要放我母親出來，母子相逢。」二郎神道：「畜生，不說你娘，還可免說你娘，其罪難脫！」

若說你娘心中怒，休想今生出獄門。若要母子重相會，除非大海起蓬塵。

且說沉香道：「娘舅好好放我母親出來，萬事全休，倘若不放，莫怪外甥無禮。」二郎神道：「放你娘個屁！你

胎髮未乾，我想就將靴鞋一脚，跌死你個小畜生。」沉香道：「怕者不來，來者不怕。你有本事來□□便了。」

二郎神聽了沉香話，

兩太陽中火直噴，

舉起大刀來就砍，

砍到沉香面孔上；

沉香舞動萱花斧，

砍着舅舅面皮門。

外甥舅舅來相殺，

半個時辰無輸贏；

外甥不認能親娘舅，

娘舅不認外甥身。

刀斧殺得叮嚕響，

斧去刀來劈拍聲，

二人交戰無休歇，

殺了半日不曾停。

不說甥舅相交戰，

再說仙界洞府門。

且說白鶴大仙在華山經過，看見甥舅交鋒不肯相讓，「各位大仙不好了，沉香逃走救母，與二郎相殺不止，沉香那裏殺得過，漸漸敗下。」衆位仙人道：「沉香偷了寶貝，私去救母，二郎那肯干休？衆仙速駕祥雲，幫助沉香救娘便了。」

衆仙各駕祥雲去，要助沉香救母親。正在交鋒多不讓，沉香本事欠三分；

二郎神本神通大，念動真言口不停。

却說此時二郎神念動真言，要將沉香壓在華山底下。沉香高聲叫道：「師父快來救我！」長眉大仙聽得，急忙對八洞神仙說道：

「倘若沉香來殺敗，羞殺仙家面上情！」何仙姑聽說慌忙了，八洞神仙多不平。

且說衆仙幫助沉香，傳齊三十六洞府、十州三島上衆仙，一齊前來，還有九天玄女娘娘、百花四姐也來幫助。

天神天將多來到，雷公電母盡來臨。

二郎神一見心跳，念動真言呪語文。

念動真言呪語文。

念動真言呪語文。

念動真言呪語文。

念動真言呪語文。

念動真言呪語文。

念動真言呪語文。

念動真言呪語文。

念動真言呪語文。

「四大金剛、八菩薩、六丁、六甲共天兵，還有一位張元帥，再有揮劍郭將軍，

哼哈二將神通大，馬、趙、溫、關法力深。」登時擺起天羅網，飛沙走石暗乾坤，

殺了七日並七夜，不分勝敗沒輸贏。孫行者他也出陣，殺出猿猴無數萬，

白鶴大仙來變化，變了鶴鷹啄獅猴。哪吒太子心頭怒，三頭六臂現原形，

前來要捉沉香去，百花四姐喝連聲。

且說二郎神帶領天兵天將，四大金剛，八個菩薩，六丁六甲，哼哈二將，馬、趙、溫、關、張、郭二將，齊天大聖，與衆仙

交戰。哪吒欲捉沉香，百花四姐大喝一聲：「不得無禮！」

「他是甥舅不和睦，不關你事半毫分。」空中丟起三件寶，唬得哪吒無走門。

且說沉香這一邊有百花四姐、九天玄女娘娘、漢鍾離、呂洞賓、鐵拐仙、何仙姑、長眉大仙、白鶴大仙，殺得二郎

神只得變化多端便了。

二郎神變化神通廣，沉香變化更無邊；二郎神變了石一塊，沉香變了石匠人；

二郎神變了猿猴子，沉香變了揚州婆；二郎神變了蛟龍出，沉香變了降龍人；

二郎神變了虎出林，沉香變了伏虎人；二郎神變了火童子，沉香變了水童子；

二郎神變了三十六，沉香七十二變多；漢鍾離是好心焦，手內葫蘆搖一搖，

中間放出無情火，燒得天神去雲霄；呂洞賓是怒生噴，手中丟起細仙繩，

輕輕丟起三千界，

二郎嚇得走無門；

齊天大聖忙逃走，

哪吒太子敗回程。

何仙姑說心歡喜，

吩咐沉香救母親；

要救母親打娘舅，

捉來打斷脊梁筋。

鐵拐李是氣哼哼，

將言告口二郎神；

「別人說你多法力，

讓你人間說別人！

害得妹子多受苦，

壓在華山底下存；

外甥娘舅全不認，

人人說你太無情！

是你今朝來殺敗，

快快說來認罪名。」

二郎聽得心中怒，

又念真言口不停，

此番又要與人馬，

那肯今朝拜服人？

兩邊又要來殺陣，

驚動南海觀世音。

且說觀音大士奏上玉皇說道：「沉香要救華岳三娘，二郎神不肯放出兩邊交戰，少一個解勸之人。教他兩邊收兵。」玉帝敕旨，差太白金星：「速急下界，去勸他們收兵便了。」

玉皇大帝生慈念，

差下大羅太白金星；

「下方兩邊來交戰，

你去中間解勸人。

教他兩邊收人馬，

萬事全休不必論；

倘若那邊不聽令，

拿到天宮問罪名。」

太白金星領法旨，

下界傳旨忙口口。

從此兩邊收人馬，

沉香此刻不留停，

快到華山來尋母，

山前山後影無踪；

放聲大哭肝腸斷，

大叫：「親娘！不住停。

再說沉香尋娘不見，大哭一場。山神土地奏曰：「你娘在石中。跟我去，自然相會便了。」

凹凹凸凸路灣曲，

土地引路沉香跟。

沉香在上心煩惱，

山神土地指分明。

手中輪動開山斧，

掇起心頭火一盆，

望了華山一劈響，

八里華山兩邊分。



中間山上母親見，領了母親路上行。放聲大哭：「親娘母！不孝孩兒萬罪名。六年災難娘受苦，割我心肝火上焚。」即時又把親娘看，十分憔悴似鬼形！

「我娘原是天仙女，不像人形痛傷心！」

且說沉香救出母親，看見母親蓬頭赤脚，面黃肌瘦，雙目不明，不能行走。玄女娘娘取出仙丹一丸，送她吃下，登時精神復舊，二目光明，美貌如花。四姐又脫團花袄、羅裙，再有綉鞋一雙，一齊着上。就把青絲梳好。「拜謝各位大仙教訓我兒，又來救我出獄，感恩不盡！多多拜謝各位大仙。」一衆仙人相勸：「不必苦切。」

「當時送你揚州去，難得今朝易長成。孩兒喫了千般苦，救我娘親苦命人。」

娘娘提起前情事，大哭傷心：「苦命人！」

且說衆仙人道：「如今母子團圓，十分喜歡，不必悲傷。」一同在此宴登仙家，慶賀娘娘，大衆吃酒。

歡罷之時回程轉，慶賀娘娘酒一巡。酒至數盃放落盞，判官小鬼也來迎。

「多年不見娘娘面，恭喜娘娘上殿門。」娘娘作別衆仙去，金童、玉女面前行，

香湯沐浴來洗面，換了衣衿簇簇新。母子二人天門去，雲霄殿上謝皇恩。

且說母子二人到了雲霄寶殿上，俯伏金塔，說道：「伏望我皇赦罪。」玉皇見奏大悅，說道：「赦你無罪了。」

「三娘原做天仙女，原到華山廟內尊。」玉帝勅賜沉香職，封他中界值符官。

且說劉向在揚州巡按，兒子秋兒在監受罪六年了，部詳秋兒定成殺罪。那日監中綁出秋兒，法場斬首。劉向

哭祭法場，父子大哭。監斬官劊子手等了午時三刻獻刀。再說沉香聞聽秋兒兄弟斬首，連忙使出仙法，登時飛沙走石，狂風刮地。監斬官、劊子手、軍兵一齊逃散。沉香救了秋兒，回轉衙門。爹娘一見秋兒救轉，父母弟兄團圓。劉向奏明皇君，皇君大喜：「沉香救娘救弟，忠孝雙全，招其沉香爲太子。」沉香謝恩便了。

沉香救賜爲太子，

謝恩已畢轉衙門。

「秋兒不斬沉香救，

沉香救娘救弟忠孝全。

我兒原是天仙子，

驚動仙家救娘親。」

孝感動天成正果，

不願爲官受皇恩。

沉香辭別爹娘弟，

一陣香風不見形；

劉向原做二載滿，

苦老還鄉奉雙親。

一門歡喜多快樂，

留得佳話到如今。

〔據清道光壬午（一八三二年）高陽許如來抄本校訂。〕

新刻寶蓮燈救母全傳

(一)

紫金爐內把香焚，	寶蓮燈上請賢人。	家住通州城一座，	海門府內是家門。	有個員外劉百萬，
馬氏佳人配爲婚，	萬貫家財多豪富，	百萬產業有金銀，	呂四海船數百隻，	缺少香烟後代根。
四十二歲劉奶奶，	不覺有孕在身中。	日月如梭容易過，	光陰似箭不留停，	夫人十月懷胎滿，
腹中降下小姣生。	丫環廳上來報喜，	員外一見喜在心。	三朝燒過改污紙，	纔與姣兒取乳名；
取名叫做劉晉保，	後取名字劉俊春。	一週兩歲娘喂乳，	三週四歲甚聰明，	年過五歲交六歲，
上學攻書讀五經，	伶俐聰明才學廣，	經史文章記在心；	七歲攻書到十二，	十三歲上進疊門，
公子連科中了舉，	一樁岔事到來臨。	不幸父母歸西去，	晉保守孝在家門。	守過父母三年孝，
苦守寒窗讀五經。	公子在家將書讀，	忽然春雷響一聲，	惠宗天子開大選，	廣招天下讀書人。
劉晉聽說心歡喜，	也上東京跳龍門。	琴劍書箱俱齊備，	安童担了趕路程。	行程正是三春景，

天氣溫和好行程，山中野花紅滴滴，澗邊溪水綠沉沉，浪子荒郊遊春景，閨女提籃去採青。  
逢山不看山中景，登舟那有取魚人？在路行程來得快，到了華山一座城。華山城外二十里，  
有座華岳古廟門，華岳娘娘多顯聖，奉旨勅封裝金身，劉晉一見心歡喜，要求一籤問功名，  
忙請香燭和紙馬，安童捧了上山林。主僕二人忙不住，進了華岳古廟門。點燭焚香忙跪下，  
祝告娘娘在上聽：「弟子住在通州地，名字叫做劉俊春，娘娘龍宮去拜壽，今年朝廷開大比，我上東京跳龍門。  
若有頭名狀元中，上上籤落地埃塵。」娘娘龍宮去拜壽，忙壞判官小鬼們。欲要准他上上籤，  
猶恐不中狀元身；若不發條上上籤，中了狀元是怎生？不如發條中平籤，不中狀元不怨神。  
劉晉一見心大怒，指定神像罵幾聲；看見神像容貌好，題詩一首罵神靈。手提一枝羊毫筆，  
粉壁牆上把詩吟：「華岳山中一仙女，美貌姣容天下聞，我若不是功名客，與他合好結成親。」  
吟詩一首方才了，主僕三人下山林。不表劉晉他去了，左右女童報其情，一直來到龍宮內，  
「娘娘在上聽我音：有個赴選劉秀士，上山求籤問功名。只因娘娘不在廟，誰敢准他中頭名？  
可恨秀士無道理，壁上吟詩戲主人。他說：「華山一仙女，美貌姣容四海聞，我若不是功名客，  
我就與他結成親。」」娘娘一聽心大怒，桃花面上怒生噴。娘娘展放櫻桃口，告訴龍兄說此情。  
要知龍兄如何說？下段之中再表明。

蝦兵蟹將借幾百，去拿秀士劉俊春。  
 霹靂將軍隨後跟，娘娘手執瓊瑤扇。  
 不表娘娘來追趕，再表劉管路上行。  
 西北一塊紫雲生，兩塊雲頭交搭界。  
 劉晉正在疑難際，再表玉皇降旨行。  
 前去搭救劉俊春，只因華岳三仙女。  
 太白金星領玉旨，一駕雲頭動了身。  
 便叫「華岳三仙人，又無玉旨來行雨，  
 「非是自己來行雨，光棍秀士劉俊春，  
 誰敢准他中頭名？判官發條中平籤，  
 太白金星微微笑：「華岳姑娘聽報因：  
 姻緣簿上看分明。」金星取出原簿子，  
 「三娘看罷紅了面，低言細語叫：「金星，  
 娘娘傳令忙不住，駕起祥雲動了身；  
 先是青天朗朗，飛沙走石好驚人；  
 曉得劉俊春遭難，他與劉晉有緣分。  
 下了三十三天界，因何私自亂紛紛？  
 走我華岳山前過，壁上題詩罵奴身。  
 說起這個劉秀士，交與三娘手中存。  
 奴家本是天仙女，怎與凡夫配為婚？  
 即點蝦兵蟹將行，一駕雲頭來得快，  
 即時變作霧騰騰；當頭一個金光閃，  
 便叫太白李金星：姻緣簿子交代你，  
 擋住華岳三夫人。三娘一見忙還禮，  
 上山求籤問功名。童兒龍宮來報信，  
 與你前世有緣分；娘娘接簿忙觀看，  
 怎與凡夫配為婚？」金星聽說忙回答：  
 「閃電娘娘前引路，趕到秀士劉俊春。  
 東南一塊紅雲起，霹靂連天不住聲。  
 「華岳娘娘來追趕，快去與他做媒人。」  
 金星當時開言說，星君在上聽我因：  
 我到龍宮去拜壽，我借龍兵趕他人。」  
 你若還不肯信，桃花臉上起紅雲。  
 金星聽說忙回答：

「三娘你好不聰明。我奉玉皇親勅旨，  
 若還與他爲夫婦，怕的兄長二郎神，  
 低叫：「太白李金星，多蒙星君來到此，  
 不說金星去交旨，再表華岳三仙人。  
 化作莊村宅院門，你就變成華員外，  
 風送雲頭來得快，落在荒郊野地村，  
 單等劉晉赴選人。不表童兒來變化，  
 「忽然狂風下大雨，叫我那塊去安身？  
 阻隔路程不能行。」主僕正在爲難際，  
 主僕二人忙行走，趕到莊村宅院門，  
 「員外在上聽學生：小生上京去赴選，  
 公公聽說如此話，請進主僕兩個人。  
 獻上蓮心茶一巡；茶飲數盃方落盞，  
 令尊令堂名和姓，你是排行第幾人？  
 望祈說與老漢聽。」劉晉聽說忙回答：

特來與你做媒人。」三娘側耳親聽得，  
 若不與他爲婚配，上天之罪不饒輕。」  
 怎敢違逆玉帝君？「太白金星稱：「恭喜！  
 三娘展放櫻桃口，童兒聽我說原因：  
 要招秀士劉俊春。」童兒聽說忙不住，  
 忙將金釵只一幌，一所樓房愛殺人。  
 再表劉晉趕路程。劉晉一見狂風起，  
 前面又無招商店，後面又無歇人村，  
 見一莊村面前存。「風狂雨大難行走，  
 一直來到莊門首，見一公公年老人。  
 風雨阻隔不能行，特到府上來借宿，  
 「相公請到高廳上，分其賓主把禮行。  
 公公開口把話論：「請問相公名和姓，  
 貴庚甲子年多大？曾有親來未有親？  
 「承蒙員外細問情。家住通州城一座，  
 海門縣內有家門。

手按胸前自評論；  
 沉思半晌開言說，  
 辭了三娘上天庭。  
 「金釵一根交與你，  
 一駕雲頭往前行；  
 童兒立在大門外，  
 曉得胆戰又心驚。  
 狂風大雨怎行走，  
 且到前村去安身。」  
 劉晉向前忙施禮；  
 明日天明就動身。  
 打恭施禮忙坐下，  
 尊府貴處甚地名？  
 你今二人去赴選，

不幸父母雙亡故，學生年幼未定親，無兄無弟人一個，姓劉名晉字俊春；今年才交十九春，員外聽說心歡喜，又把「相公」口內稱，「老漢名叫華金玉，本地財主第一名，不幸妻子身亡故，丟下女兒華秀英，小女今年十八歲，未有門當戶對人，相公不嫌寒門女，情愿招了在家門，」劉晉見說忙回答，承蒙員外來抬舉，怎敢推辭老大人，無奈小生功夫欠，不能在此久住停，伏乞員外恕我罪，別選門當戶對親，公公聽說心大怒，「把他主僕趕出門！」

「大胆畜生無道理！好意招你爲女婿，反做推三擋四人。」喝叫安童和小使，「把主僕趕出門！」

劉晉一見心思想，手按胸前自評論，猶恐耽誤考期辰，欲要不准招親事，員外又要趕出門，昏天黑地難行走，怕的路上有歹人，要知招親如何准，接下言詞再表明。

(三)

「無奈准他親來招，滿月之後趕上京，」劉晉無奈將言說，「員外在上聽學生，多蒙先師來抬舉，不嫌寒門招了親，非是小生來推托，恐怕耽誤考時辰，員外聽說心歡喜，便把「相公」叫幾聲，「不嫌老漢村莊住，難爲貴人到我門，若恐在此耽延久，滿月之後你上京，」劉晉聽說心歡喜，改口就把「岳父」稱，員外聽他准了口，「賢婿不必太多心，吩咐安童快辦酒，款待新郎劉晉身，中廳上面擺下酒，掛燈結彩喜盈盈，丫環報與後堂內，」三娘打扮做新人，兩個梅香忙不住，

就與姑娘打扮成。粉面油頭妝得巧，  
銷金膝襪鴛鴦帶，鳳頭花鞋脚下蹬。  
移動金蓮入房門。兩個梅香忙扶住，  
夫婦同飲交盃盞，劉晉燈下看佳人，  
難比佳人腳後跟。說甚三國貂蟬女？  
醉酒貴妃難先後，更比西施勝幾分，  
不中狀元也甘心。夫婦歡喜言不盡，  
夫妻二人多恩愛，不把功名放在心，  
忽然想起大事情。「在此招親一月正，  
我欲不把東京上，錯過三年楊柳青。」  
明日別你上東京。三娘聽說來扯住，  
劉晉聽了一番話。「賢妻說話欠聰明，  
賢妻不必苦留人。」三娘聽說流下淚，  
叫聲丫環忙辦酒。我代丈夫送送行，  
相請入席飲杯巡。相公請了朝南坐，  
三娘橫頭把酒斟，

巧筆丹青難畫成，身穿五色銷金襖，  
人道仙女生得好，怎奈天仙生的根？  
夫妻參拜家堂神，二人拜過天和地，  
上下一眼看到底，暗暗心中喜十分，  
比甚西施、崔鶯鶯？好似仙女歸下界，  
昭君少面琵琶抱，坐比觀音少淨瓶，  
結此天長地久情。一夜夫妻如山重，  
好似一對鴛鴦鳥，同行同坐不離分，  
要上東京跳龍門。就待要把東京上，  
劉晉來到香房內，就把「賢妻」叫一聲，  
「相公在上聽我因，今科莫把龍門跳，  
今年不把龍門跳，錯過三年楊柳青。」  
「相公在上聽我因，我今不能苦留你，  
劉晉聽說稱「不敢，難為賢妻一片心。」  
三娘橫頭把酒斟，滿滿斟下一杯酒，  
雙手捧上敬夫君，

下東湘紅百練裙，  
打扮一場方才了，  
雙雙二人進房門。  
「世上多少裙釵女，  
尤如嫦娥下凡塵！  
今日在此招親事，  
兩夜夫妻情更深，  
正是夫妻多快樂，  
難捨夫妻結髮情，  
「與你夫妻一月正，  
上科早早上東京。」  
富貴功名一大事，  
明日打發你上京。



「相公飲奴一杯酒，你到東京中頭名。」  
 「相公在上聽奴因，奴家不是凡間女。」  
 劉晉聽說驚呆了，「原來我妻是仙人！」  
 「夫妻何必客套深？相公此番進京去，腹中有孕帶在身，送你表記帶隨身，瓊瑤寶劍相送你，路上若遇疑難處，焚起信香奴知聞。」  
 夫妻二人進房門，一夜五更天明亮，「丈夫在上聽我因，華岳三娘難分別，劉晉回言稱：「曉得，莫學王魁負桂英。」  
 耐心守待三春景，專聽春雷報信因。」  
 斷腸人送斷腸人，流淚眼趕上路走，到了東京一座城。  
 在路行程多日久，來到東京考期過，接下言詞仔細聽。

劉晉聽說心歡喜：「多蒙賢妻一片心。」三娘又乃開言說：「只因與你有宿緣，特來變化配婚姻。」  
 華岳三娘是我身，小生不知多怠慢，伏祈休怪莫罪噴。」  
 得中之時早回程，若把兄長知道了，到京切莫露出形，劉晉聽說心歡喜：「難有我妻一片心。」  
 酒飲席散天已晚，安童担了出家門，要學宋弘真君子，無官半載轉回程。  
 他人不是省油燈，信香一張交代你，「難有我妻一片心。」  
 華山廟內會奴身，夫妻情分真難捨，收在身邊要小心，酒飲席散天已晚，安童担了出家門，要學宋弘真君子，無官半載轉回程。  
 回來莫再到此處，伏祈休怪莫罪噴。」  
 三娘忙把「相公」叫，  
 伏祈休怪莫罪噴。」  
 三娘忙把「相公」叫，  
 伏祈休怪莫罪噴。」  
 三娘忙把「相公」叫，  
 伏祈休怪莫罪噴。」  
 三娘忙把「相公」叫，  
 伏祈休怪莫罪噴。」

只因沿途耽誤了，

身邊銀子用乾淨，

又無錢鈔買飯吃，

要將寶劍賣金銀；

正在街坊將劍賣，

一樁岔事到來臨。

半朝鑾駕前引路，

八人轎抬一公卿，

當朝宰相張君寵，

上朝回來轉府門，

轎內看見賣寶劍，

喝叫：「拿下賣劍人！」

兩邊衙役齊動手，

拿下劉晉賣劍人。

劉晉向前雙膝跪：

「大人在上聽學生，

小生不會來犯法，

因何拿住我當身？」

相爺聽說冲冲怒，

「大胆強盜！」罵一聲，

「寶劍皇上欽敕授，

賜送華岳三夫人。

想是你從山前過，

寶劍被你偷來臨。」

劉晉向前捱幾步：

「大人在上聽小生，

學生本是攻書子，

不是低三下四人。

今年萬歲開大比，

來到東京跳龍門，

我在華岳山上住，

三娘與我結爲婚。

一月夫妻來分別，

送我寶劍上東京。」

相公聽說冲冲怒，

「大胆強盜！」罵幾聲，

「三娘本是天仙女，

怎與凡夫配爲婚？」

滿口胡言哄那個？

你是違條犯法人。」

喝叫：「左右，帶下去，

打入天牢裏收存！

明日五更王登殿，

快將本章面奏呈。」

不表相公回府去；

再表天牢劉俊春，

相公坐在天牢內，

萬般愁腸苦殺人。

日落西山天色晚，

陰風吹吹好怕人，

想起在家多安樂，

又想賢妻華夫人，

兩行五字苦情訴，

攢成十字嘆五更。

劉俊春在天牢嚎啕大哭，

忽聽得譙樓上鼓打一更。

一更裏劉俊春心中思想，

想家中多豪富世上難尋，

東庫金西庫銀倉堆米麥，

有呂四行海船數百餘名，

有沙田千萬頃無計其數，  
忽聽得譙樓上鼓打二更。  
只說道上東京龍門高跳，  
今日裏脫銀子惹下災星。  
劉俊春嘆不盡天牢苦處，  
猛想起華岳山恩愛夫人，  
在華山招了親正正一月，  
別姣妻離高山即刻登程。  
四更裏劉俊春嚎啕大哭，  
誰想到因寶劍惹禍遭身？  
張相爺坐轎內頓然看見，  
又聽得譙樓上交到五更。  
她說那「有難處信香點起。」  
直透到華岳山香烟薰人。  
華岳三娘早知因，  
曉得丈夫身有難，  
到秋來收租穀萬石餘糧。  
二更裏劉俊春心中思想，  
誰想到今日裏反受災星？  
天牢內黑沉沉不知日月，  
再聽得譙樓上鼓打三更。  
華岳女她愛我讀書之子，  
夫婦情她與我難離難分，  
劉俊春想華山一言難盡，  
哭一聲：「賢妻子，你那知情？」  
到東京無盤費賣劍求價，  
叫手下拿住我送入天牢。」  
五更裏劉俊春悲悲切切，  
真乃是仙家寶直望上昇。  
華夫人見信香山頂來透，  
要上東京救夫君，  
便叫判官和小鬼，  
劉俊春正想到十分苦處，  
想家中多安樂奴僕多人，  
因當初在家中金銀帶少，  
好比那地獄內十八冤層。  
三更裏劉俊春心中好苦，  
我愛她年少女美貌佳人，  
一時間想起來功名之事，  
再聽得譙樓上鼓打四更。  
你送我無價寶瓊瑤寶劍，  
誰想到張宰相辭駕回程？  
劉俊春只哭得喉嚨聲啞，  
猛想起真信香一段事情，  
真信香透空中烟雲不散，  
知道了奴丈夫有了難星。

「看守山門要小心！」三娘說罷他去了，一駕雲頭動了身，雲裏滔滔來得快，早到東京一座城。  
手搭涼棚望下看，先到天牢見夫君，按落雲頭歸下界，直落天牢門當中。三娘便把「丈夫」叫，  
「妻子前來救你身。」劉晉牢中聽得說，「難爲妻子一片心。」三娘便把「丈夫」叫，「你在天牢放寬心。」  
說話之時她去了，再奔金鑾寶殿門，三娘立在雲端裏，只等惠宗把殿登。五更三點王登殿，  
聚集三台八位臣，文聽鼓響朝天子，武聽鐘聲拜當今，拜上二十單四拜，  
惠宗天子龍心喜，便叫「朝前兩班臣，有事出班來啓奏，無事辭駕出朝門。」王問一聲言未了，  
班中閃出一公卿，當朝宰相張君寵，執笏當胸本奏君，「爲臣昨日回朝去，街上遇見一強人，  
主公勅賜瓊瑤劍，賜與華岳三夫人，却被強人來偷去，街坊上面賣與人，爲臣回家來拿住，  
送入天牢裏邊存。」惠宗天子龍心怒，喝叫「去提盜劍人。」天子殿上言未了，黃門官兒奏當今，  
「午門外面女道姑，口稱：『華岳山道人。』」惠宗天子開金口，「召上華岳三夫人。」要知三娘來見駕，  
接續言詞再表明。

〔五〕

三娘金殿來見駕，二十四拜見當今。惠宗天子龍心悅，御手相攙叫：「仙人！不在華岳受香烟，  
到此見朕爲何因？」三娘聽說忙啓奏：「吾王萬歲聽小臣，只因賣劍劉秀士，是我前身有緣人。」



文武百官出朝門。劉晉午門上了馬，奉旨王府去招親，正行舉目抬頭看，相爺府到面前存。

報道一聲：「狀元到！」諸親六眷出來迎。狀元來到中廳上，拜見岳父老大人。諸親六眷來見禮，

各分長幼坐中廳。狀元請了朝南坐，獻上香茶飲杯巡。前廳上面來唱戲，掛燈結彩鬧盈盈，

文武百官來恭喜，花紅彩禮送上門。高廳上面擺下酒，款待諸親六眷人。酒完席散文武退，

太師堂上不稍停。對對梅香來恭喜，房中請出貴千金。夫婦參拜天和地，紅燈相引進房門。

一夜夫妻如山重。兩夜夫妻地久情。按下劉晉招親事，把話分開另有音。那日正逢蟠桃會，

一衆神仙飲杯巡。二郎神爺吃醉酒，就同八仙轉回程。頓然看見何仙姑，二郎把個酒話登，

「何仙姑來何仙姑，人人說你有丈夫。七個仙家男子漢，獨巧你是女姣娥。有丈夫來沒丈夫，

到底相交那一個？」仙姑一聽微微笑，罵聲：「二郎不正神，你今要把頑話說，我把頑話說你聽，

「二郎神來二郎神，你家妹妹配凡人，我有孤老却是假，你妹肚裏有孕真。」仙姑未曾說得了，

二郎老爺當了真，腮邊紅色如胭脂，二目圓睜賽小星，辭別衆仙回山去，二郎老爺駕了雲，

風送雲頭來得快，華山就在面前存。山神土地朝裏報：「娘娘在上聽來因，二郎老爺來到此，

立在大門外面存。」三娘聽得二兄到，桃花面上起紅雲，「欲待要把二兄會，肚大腰圓是怎生？」

三娘萬分無可奈，出迎兄長二郎神。二郎抬頭睜眼看，一見妹妹怒氣生，上下一眼看到底，

罵聲：「無恥小賤人，你乃本是天仙女，怎與凡夫配爲婚？」臉上一團兇怒氣，「失陷仙林罪不輕，

我在山上不知道，笑壞蟠桃會上人。  
更比凡人醜幾分。三娘一聽開言叫：  
月光照奴身有孕，自覺懷胎在腹中。  
神刀舉在手中存，響亮一聲砍了去。  
青絲不整蓬蓬亂，足下綉鞋露了根，全然不像仙家女，  
自從八月中秋日，一人獨坐玩月明，  
「花言巧語哄誰人？」口裏說來就動手，  
要知二郎如何說？接下言詞再表明。

〔六〕

二郎一見心大怒，降魔索在手中存，口內念動真言咒，三娘捆到地埃塵。喝叫：「判官和小鬼，  
拿下罪人受苦辛，將他貶入黑雲洞，千年萬載不翻身。」三娘這裏忙哀告：「伏乞兄長憐我身！  
不看金剛看佛面，不看魚情看水情。同胞姊妹看娘面，千朵桃花一樹生。」三娘哭得肝腸斷，  
二郎只當耳邊風。三娘推到黑風洞，哭哭啼啼進洞門。二郎老爺開言叫：「山神土地聽我因：  
我今差你無別事，把守洞門要小心。若還放去三娘子，罰你邊庭去充軍。」二郎老爺回山去，  
三娘洞中受苦情。不表三娘身受苦；再表狀元劉俊春，領了洛陽管黎民。  
狀元聽說將恩謝，辭王別駕出朝門。狀元回到相爺府，相見夫人要上任。狀元夫婦上了轎，  
出了東京一座城；在路行程來得快，華山早到面前存。狀元來到華岳山，便把「夫人」叫一聲，  
「爲夫當日上海事，風雨阻隔不能行，多虧夫人來變化，留在府中招了親。在此招親一個月，

爲夫心欲上東京，多蒙賢妻一小姐，送我寶劍上東京。

只因路途耽誤了，不曾趕到考場門。

到京日久銀用盡，就將寶劍賣與人，却被相爺人拿住，送入天牢受苦情。

我將信香來點起，今日夫妻身榮貴，爲夫上山謝你恩。

華岳三娘救我身，多虧賢妻朝天子，天子勅封我當身。

狀元腹中自沉吟，「樓閣廟宇都倒壞，

劉晉來到山頂上，叫聲：「賢妻華秀英！」連叫數聲無人應。

劉晉萬分無可奈，只得下山趕路程。

叫我糊塗好不明，指望今日來相會，不知何方去光臨。

連忙報與三夫人：「劉晉身榮將任上，

不表劉晉他去了，驚動山中土地神，土地公公多明白。

三娘便叫：「張土地，奴家借你一陣風。」

過此到山謝你恩。」三娘聽見丈夫到，急得心中火直噴。

趕到狀元劉俊春，猛見一陣狂風起，

土地呼風並趕雲，三娘借風趕夫君，一陣狂風來得快。

人夫一見：「怎的好！莫非此地有妖精？」

夫婦吓得眼亂瞪，不知鬼來不知怪，飛沙走石颳倒人。

劉晉正在爲難處，攢成十字會夫人。

夫妻們猛見那狂風大作，只唬得劉俊春胆戰心驚。

怎叫我夫和馬走向前行？劉俊春大着胆開言便叫：

我奉了皇上旨洛陽上任，我夫妻代國家去管萬民。」

叫一聲：「劉俊春，枕邊夫君！風娘娘非是魔非是妖怪，

奴與你爲夫婦整整一月，二兄長知道了要害奴身。

何方妖何方怪前來擋路？

叫：「妖魔！莫擋路，放我行程。」

華夫人聽得說回言便答，是你的結髮妻華岳夫人。

便將我貶在那黑雲洞裏。



不見日不見月受苦難禁。

我丈夫到洛陽千里遙遠，

過荒山並黑嶺人馬難行，

奴與你夫妻們情義深重，

問張公借神風送夫前行，

或是早或是晚山路迷失，

有一盞寶蓮燈引路登程。

奴腹中有了孕未知男女，

算定了在早晚分媿臨盆。

倘若是生下了苦命男子，

差土地送洛陽撫養成人，

到後來我孩兒成人長大，

打發他黑雲洞早救母親。

我今日身受苦前來送你，

切莫忘我叮嚀今日之情。

劉俊春、王桂英深深下拜，

叫一聲：「賢小姐難爲你身。」

夫妻們到洛陽前去上任，

別賢妻抱頭哭即要登程。

劉晉無奈朝前走，

人走轎馬隨後跟，

正行舉目抬頭看，

猛見荒山怕殺人。

並無廟堂共寺院

人烟稀少又無村，

東山只見神鬼叫，

西山妖氣望上昇，

南山看見蛇出洞，

北山狼虎領成羣。

四下並無人行走，

狀元唬得眼亂瞪，

人夫轎馬不能走。

三娘那裏又顯靈，

叫聲：「丈夫休害怕，

紅蓮寶燈引你行。」

衆人一見心歡喜，

跟了紅燈往前行。

妖怪見燈無踪影，

人夫轎馬過山林。

劉晉過了青風嶺，

抬頭不見寶蓮燈。

劉晉便叫：「賢妻子，

虧你送我過山林。」

夫妻雙膝忙跪下，

望空拜謝引路恩。

三娘見謝她去了，

一陣神風動了身。

三娘不把神通顯，

劉晉怎能過山林？

〔七〕

走過青風一座嶺，

前途早到洛陽城，

轎馬打到衙門內，

三班六房接大人。

吏役公差忙伺候，

迎接大人進衙門。夫人先進上房內，梅香使女緊隨身。

行香三日纔放告，闕城拜客管黎民。不表洛陽爲官事，

腹中姣兒要降生；十月懷胎將分娩，肚中生下小姣生。

「我想姣兒生長大，好做伸冤報仇人。欲要留你洞中養，

扯下一幅紅綾裙，就將食指來咬破，字字行行寫得明。

上寫着：「華岳女頓首頓首，多拜上王小姐撫養成生。

差土地送洛陽撫教成人。你若是撫姣兒成人長大，

華岳女寫血書嚎啕痛哭，白綾裙包好了血寫書文。

一路上書與子須要小心。張土地接書信不敢怠慢，

華岳女見姣兒張公接去，手搥胸足蹬地大放悲聲。

再表那張土地駕起祥雲，雲裏走雲裏行抬頭觀看，

不表那張土地洛陽送子，劉俊春夫婦們正飲盃巡，

花園中同歡樂共飲盃巡。劉俊春正飲酒心中思想，

王桂英見丈夫忽然思想，叫一聲：「二梅香，聽我來因：

夫妻們焚香燭答謝恩人。」劉狀元夫妻們望空祝告，

老爺坐在花廳上，卽刻點名不稍停。

再說三娘受苦情，回山坐在黑雲洞，

三娘一見心中喜，「姣兒」連連叫幾聲，

「二郎知道活不成。」三娘萬分無可奈，

且把七字來收起，攢成十字寫書文：

問姣兒名叫誰？「沉香」二字，

到後來小奴家世不忘恩。」

三娘子叫：「土地，受奴一拜！

將孩兒接過手卽便動身。

不表那三娘子心中悲苦；

前來到洛陽地知府衙門。

夫妻們正逢到中秋佳節，

想前妻三娘子受盡苦情。

花園中快快的焚香結彩，

只見那月光中落下神人；

張土地落雲頭開言便叫，尊一聲劉大人聽我來因：  
「我乃是張土地前來送子，  
送與你夫妻們撫養成人。」劉俊春一聽說心中大喜，  
將姣兒接在手如拾寶珍。

夫妻們忙忙的低頭下拜，「謝土地送姣兒費盡心情。」

土地又乃開言說：「大人在上聽分明：我將孩兒交與你，  
孩兒交托王桂英。上寫：奴身三頓首，拜上妹妹王桂英。  
倘若有個成人日，黑雲洞中救母親。」狀元看罷血書字，  
伏乞妹妹生慈念，撫養姣兒成長人；  
多多拜上三娘身。劉晉回書寫完了，交與張公土地神，  
張公手接回書字，一駕祥雲回山林。  
土地來到黑雲洞。書信交與三娘身；三娘接到回書字，  
猶如得到一萬金。三娘拆開封皮看：  
「專撫孩兒長成人。」不言三娘身受苦。日月如梭曉夜行。

〔八〕

春過夏去秋又到，殘冬過去又逢春，沉香來了一年整，  
直到後來不改名。光陰時節容易過，日月猶如線穿針，  
不覺又是幾年整，桂英生下小月英，  
取名叫個秋香保，  
劉晉思想多歡喜，喜殺二子念書文。  
請的先生張幕客，學堂裏面用功深，  
洛陽有個秦國舅，  
胡言亂語不成人。  
所生一子在家門，取名叫做秦官保，  
去從先生念五經，  
官保自幼不學好。



放你父子轉家門。」  
桂英一聽魂飛散，  
叫兒何處去藏身？  
太白金星爲媒證，  
數年受苦到如今。  
一路行程須仔細，  
前面來了老道人，  
「我今要到華山去，  
沉香小子聽我因，  
莫要前去將母救，

喝叫家將人兩個，  
高叫：「沉香，去逃命！」  
桂英開口流下淚：  
就與你母結成親。  
你母後來生下你，  
莫做遲延怠慢人。」  
道人不是別一個，  
黑雲洞裏救母親，  
年又輕來力又小，  
跟我家中做門生。」

去拿沉香一個人。  
沉香一聽魂飛散，  
「我兒前來聽娘因：  
後來二郎知道了，  
土地送你到洛城。  
沉香辭別王氏女，  
霹靂大仙下山林。  
走到此間迷了路，  
你今怎能救母親？  
沉香聽說忙跪下：

知府衙門曉得了，  
母親在上聽兒因：  
你父上京去赴選，  
你母貶入在山林；  
血書一封交代你，  
出了洛陽一座城，  
沉香低頭忙下拜，  
不知那條路好行？」  
大仙開口將言說：  
你的母舅神通大，  
難教你母出洞門。」

「願跟師父做門生。」

〔九〕

大仙一聽心歡喜，  
六韜三略無比倫，  
沉香就把神通顯，

將他帶了入山林，  
百般武藝學上了，  
七十三變果然精。

就將真言傳授他，  
又學七十三變形。  
大仙一見心歡喜：

教他武藝件件能，  
那日大仙「徒兒」喚，  
「快到華山救母親。」

七十二般萱花斧，  
「試試武藝若何能？」  
與你一張萱花斧，

好與二郎去交兵。」沉香聽說忙下拜，辭別師父下山林，一駕雲頭來得快，黑雲洞在面前存。

沉香來到黑雲洞，不知母親那邊存？沉香聲聲只叫「母！」驚動張公土地神。「你今要見生身母，

等我開門放你行。」開放石洞門兩扇，沉香一見作了驚，昏天黑地無日月，好似地獄十八層。

沉香進了黑雲洞，一陣冷風好驚人，抬頭看見三娘子，披枷帶鎖淚紛紛。

沉香一見來跪下：「不孝孩兒見母親。」

「親娘在上聽原因。」三娘一見睜開眼，便問：「公子是何人？」沉香一聽將言說：「沉香見問忙回答：『

忙將血書來呈上，三娘見了淚紛紛，開言就把「我兒」叫：「怎能救得你娘親？」沉香見問忙回答：『

「母親你且放寬心。」口內念動真言咒，枷鎖打得碎紛紛，叫聲：「母親！同兒走，去與娘舅說分明。」

張公一見忙跪下：「太子、娘娘聽我因：二郎神爺有法旨，命我看守此洞門，若還放走三娘子，

罰我邊庭去充軍。如今太子來救母，你與天仙說分明，莫待天仙知道了，降罰小神罪不輕。」

沉香聞聽微笑：「張公你且放寬心，你怕二郎神通大，我去與他說個明。」沉香辭別生身母，

一駕雲頭動了身，雲霧滔滔來得快，天仙廟在面前存，沉香就把廟來進，「天仙可在廟中存？」

判官一聽回言答：「赴會去了未回程。」沉香一聽心大怒，粉壁牆上把詩吟：「快把母親交還我，

君是君來臣是臣；不把母親還了我，外甥不是省油燈。」題詩一首他去了，回到天台見師尊。

進了天台一座，師父開口把話論：「你到華山去救母，又到天台爲何因？」沉香見問忙跪下，

「師父在上聽我因：我到華山見了母，要到洛陽救父親。」大仙又乃將言說：「徒弟你且聽我因：

你到洛陽去救父，莫要大胆胡亂行。  
 洛陽城在面前存，一直來到衙門內，  
 「何方將軍來到此？到我衙門爲何因？」  
 名叫沉香是兒名，自從那日辭別母，  
 多蒙師父指教我，學習道法在山林，  
 回到洛陽救父親，桂英一聽心歡喜，  
 就將真言念幾遍，提出生身老父親，  
 自家門到面前存，安童報到後堂內，  
 沉香開口將言說：「父親在上聽兒因：  
 一家大小駕祥雲，雲霧滔滔來得快，  
 當時辭別父和母，到了天台古山林，  
 要到洞裏救母親。」大仙一聽將言說：

沉香聽說忙下拜，辭別師父下山林，  
 後堂裏面見母親，沉香低頭來看見，  
 沉香即便回言答：「母親在上聽兒因：  
 路途遇見一道人，道人不是別一個，  
 學法不爲別一個，黑雲洞中救母親，  
 「難得孩兒一片心」沉香別母他去了，  
 沉香馱了父親走，挽住秋香往前行，  
 桂英忙忙接夫君，接到家中大廳上，  
 不能在此停留住，金梅寺中去安身。  
 落在金梅寺內存，「父母且在寺內住，  
 沉香忙對師父說，尊聲師父聽原因：

「徒兒聽我吩咐行。」要知大仙如何說？  
 雲霧滔滔來得快，桂英一見吃一驚；  
 我今不是別一個，天台山上一仙人，  
 黑雲洞中見了母，到了秦府見父親，  
 未曾行到多時節，夫妻父子淚紛紛。  
 沉香念動真言咒，兒到洞中救母親。  
 下段書中說分明。

〔十〕

「此去救母須仔細，防備母舅二郎神；  
 二郎武藝真果好，與他交兵要留神。」  
 沉香一聽，「我曉得！

不必師父細叮嚀。」沉香辭別下山去，抖抖精神駕祥雲。不表沉香駕雲去，再表二郎轉山林。

二郎來到廟門首，便把判官問一聲：「何人牆上將詩寫？誰人欺侮我當身？」鬼判一見回言答：「我主在上聽來因，自從你赴蟠桃會，來了年輕小將軍。他是三娘親生子，特地前來救母親；他到廟中來尋你，說你『赴會未回程』。此人一見動了怒，粉壁牆上把詩吟。」二郎一聽心大怒，罵聲「大胆小畜生！這個畜生了不得，他今欺侮我當身！正欲點燈去尋他，飛蛾投火自燒身。」

二郎怒髮三千丈，駕起雲頭把路行。按住二郎雲頭駕，沉香到了母山林。二郎、沉香方見面，免得甥舅兩無情。

舉起三尖刀交兵，沉香執斧忙招架，就把「母舅」尊一聲，「快把母親交還我，雲裏交兵雲裏殺，不把母親交還我，我的斧頭沒眼睛。」話不投機交了手，甥舅二人大交兵。

霧裏戰來霧裏爭，二郎飛沙並走石，沉香酒豆就成兵。二郎陡然生一計：「變化與他來交兵。」

二郎就道：「變什麼？變化樹木長成林。」樹木就有車篷大，樹枝長到九霄雲。

「這個戲法不算精！你說你的變化好，這是小爺舊營生。」沉香說道：「變哪，變！」變了一個打柴人，扁担繩索隨身帶，手執板斧下無情。二郎一見慌張了，鶴子翻身現原形。

二郎氣得心裏疼，手執大槍重又戰，沉香鉞斧往上迎。二郎這裏搖身變，沉香一見哈哈笑。

沉香一見也來變，變了一個洗石人。二郎變個鐵老鴉，沉香變個打鳥人；二郎變個魚戰水，變座高山擋住人。

沉香變個取魚人；二郎三頭和六臂，沉香千手千脚形；二郎變個蛇出洞，沉香變個仙鶴精。



二郎變個牛擋路，  
 沉香變個担山人；  
 二郎七十有二變，  
 沉香七十三變零，  
 太白金星大顯靈；  
 一道金光當面照，  
 不表沉香去尋找，  
 再表二郎走如雲。  
 他的變化十分精，  
 一駕雲頭來得快，  
 齊天大聖出洞府，  
 連忙迎接二郎神；  
 「到我小山爲何因？」  
 二郎即便回言答：

沉香變個殺牛人，  
 二郎變個張牙虎，  
 二郎殺得無門路，  
 纔能放走二郎神。  
 沉香變個翻身龍，  
 二郎殺得無門路，  
 纔能放走二郎神。  
 想：「這畜生，神通大，  
 到了花果山上存，  
 行禮已畢來坐下，  
 「大聖在上聽我因：

二郎變個花浪子，  
 沉香變個浪子人；  
 龍吟虎嘯驚天地，  
 收了駕雲動了身。  
 沉香見他逃走了，  
 不能與他來交兵。  
 就將石門敲三下，  
 獻上蓮心茶幾巡。  
 我有一個外甥子，  
 助我二郎殺一陣。

二郎變個船擺渡，  
 門法千般鬼神驚。  
 沉香後面來追趕，  
 收住兵法去找尋。  
 花果山上孫行者，  
 驚動裏面猴子精。  
 齊天大聖開言叫：  
 他今前來救母親，

我有妙法說你聽，  
 「待我變做假沉香，  
 哄你妹妹出洞門，  
 就將石板來蓋起，  
 黑雲洞在前面存。  
 行者變個沉香子，  
 井內又架火來焚。」

行者聽說微微笑，  
 丟到飛龍井裏存。  
 二人計較停當了，  
 假意拜見老母親。  
 齊天大聖多厲害，  
 「叫娘何處去藏身？」

戰他不過是怎生？  
 不如母親且躲避，  
 等我前去請世尊。  
 三娘不解其中意，  
 錯把猴子當兒身，  
 急忙移動金蓮步，

行者即便回言答：「我有石匣你藏身。」  
 三娘聽說回言答：「叫娘何處去藏身？」  
 行者低頭忙下拜：「母親在上聽兒因：兇狠母舅無道理，又請猴子弼馬溫。」  
 行者低頭忙下拜：「母親在上聽兒因：兇狠母舅無道理，又請猴子弼馬溫。」  
 行者低頭忙下拜：「母親在上聽兒因：兇狠母舅無道理，又請猴子弼馬溫。」

睡在石匣裏面存。」行者一見忙抬起，丟在井底第七層。作法立在雲頭上，揭下猴毛現猴孫。遍地猴孫無其數，摩拳擦掌要殺人。按下二郎、猴陣佈，再表沉香小將軍。自從二郎逃走了，只見山上起了兵。沉香來到山脚下，只見山上起了兵。一衆猴兵無其數，四處山頭去找尋。找到洞中見母親，又見行者、二郎神。一衆猴兵無其數，四處山頭去找尋。找到洞中見母親，又見行者、二郎神。沉香罵聲：「妖怪精！快送母親出洞門。」若還半字言不肯，怕的難逃我當身。」要知沉香如何說？下段之中接前因。

〔十一〕

沉香舉起開山斧，就與二郎大交兵；行者舞動金箍棒，就與沉香來交爭。舉起鉞斧砍猴孫，行者搖身這一變，九頭八尾槍一根。沉香一見哈哈笑，罵聲：「行者倒了運！你說你的變化好，我的變化勝十分。」沉香說罷登時變，太山石舉手中存，口中念動真言咒，飛沙走石亂打人；行者見打難招架，一個筋斗駕了雲。兩個五字上下分，攢成十字點雄兵。孫行者站雲頭慌忙不住，叫一聲：「二郎神，快點雄兵！先施個妙法兒擋他去路，再點起百鳥兵與他交兵；點黃鸞作先鋒前面開路，點山鷄和野鴨後隨領兵。」

點鸚鵡作先鋒威風凜凜，  
點三萬海燕子各守陣門。  
鷓鴣鳥、杜鵑鳥往來傳令，  
柴雀鳥、專草鷄齊放鵬翎。  
白鶴將、青鸞將亂誇大口，  
罵一聲：「小沉香，敢來交兵？」  
鷓鴣鳥、啄木鳥專砍馬足，  
畫眉鳥、百靈鳥叫殺連天。  
一時間佈就了百鳥陣圖，  
小沉香一看見大怒生噴，  
孫行者忙念動神言咒語，  
有沉香真言念也顯神靈。

點孔雀做將軍大顯威靈，  
長槍手、短刀手烏鴉、喜鵲，  
翠青鳥、翡翠鳥緊隨將軍，  
天鵝將在陣前左右保定，  
舞長槍要起兵殺氣騰騰；  
八哥兒執令旗軍情來報，  
水老鴉、火老鴉水火無情，  
點山神與野仙、城隍、土地，  
天昏昏地暗暗殺氣騰騰。  
舉鉞斧朝上砍如龍似虎，  
孫行者忙念動神言咒語，  
有沉香真言念也顯神靈。

點三千麻雀兒團團圍困，  
弓箭手、鉞斧手伯勞、鷓鴣，  
蠟嘴兒、白頭鳥鳴鑼擊鼓，  
那怕你小沉香狠如天神？  
百舌兒、鐵燕子陣前罵戰，  
海東青在空中暗放鵬翎；  
有老鸛和鶴子排兵佈將，  
下天羅佈地網密密層層。  
孫行者排就了四路圍困，  
賽天宮黑煞神降下凡塵。

沉香念動真言咒，  
來了南方火德星，  
架起南方丙丁火，  
山神、野仙去逃生。  
忽然狂風一陣起，  
飛沙走石亂打人，  
五方雲神齊來到，  
霹靂之聲鬧紛紛，  
當頭不住金光閃，  
一個筋斗動了身，  
回轉花果山上去，  
緊閉石洞兩扇門。

百鳥燒得化灰塵；  
猴子毛衣燒掉了，  
昏天黑地無日月，  
八方神鬼無刀兵。  
要打行者現原形。  
行者一見難招架，

沉香取出紅絨索，拋在空中似龍行，口內念動真言咒，捆住二郎不翻身。二郎朝天嘆口氣：「誰人能救我當身？」言猶未了人來了，來了天台一仙人。霹靂大仙將言說：「徒兒聽我說原因，只可問他將母要，莫要捆壞他當身。」二郎無奈將言說，叫聲：「沉香，小外甥！若要救你生身母，將身跳入井中存。」沉香聽說忙不住，高叫：「母親那方存？」三娘聽得兒喊叫，「打在井底第七層」沉香念動真言咒，石匣現上井邊存。忙將石匣來揭開，沉香攙起老母親。三娘看見二兄長，今日前來救母親。手指二郎罵幾聲：「無情無義生毒計，貶我洞中受苦辛。多虧我兒生長大，件件寶貝交還你。」二郎開口將言說：「妹妹你且聽我因，怪我怪我真怪我，望你恕罪我當身。」霹靂大仙忙攔住：「徒兒你且聽我因，你放愚兄轉山林。」沉香旁邊動了怒，舉起金斧下無情。霹靂大仙忙攔住：「徒兒你且聽我因，看我爲師情分上，放你母舅轉山林。」沉香不敢違師令，放了母舅二郎神。沉香向前忙施禮：「母舅在上聽我因，非是小甥無道理，本來母舅太狠心。」二郎回言稱：「不敢！賢甥不必太謙遜。當日誤聽旁人話，不想參商兄妹情。喜得賢甥能孝道，救得母親出洞門。」二郎說罷忙辭別，拜別大仙轉山林。一駕雲頭去得快，天仙廟內受香烟。不表二郎回山去，再表母子兩個人。沉香母子忙下拜，拜別師父轉回程。霹靂大仙回山去，一駕雲頭動了身。沉香攙住生身母，

也駕祥雲往前行，雲裏滔滔來得快，到了洛陽一座城，收落雲頭歸下界，落在金梅寺中存。  
一家大小團圓日，攢成十字喜相逢。

劉俊春、王桂英向前迎接，叫一聲：「華夫人受盡苦辛！」華夫人忙拜謝桂英小姐，

叫一聲：「賢妹妹，多賴你身！」沉香子若不是我妹撫養，怎能到黑雲洞搭救母親？

秋香保到秦府替父抵罪，真難得，行孝道蓋世難尋！賢妹妹請上坐受我一拜，

謝當初收姣兒撫養之恩。王桂英向前來雙手攙起，尊一聲：「賢姐姐，且聽我因：

你生的沉香保非同小可，真乃是仙童子賽過天神！救父母和兄弟神通廣大，

一家人來相會多虧姣生。」合家人說不盡傷心苦處，再拜謝劉門中三代祖宗。

華岳三娘下凡塵，配合書生劉俊春，二人成就姻緣事，受盡千般萬苦辛；後來生下沉香子，

仙山學藝救娘親。桂英生下秋香保，牢中替父有賢名。寶蓮燈上一段事，萬古流傳到如今。

〔據舊鈔本及石印本校訂。〕

11-11-11

1

1

1

1

彈  
詞







新編說唱寶蓮燈華山救母全傳卷上

大唐江山宇宙春，

君正臣良萬民欣，

雨順風調四時好，

五穀豐登享太平。

不言國泰民安樂，

單講揚州姓劉人。

有一劉文敬員外，

賢妻張氏老安人，

單生一子名劉錫，

一十二歲入黌門。

不幸員外身染病，

求醫問卜總不靈，

就此撒手歸陰去，

撇下寡婦孤兒身。

出殯安葬都完了，

母子相依度光陰。

劉錫守孝三年滿，

皇王開科選賢臣，

劉錫聞知來稟母：

「兒要上京求功名，

倘得金榜身中了，

不枉爹娘望兒心。」

張氏聞言說：「甚好！

打點行囊好動身。

飲食歇宿宜謹慎，

涉水登山要小心。

我在家中倚門望，

中與不中早回程。」

幾句殘詞唱罷，開敘家鄉名姓，按下不表。話說西漢明帝年間，湖廣荊州府有一書生楊天佑，在桃山洞

中修煉；斗牛宮張仙姑下凡，與他配合姻婚，生下一男一女：男名二郎，女名三娘。事被玉皇聞知，大怒，降

旨將仙姑壓在桃山受苦。後來二郎劈山救母，玉帝見喜，二郎封爲西川灌口妙道真君，三娘封爲西獄

華山三仙聖母，兩處享受香火。舊事少提，且說劉錫離了揚州，一路曉行夜宿，直奔長安而行。

小麥青青大麥黃，

陌上農夫來去忙。

一樹榴花紅似火，

千里田園菜花香。

幾多士子求名去？

來往紛紛衆客商。

一路行程莫細表，

說時短來那時長。

這日打從華山過，

車馬紛紛滿路旁，

都說：「華山聖母廟，

此日熱鬧真非常；

也有朝山和拜廟，

也有頂禮與灼香，

也有買來也有賣，

也有專湊熱鬧場；

也有衣衫和傢具，

也有耍貨和刀槍，

也有飯館和酒肆，

也有點心和茶湯；

廟前高台唱大戲，

鑼鼓震天響叮噹；

三十六路進香會，

爭奇鬥巧滿廟場。」

劉錫聽得高興了，

「何不上山看其詳？

這樣熱鬧未見過，

定是西京好風光。」

便在店中歇下脚，

更換衣巾上山崗，

來到山上走進廟。

果然廟宇不尋常；

九重樓閣冲霄漢，

層層配殿到兩旁；

大殿之上香煙繞，

燈燭輝煌放祥光；

華山聖母龕中座，

一衆仙女侍兩旁。

劉錫瞻看聖母像，

「仙姿玉貌正非常！

說甚月殿嫦娥女？

說甚西子共王嬌？

若非木雕金裝像，

古往今來世無雙！」

劉錫看罷暗思想：

「我今應試赴科場，

全憑胸中文才廣，

何難獨占狀元香？

未知他年終身事，

誰家淑女配鸞鳳？

若得佳人貌如此，

不羨仙來羨鴛鴦。」

不言劉錫心暗想，

殿上仙女聽知詳，

面面相觀驚呆了，

「好個書生忒張狂！」

話說這日正是三仙聖母壽誕之期，聖母去到天宮與爹娘叩壽去了，侍殿仙女們見劉錫心懷褻瀆神

明之念，大驚失色，說：「喜喜娘娘不在，倘若在此，那還了得！」

衆家仙女怒冲冲，

一齊大罵：「狂書生！

入廟不秉虔誠念，

敢將娘娘比妻宮！

若是娘娘知道了，

一定身遭五雷轟。」

判官一旁開言道：

「這樣狂生難放縱，

雖然娘娘駕不在，

三尺神威怎寬容？」

褻瀆神靈當降罪，待某小小顯神通。」登時召來衆神將：「前途颯起一陣風，狂風迷住劉錫路，引到西南亂山中。亂山之中多猛獸，更有白蟒出洞中，平時傷人無其數，劉錫一定把命傾。」衆將齊聲說：「領命！」齊駕雲頭離廟庭。不言衆神出廟去，再表劉錫回店中，安歇一晚天亮了，即忙上馬把路登，一輪紅日當空照，淡淡和風送人行，看看天將午時正，忽然巽地起狂風，飛沙走石天地暗，伸掌不見五指形，掩面蒙頭不由己，不辨東西往前行，一陣旋風催得快，霎時身在亂山中。怪樹叢林無邊岸，亂石堆積路不平，前有豺狼嚎嗥叫，後有虎豹現身形，抬頭一看真魂冒，一隻白蟒在半空，張開血口寬丈二，眼似車輪亮如燈。劉錫一看叫：「完了！要想活命不得成。」三魂渺渺飛出頂，四肢僵挺冷如冰。

大凡人被驚死，並非真死，只要有人相救，還會活轉。按下不言劉錫亂山之中絕氣，却說三仙聖母在天宮辭別爹娘，腳踏祥雲，回轉華山而來，正行之間，忽見下方狂風大作，沙石亂飛，心中言道：「我才離了華山幾日，這些孽畜就又與妖作怪起來了！」即時點起寶蓮神燈，按落雲頭，只聽得一聲響亮，猶如雷震一般，霎時天氣清明，猛獸毒蛇，俱各奔竄無影無踪去了。

三仙聖母下九天，降落亂石山崗間，仙體不使人間顯，變做白髮一老年，看見劉錫讀書子，臥在地上口流涎，胸中尚有三分氣，魂靈未過鬼門關，身邊取出靈丹藥，又拔金釵撬牙關，瓶中取出菩提水，灌下仙丹入喉咽。頃刻劉錫還魂了，「我今爲何在此間，記得方才天昏暗，

毒蛇猛獸滿山間，險些身被虎狼吃，  
莫非婆婆來救我？定是大羅一神仙！  
祖宗三代住此間，那有毒蛇和猛獸？  
不要胡思亂想了，快快隨我去出山。  
尋着大路奔陽關，劉錫開言心納悶，  
「莫非真是夢中事？」半信半疑不敢言。  
轉眼來到大路邊，三仙帶路前而走，  
險些命遭怪蟒滾，爲何一時不見了？  
三仙聖母開言道：「書生不要亂胡言，  
太平莊中太平天。想你想被風颳迷路，  
看你好似讀書客，一定趕考上長安，  
站起身形四下看，行囊馬匹無傷損，  
劉錫無言隨後跟。三仙使了縮地法，  
風清日朗在山前，  
我是山中採藥戶，  
睡倒此間夢魔纏。  
我今領你下山去，  
衣衫也無泥沙沾。」

話說劉錫隨着三仙聖母來到大路旁邊，劉錫開言說道：「不知婆婆貴姓？家住那裏？異日也好登門叩謝。」三仙聖母回言答道：「還未請教秀才家鄉姓字。」劉錫道：「不敢，婆婆若問，容小生稟告。」

小生家住揚州府，歷代祖居姓劉人，我父名叫劉文敬，我名劉錫是單傳，十載寒窗讀書客，  
今逢大比往長安，三仙又便開言道：「你家人口甚孤單，何不早結鸞鳳侶？也好堂上奉椿萱。」  
劉錫答言：「年尚幼，專心奮志讀書篇，單等金榜題名後，再尋名門訂良緣。」三仙開言來誇獎，  
「秀才好個有志男，今科必定高中了，大魁天下跳龍門，我家住居深山內，山深路遠尋找難，  
他年若是從此過，請到華山聖廟前，訪問賣藥楊姓客，自有人來把信傳，可能有緣重相會，  
恭賀秀才新狀元。」劉錫回言：「記下了。」拜辭婆婆！跨征鞍，馬蹄踏上紅塵路，山迴路轉去如烟。

不說劉錫長安去，再把三仙聖母言。因何再三相盤問？有個緣故在其間。

話說三仙聖母爲何再三盤問劉錫家世？有道是：「神仙也有思凡意。」那三仙聖母見劉錫人物俊雅，少年英才，不由得心中起下凡間之情。却不料心中一動，那月下老人早已提筆記在姻緣簿上去了。按下不表。再說三仙聖母見劉錫去了，仍舊化歸原身，駕祥雲回轉華山而來。

三仙聖母回廟庭，衆神紛紛來相迎。三仙歸座開言問：「幾天有甚大事情？」衆神一齊回答道：

「幾日廟中甚安寧，每天香火真不少，山前山後總太平。」三仙開言心中怒：「爲何謊言欺我身？」

既是山中多平靜，爲何白蟒出害人？判官開聽開言道，尊聲：「娘娘請聽云：昨日天交午時正，

廟中來了姓劉人，姓劉名錫讀書子，上得殿來起邪心，心想若得佳人配，願得貌似娘娘身。

因此小神降他罪，派遣神將共神兵，狂風一陣迷他路，引入亂石山中存，令他去飽精怪腹，

好將報應見分明。」三仙開言冲冲怒，大罵：「判官亂胡行！你在廟中爲神祇，理應保護衆生靈，

書生雖然心無禮，一念之差何足論？他在家中稱孝子，滿腹經綸有才人，今去長安必高中，

他年定是棟梁臣。你今將他來傷害，違犯天條罪不輕，左右速取斬仙劍，斬仙台上問典刑。」

判官聞言魂飛了，叩頭猶如搗蒜聲，哀求：「娘娘饒恕我，從今不敢再胡行。」衆神紛紛齊下跪，

也替判官來講情。要得人情來准下，多虧太白李金星。

話說三仙聖母要將判官問斬，衆神一齊上前講情。三仙怒氣未息，人情不准。忽然一朵祥雲落在庭前，

太白金星口稱：「三仙娘娘接旨！」

太白金星到華山，手捧玉旨把旨宣：「月下老人來奏本，說道：『三仙思下凡，她與揚州劉錫子，

兩心相印又相牽，有心必須成眷屬，姻緣簿上寫的堅，一根紅繩來繫定，繫也難來解也難。」

就命三仙速遵旨，一時三刻下凡間，限定凡間三日內，要與劉錫配成緣。」太白金星讀罷旨，

連又「恭喜」賀三仙，三仙聽得旨意罷，兩朵紅雲上腮間，頭顱好似千斤重，不敢抬頭怕羞慚。

太白金星開言道：「莫誤吉時好良緣，花燭之日多吉利，望祈饒恕一判官。」說罷駕雲回天去。

再表三娘女中仙，口內不言心中喜，即忙收拾去下凡，廟中交與衆人掌，「莫要胡行絕香烟。」

帶領侍女人四個，駕雲追趕劉姓男。判官一見三仙去，「阿彌陀佛謝蒼天！」

話說三仙聖母帶了四名仙女，駕起祥雲，趕過劉錫前頭，擇了一塊空曠土地，化出一座莊院，衆仙女變

作家中衆人，宛然一戶人家也。不表三仙變化，再說劉錫這日正走之間，看看天色已晚，一時又趕不上

宿頭，心下着急，又見天空烏雲密布。「怕是要下雨了，怎生是好？」忽見面前一座莊院，只得上前借宿。

劉錫下馬叩莊門，出來白髮一老人。劉錫連忙把禮敬，尊聲：「公公，在上聽：我是讀書一舉子，

趕考去往長安城，行至此間錯過店，又見天空起烏雲，無可奈何來借宿，望祈方便開大恩。」

老者聞言而帶笑：「些須小事何足論？就請書房歇一晚，明日早起再登程。」說罷帶路頭前走，

劉錫後面相隨跟，來到書房分賓主，落座上茶獻香茗，少頃又來擺酒飯，款待劉錫飲盃巡。

劉錫連忙來稱謝：「打攪長者真不輕，長者相待情義厚，終身不敢忘你恩。」老者便說：「休謙遜，四海之內一家人。請教仙鄉居何處？貴姓？高名？說我聽。」劉錫一一回答了，老者聞聽吃一驚。我與你父相交好，揚州劉文敬員外，是我金蘭結拜人。十五年前揚州去，販賣紬緞做營生，我家世居西京地，楊德用是老夫名。勝似同胞共母生。不想他已下世去，怎不訃告我知聞？望祈伯父莫生嗔。」老者隨又開言道：「曾與你父割衫襟，他有一子我一女，定下百年結朱、陳。你可有無兄和弟？老夫佳婿是誰身？」劉錫回言：「無兄弟，我父單生我一人。」老者聞言心歡喜：「今日我婿到來臨，十五年來無音訊，曾否另攀別姓親？」劉錫連忙來答話：「小侄尚未訂婚姻。既是先父曾有約，小侄焉敢做負心？」老者連稱：「好好，好好！看你少年真志誠。今日相逢真僥倖，天緣牽定果然真。」

話說老者又問：「賢侄要往何方而去？」劉錫回答道：「小侄此去，往長安應試求名。」老者道：「賢侄高才，今科必然高中。依老夫之見，大登科前小登科，取一吉兆，此去定然魚跳龍門。今晚正是吉日良辰，何不就與小女共諧花燭？也了却我多年來一樁心事。」劉錫回言答道：「敢不遵命？只是先要稟過母親才好。」老者道：「你母親若有怪罪，有老夫一力耽承。不必推辭，就是今晚拜堂成親便了。」劉錫才要再說，老者說道：「莫非你有三心二意麼？」劉錫不敢再多言，只得依允。

老者連忙去吩咐，登時一家亂哄哄，大門二門齊結綵，滿院到處掛燈籠，鼓樂笙簫震天響。

燈燭照得滿堂紅。又請劉錫把衣換，沐浴更衣整貌容。少時大廳把堂拜，一對新人站當中；未從夫妻相交拜，先拜天地與祖宗。拜罷之時禮成了，雙雙送入洞房中，夫妻吃罷交杯酒，誰樓更鼓打二更。就把新娘蓋頭揭，觀看新娘女嬌容，劉錫一看驚呆了，「這樣面熟是怎生？」想罷一時記起了：「那日華山廟宇中，觀看三仙一神像，心中不住讚連聲，心想他年鸞鳳侶，願得貌似神像同；今日此地成佳配，果然夙願償心中；他日到廟當叩謝，一炷上香答神靈。」不言劉錫心歡喜，誰鼓更鼓又三更。

話說劉錫見新娘面貌，宛如三仙聖母一般，還比神像多了一口氣兒，心中大喜。洞房花燭，不必細表。次日出房，拜過岳父，就在此間住下。說不盡朝歡暮樂，轉眼之間，就是一月，看看試期將近。這日三仙備了一桌酒席，請丈夫上坐，輕啓朱唇，帶笑開言。

三仙帶笑啓朱唇，尊聲「我夫」聽奴云：「皇王開科日已近，我夫早去上帝京。我夫文才天下少，今科必中狀元身，帽插宮花及第後，同去揚州省娘親。」劉錫開言：「謝娘子！明日收拾便起身。只是新婚才一月，叫人怎捨恩愛情？」三仙聞說開言道：「我有良言勸夫君，丈夫須有凌雲志，豈可貪戀妻孥身？此去長安去趕考，不過三月可回程；又非三年或五載，暫時離別何足論？今晚與你餞行了，明日早早來動身。琴劍書箱俱齊整，駿馬雕鞍色色新。」劉錫開言叫：「娘子！謝你爲我費盡心。但願此去高科中，你是狀元一夫人。」夫妻攜手回房去，一宵五鼓又天明。



要知後來一段事，中卷書中說分明。

### 新編說唱寶蓮燈華山救母全傳卷中

上卷書說的是劉錫招親，一月已滿，上京赴試去了。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却說六月二十四日，乃是二郎真君壽誕之期，衆仙齊來灌口祝壽。三仙聖母因爲有孕在身，怕哥哥看破，稱病不敢前往。

灌口山前鬧紛紛，來了諸天一衆神，一齊前來祝聖壽，二郎廟中宴嘉賓。也有豁拳來行令，也有賦詩來彈琴。衆人正在熱鬧處，齊天大聖到來臨，大叫一聲：「來遲了！罰我三盃莫容情。」

二郎聞聽開言說：「猴兒做事太欺人！花果山來一萬里，你的跟頭十萬零，要說到時立時到，今日來遲爲何因？」

罰你三盃便宜了，快飲一罇莫稍停。衆仙一齊說：「對！對！」就把美酒灌老孫；

行者接過瓊漿酒，一氣吃完無餘零。霎時之間酒醉了，躺在床上亂胡云：「好酒，好酒，真好酒，多謝真君好盛情！今天吃你壽星酒。明朝還把喜酒斟。」

話說孫行者被二郎神灌得酩酊大醉，口中說道：「今天吃過你的壽酒，明天還要吃你的喜酒哩！」

二郎聞聽問道：「猴兒說什麼喜酒？」行者道：「令妹凡間招夫，豈不是一喜也？」二郎道：「猴兒胡說，我

家小妹那有此事？「行者道：『再過幾月，都有人稱你舅舅了，還說不知！』」二郎神不聽此言，還則罷了；聽了此言，不由無名火高萬丈。大叫一聲，說：「罷了哇，罷了！」顧不得告別衆仙神，提了三尖兩刃刀，跨上青鬃獨角獸，駕起祥雲，直奔華山而來。

二郎真君怒氣生，

大罵：「賤婢了不成！」翻身跨上獨角獸，

三尖兩刃手中擎，

駕起雲頭如風快，

轉眼來到華山峯。

大吼一聲闖進殿，

大殿之內冷清清。

二郎尋到配殿內，

判官、小鬼睡朦朧；

二郎尋到後殿內，

幾個侍女綉花繡，

猛然一見真君到，

紛忙跪倒禮相迎。

二郎開言便問道：

「你家娘娘何處行？」

侍女聞聽回答道：

「娘娘不在廟宇中，

下凡長安道上去，

配合劉錫一書生。」

二郎聽罷把火冒，

「果然此事是真情！」

翻身就把後殿出，

倒運判官來相迎，

走向面前忙施禮：

「恭賀真君喜不輕！」

二郎正在怒惱處，

神眼圓睜喊一聲。

飛起一脚踢出去，

判官飄在半天空。

按下不言二郎事，

再把三仙來表明。

話說三仙自劉錫上京去後，不免終日思念。你道神爲何也如此這般？原來神仙一經下凡，有了夫妻之情，便不免夫妻之意。這日三仙正在房中悶悶而以，忽聽半空中有人吶喊道：「賤婢那裏！」瞥見一朵

彩雲，落在窗前，三仙一看，原來哥哥二郎神到來，只嚇得三魂飛冒。

三仙一見二郎到，

怎不胆戰又心驚？

「想是下凡招親事，

被他知曉了不成！」

硬着頭皮來迎接，

假裝無事把話明：

「今日哥哥千秋壽，

怎不灌口宴賓朋？」

小妹正要去拜壽，

不想兄長却來臨。」

二郎聞言破口罵，罵聲：「無恥小賤精！不在華山廟中坐，來到此間爲何情？房中懸掛鴛鴦帳，牆上對對鴛鴦屏，綉床之上鴛鴦枕，桌案之上鴛鴦燈，你本天仙閨門女，却做凡間婦人形；楊家門風辱沒盡，教人容情怎容情？」說着寶刃來舉起，擡頭蓋頂一陣風。三仙急忙來躲避，駕起雲頭上半空，翻身就向天宮去，爹娘面前求救星；二郎緊緊來追趕，兄妹雲中大交兵。

話說三仙見二郎手下絕情，心想：「不免到天宮爹娘面前躲避一時，再做道理。」不想二郎緊緊追來，把那三尖兩刃寶刀，風雨不透的砍來。三仙見逃走不脫，只得取出寶蓮神燈，護住身形。

寶蓮神燈放光明，護住三仙一身形，三尖寶刃不能近，二郎七竅怒焰生，「你仗神燈來護體，難道我就無你能？」神弓袋內摸一把，取出捆仙一紅繩，口中叨叨念起咒，刷拉一聲鬼神驚。三仙一見說：「不好！」兩眼汪汪珠淚零，登時四體網住了，翻身栽倒在雲中。二郎一見哈哈笑：「看你賤婢怎逃生？」手提三仙華山去，扔在華山大殿中，「快快說出實情話，私招凡夫是怎生？」三仙含淚開言道，尊聲哥哥在上聽，就把從前已往事，從頭一一說分明，「非是私自下凡去，姻緣簿上注定成，況且又有玉帝旨，太白金星做證憑。」二郎開聽開言道：「私配凡夫罪不輕！若非玉帝有旨意，三尖刀下定喪生，如今雖有玉帝旨，楊家家法却難容。」回頭就叫張土地：「收了寶蓮一神燈，押到黑風洞裏去，千年萬載受苦刑。」二郎又念移山咒，搬來一座高山峯，緊緊壓住洞門口，就似銅鑄鐵生成，吩咐土地：「緊看守，倘若私放不容情，發配九十九萬里，」

拋在汪洋大海中。」

話說二郎真君一時大怒，將三仙壓在黑風洞中受罪，暫且不提。再說劉錫別了三仙，一路夠奔長安而來，不上一日，早到京中，尋了一座客寓歇下，專心等待試期。光陰迅速，看到了八月十四。

八月十四到來臨，科場大開放龍門，千萬舉子來進場，一齊用心做詩文。三場考罷出場去，各人心事各心中，也有文章多得意，笑在眉頭喜在心，也有文章做壞了，愁眉不展嘆連聲。

看看到了放榜日，報錄之人亂紛紛，倒填龍榜報下去，最後狀元是頭名，若問狀元那一個？

揚州姓劉名錫人，烏紗帽插金花朵，紅錦袍上綉水紋，瓊林宴上賜御酒，跨馬遊街羨煞人。

金殿面君親封賞，洛陽城裏管黎民。劉錫走馬去上任，長安道上接妻身，來到舊地忙尋找，

不見村莊那方存，四處訪來四處問，都說：「此地沒莊村，從來沒有人家住，那有什麼姓楊人？」

劉錫一聽心納悶：「莫非我在夢中行，莫非當初是做夢，夢中招親一月零，天下怪事縱然有，

這樣奇文解不明。」夜晚獨宿驛館內，攢成十字想夫人。

有劉錫坐館驛長思短嘆：「想夫人不由我珠淚零零！那日裏別賢妻長安而去，

都只爲求功名才上帝京，到京中中狀元榮歸衣錦，特地裏把冠誥送與夫人，

爲什麼到此處全無踪影？哭一聲：「我的妻何處存身！若說是搬了家他方安住，

爲什麼連房屋也帶同行？若說是遭火災房屋灼盡，難道說連地基也不留形？

若說是爲夫的記錯道路，門前的大槐樹我記還真。  
好教人腹懷疑心中難明。早知道一別離難再相見，  
倒不如作白衣永伴妻身！  
哭一聲：「我的妻何方去了？你可知爲丈夫將你來尋？」  
劉狀元只哭到更闌夜盡，  
桌兒上一盞燈昏暗沉沉。

不言劉錫在館驛思念三仙，且說三仙在黑風洞中受苦，每日張土地送些松子清泉，與她充飢解渴。這日土地又來送飯，三仙哀告土地道：「我夫上京趕考，這時怕已回來，尋我不見，豈不痛殺他也？煩你與他送上一信，說明前後之事，雖然夫妻不能相見，也叫他知道此情。永遠難忘你大恩大德。」土地說：「娘吩咐，敢不遵命！」

土地領命駕風行，霎時來到驛館門，變作白髮一老者，口稱：「求見狀元身。我奉楊氏夫人命，特地前來報事因。」劉錫聞聽忙接進，便問：「夫人那方存？」張公開口忙說道，尊聲：「狀元仔細聽，楊氏夫人非別個，華山聖母是她身，奉了玉帝親降旨，下凡來配狀元身，化作人間一女子，與君共結百年姻。狀元上京求名去，來了灌口二郎神。真君是她親兄長，大發雷霆不徇情，就把娘娘來拿下，奪去法寶神仙身，壓在華山根脚下，黑風洞裏受苦刑，娘娘命我來送信，說明前前後後情。他年若得受罪滿，夫妻團圓敘苦情，深山受罪不能滿，夫妻相逢萬不能。」  
奉勸狀元休傷心，好好保重管黎民。」張公說畢一席話，一陣清風不見形，劉錫狀元聽此信，

嗷嗷大哭放悲聲，哭得活來又死去，幾乎一命去歸陰。左右連忙來相勸：「大人保重免傷心。夫人既是神仙體，早晚難滿必相逢。」

話說劉錫聞聽三仙受難，傷心不止。吩咐左右：「備了香燭紙馬，親到華山聖母廟，前去拜禱一番便了。」

狀元吩咐：「上華山，親去廟中拜一番。」左右聞聽不怠慢，轉眼來在聖廟前。只見廟宇多落落，

神案之上少香烟，大殿無人灰塵滿，蜘蛛結網在神龕。劉錫焚香來跪倒，口稱：「聖母請聽言：

我是揚州劉錫子，蒙神下凡結姻緣，夫妻和諧如魚水，願羨鴛鴦不羨仙。只因上京求名去，

夫妻分手各一天，指望榮歸多顯耀，誰知平地起禍端？棒打鴛鴦分離了，別時容易見時難！

爲夫洛陽爲官去，賢妻受罪在山間，可恨我是凡夫體，眼望高山難救援。他年若得西川去，

灌口尋找二郎仙，雖然不能將仇報，燒他廟宇把恨填。」劉錫訴罷多少話，三仙龕內無一言。

哭哭啼啼出廟去，慘慘悽悽奔陽關。

話說劉錫來在華山廟中哭拜一番，只得慘慘悽悽上任去了，按下不提。且說三仙自從與劉錫成婚之

後，腹中已然有了身孕，十月期滿，產下一個男孩兒，取名沉香。只是山洞之中難以撫養，又怕二郎尋

山得知，將兒殺害。思來思去：「不如送與他爹爹撫養成成人，日後好來搭救娘親也。」想到此處，便叫土

地張公。

三仙娘娘把口開，叫聲：「張公近前來，我今產下沉香子，洞中歲月苦難捱。又怕二郎知道了，

那時一定起非災，倘若將他傷害了，可憐十月娘懷胎！  
我今求你洛陽去，將兒送與他父懷，  
好好將兒撫養大，他年華山救母來。張公聞聽說：「遵命！  
謹奉娘娘聖命差。」三仙就便修書信，  
口咬中指心悲哀。

三仙女在洞中來修書信，又無紙又無筆怎寫書文？  
咬破了中指尖鮮血淋淋，在身上扯下了羅裙半幅，  
去年間我夫去上京趕考，那時節妻已有六甲在身，  
生下了一男兒天降麒麟，取名叫沉香子萬勿更改，  
山洞中冷森森難將兒養，又恐怕我兄長不肯相容，  
望夫君好看待苦命兒身，望姣兒無災難也無疾病，  
望姣兒到華山來救母難，這也是空妄想一片癡心！  
爲妻我恐難得脫離難星，山洞中陰慘慘不見天日，  
更有那一座山當頂壓住，任憑你大羅仙難動毫分，  
除非是南柯裏夢魂相逢，三仙女修罷書血淚不止，  
「再讓娘將姣兒看上一眼，從此後見姣兒萬萬不能！」  
用雙手接沉香急忙啓程，那張公在一旁不住悲嘆，

話說劉錫來在洛陽，接任已畢，便差了兩個可靠心腹之人，去到揚州，將太夫人接來任上。不一日太夫人到來，見兒子中了狀元，又做了高官，不勝歡喜，說道：「我兒且喜一舉成名，也不枉我撫養你一場。只是也該娶上一房妻子，生兒養女，爲接續香烟。」劉錫聞聽此言，流淚不止，就把前事對母親詳細告稟。

劉錫開言對母云：

就把前情細說明：

「三仙爲兒身受苦，

誓不再娶報她恩。」

老母聞言忙勸道：

「我兒不可太癡心，

三仙縱然情義厚，

若再相逢萬不能。

不孝有三無後大，

斷絕香烟事怎論？」

勸兒早早回心轉，

重聘佳人續良姻。」

劉錫便對母親說：

「母親慈命敢不遵？」

再等三年共五載，

三仙也許脫難星；

那時三仙不得救，

再向人間續良姻。」

不言母子閒談論，

轉眼又是一年春。

桃紅柳綠都看罷，

赤日炎天又來臨。

這日晚間閑無事，

劉錫乘涼在花亭，

一輪明月當空照，

萬家悄悄靜無聲，

忽然一陣清風過，

一位老者走進門。

劉錫抬頭仔細看，

又是華山驛中人。

劉錫急忙開言問：

「可是三仙脫難星？」

老者搖頭開言道：

「我今特來送子身。」

這是狀元親骨血，

快快接過莫稍停。

我要趕回華山去，

恐怕二郎把山巡。」

說罷之時清風起，

不見老者一身形。

劉錫低頭把兒看，

「好個端正小姣生！」

又見舊羅裙半幅，

上有血跡寫分明。

劉錫不看猶自可，

看罷之時痛傷心。

話說劉錫看罷血書，大哭不止。這時沉香也啞啞啼哭起來，劉錫方才止住哭聲，把孩兒抱起，去到上房，稟知母親。次日，找了一位奶娘，撫養沉香。



一歲兩歲懷中抱，三歲四歲滿地行，五歲六歲上學去，南學之中讀書文；沉香本是天仙子，讀書比人更聰明，劉錫見了心中喜，「此子勝過我十分」光陰過去飛如箭，日月如梭不住行，要知沉香救母事，下卷書中仔細聽。

### 新編說唱寶蓮燈華山救母全傳卷下

話說沉香在南學攻書，同學中一些孩子們，有時就家裏聽話，學中來講。有的就嘲笑沉香有父無母；有的刻薄一些，就說沉香是妖怪所生。沉香聽了，回家便問爹爹。

沉香南學讀書文，一衆學生亂談論，或說沉香「沒娘子」，或說沉香「妖怪生」。沉香聽得心納悶，回轉家中問爹爹。劉錫不把實言告，沉香大哭鬧不停，只得實話對他說，沉香聽罷暗思忖：「原來三仙是我母，她在山中受苦刑！黑風洞裏無日月，陰風慘慘怎存身？我母盼兒早長大，早早長大救娘親，早去一載是一載，早到一春是一春，陰風慘慘怎存身？我母盼兒早長大，救回母親團圓聚，誰說我是沒娘人？」想罷多時心已定，不言不語不作聲，情知「對爹說明了，必然不放我的身。」開開書箱細查點，還有積攢一錠銀，又把衣裳帶幾件，偷偷摸摸離家門。

逢人便把路來問，一直去奔華山行。  
不言沉香逃走去，家中尋找亂紛紛；  
急壞劉錫一個人，連找多日無踪影。

不言劉錫四處尋找，且說沉香走後，一路上登山涉水，不一日，來到華山脚下，只見山連山，山套山，山山不斷，過一嶺，又一嶺，峯嶺無邊，並不知黑風洞在那裏。一連尋了三日，毫無下落，好不急壞沉香，坐在山坡之上，放聲大哭。

黑風古洞無處尋，急壞沉香年幼人，  
叫聲：「親娘！無人應，哭聲：「老母！誰答聲？仰望蒼天雙落淚，

嚎啕大哭放悲音。從早哭到日晌午，  
晌午哭到夜黃昏，滿天星斗三更盡，月落西方又天明。

哭得猿猴懶摘果，哭得蛟龍懶翻身，  
哭得天空斷飛鳥，哭得山半起愁雲。  
張公澗邊來打水，

忽聽哀哀哭泣聲，「何人在此山中哭？  
這般悽慘不忍聞！急忙走過山坡看，  
年青幼小一學生。

「莫非遊玩迷了路？莫非爹娘打罵身？  
快快下山回家去，深山有虎要吃人！  
沉香聞聽止住淚，

便對張公說原因：「我來尋找黑風洞，  
洞中搭救我娘親。」張公聞聽叫：「哎呀！  
莫非沉香是你身？」

沉香急忙來行禮：「公公爲何知我名？  
張公又把「沉香」叫，「我是此方土地神，  
奉了二郎真君命，

看守黑風古洞門。從此過山不多遠，  
要尋娘親隨我行。」沉香心中花開了，  
邁步如風快似雲。

話說沉香得遇張公，將他帶至黑風洞前。張公稟娘娘：「沉香太子前來尋母，報與娘娘知道。」三仙正在洞中悲嘆，聞聽此言，忙問：「是真是假？」張公道：「小神焉敢說謊？」三仙叫道：「我那苦命的兒呀！」

三仙洞內呼：「沉香！痛人肝來斷人腸。你今千里來尋母，不枉生兒這一場。你父爲官可心順？」

他的身體可安康？兒是怎樣來長大？一一細說與爲娘。」沉香聞聽開言道，叫聲：「娘親不要忙，

孩兒如今來救母，救回家再說端詳。」三仙說道：「兒罷了！說話只好寬心腸。萬丈高峯壓洞口，

大羅神仙也無方；我兒又無搬山法，怎能搭救於爲娘？」沉香又便回言道，叫聲：「娘親莫要慌，

待我多去請石匠，鑿開山洞來救娘。」三仙說道：「癡呆子！此山又不比尋常，鑿下一尺長一丈，

這樣方法莫思量。我兒今日來尋母，母子隔山話衷腸，千言萬語說不盡，我兒還要早還鄉。

母子相逢心願了，但願我兒福祿長！」沉香聞聽如刀割，大哭跌倒在山崗，「兒今前來爲救母，

不能救母不還鄉！」正說之間人吶喊，鬧鬧嚷嚷過山崗，張公一旁唬壞了，叫聲：「沉香快躲藏，

想必真君巡山到，見了你身禍非常！」

話說三仙母子正在敘談，忽聽人聲吶喊，過山而來。張公一旁大吃一驚，說道：「怕是二郎真君巡山，見

你沉香，焉肯輕饒？」想把沉香藏躲起來，慌忙中又找不着去處。說時遲，那時快，一隊人馬走到近前。

張公唬得魂冒體，一隊人馬走近前，爲首馬上老者，鶴髮童顏貌似仙，開言就把沉香問：

「爲何痛哭在山間？」有甚傷心爲難事？我與你來解愁煩。山人不是別一個，崑崙山上霹靂仙，

今日閑暇多無事，率領門徒逛華山。遇見你在此痛哭，我心之中好慘然。你是誰家年幼子？

快快說與山人言。」沉香見問開言道，就把前情訴一番。霹靂大仙開言道：「要教你母有何難？」

跟隨山人回洞去，傳你法術藝多端。山上學藝三年整，百般能為學得全，那時指你一條路，救出你母共團圓。」沉香聞聽大歡喜。急忙叩拜在前面：「伏望師父成全我，弟子感恩大如天！」霹靂大仙就說道：「快隨為師回高山。」不言沉香隨師去，再說洞中受罪仙。「這番有得指望了，難星不遠只三年。但願雙丸加快轉，花開花謝早更番。」

不言三仙在洞中盼望，且說沉香跟隨霹靂大仙來到崑崙山上，用心學藝，不覺就是三年。

一來救母心志誠，二來沉香天性靈，仙山學道三年整，百般武藝件件精。又學七十四變化，善能隱身與分形，升天入地無阻擋，呼風喚雨豆成兵。道天大仙洞中坐，就喚沉香面前臨。

「你今藝業學成了，快下高山救娘親。」沉香聞聽不怠慢，叩別師尊往外行。霹靂大仙說：「慢着，你今打算怎樣行？」沉香回道：「華山去，搭救受苦我娘親。」大仙聞聽微微笑：「你到華山怎樣行？」

黑風洞口山萬丈，怎樣救出洞中人？沉香被問無言答，呆呆一旁不作聲。大仙隨又開言道：「要照為師囑咐行：黑風洞口山一座，萬丈高來接天雲，不能挪來不能動，只有劈山開洞門。」

你的外祖楊天祐，桃山洞裏去修真；天上雲台三公主，下凡私自配終身，生下二郎和你母，遇見仙人叫毛賁；

玉皇聞知怒生噴，公主被壓桃山下，受苦一十有五春。二郎桃山去救母，二郎提斧華山去，

劈開高山萬丈峯，五嶽三山去採鐵，崑崙崗上煉成精，打成劈山斧一把，又造三尖兩刃兵，二郎廟中好收存，救出雲台三公主，回轉桃山洞裏行。此斧現在灌江口，

定要得來此神斧，不愁救母事不成。」沉香答言：「記下了，就去灌口走一程。」大仙又來囑咐道：「二郎不是省油燈，見機行事多權變，處處留神要小心。」沉香不往灌口去，萬事千般都莫論；沉香去往灌口廟，難免甥舅大交兵。

話說沉香辭別師尊，下了仙山，直奔灌口而來。不一日，到了灌口，望見一座廟宇，好不威嚴壯觀！廟門金字匾額，題道：「天仙妙道真君二郎廟。」沉香一見，忙走向前。

沉香來到廟門前，手叩門環把話言：「特來求見真君面，有事相求當面談。」裏面走出神一位，身披金甲戴金冠，尖嘴縮腮獠猴樣，眉山七聖他姓袁。開口便把沉香問：要見真君爲那般？真君今天不在廟，行圍射獵到外邊，你是誰家頑童子？休要在此亂胡纏。」沉香向前施一禮，尊聲上聖聽我言：「我姓劉來名沉香，本是真君親外男，我母被押黑風洞，來借神斧去劈山。」袁洪聞聽哈哈笑：「你把事情不看難，神斧乃是鎮山寶，豈能隨便借外邊？況且你母犯重罪，才被真君押華山；真君無令誰敢放？三尖兩刃不容寬。」沉香聞聽心好惱，忽然妙計上心間：「你不借來我自取，看他誰愚共誰賢？」想罷抽身就回轉，不言不語離廟前。

話說沉香聽袁洪之言，不由心中暗想：「何不如此這般，偷了他的？」想罷搖身一變，變作四個仙女，手捧仙桃玉酒，直往灌口廟中而來。

好個沉香巧計生，變作仙女四名，手捧仙桃和玉酒，直奔二郎廟中行。袁洪一見忙迎接：

「仙姑何事到此行？」假仙女便開言道：「真君今可在廟中？奉了王母娘娘旨；思念降魔除怪功，

特賞仙桃和玉酒，欽賜媚山七弟兄。」袁洪收禮忙讓坐，仙女告辭便起程。袁洪心中大歡喜；

「仙桃玉酒好受用！」即便開懷來暢飲，不覺醅陶醉酩酊；袁洪酒醉不打緊，中了沉香計牢籠。

沉香又變一蝴蝶，翩翩飛到廟中庭，一見袁洪醉倒了，急忙去尋庫房門；尋罷一時找到了，

庫門層層鎖又封。沉香設法來開鎖，耳聽廟外人馬聲，要問來的那一個？二郎真君回廟行。

話說沉香正然設法偷開庫門，忽聽廟外人馬聲響，變化飛出一看，原來二郎回廟，沉香只得隱身逃去。

再說二郎進得廟中，一見袁洪醉倒，便取仙丹救醒，問其原故，袁洪就把仙女來送仙桃玉酒之事說了，

二郎道：「玉酒天宮隨時都有；仙桃結子，時令不對，莫非另有原故？還有何人前來？」袁洪又把沉香借

斧之事回明，二郎道：「有道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這小孽種相許有些門道，倒要小心。派了八名神兵，

輪流看守庫門。」按下不表。且說沉香見一計不成，只得又生二計。

沉香又把二計生，變作蠅蝶一小蟲，庫門縫裏爬進去，到了裏面顯原形，抬頭四面來觀看，

密密層層掛甲兵，也有金盔雙鳳翅，也有鎖甲透玲瓏，也有刀、鎗和劍、戟，也有拐子和流星；

件件宗宗都看到，「不見神斧爲何情？」沉香一時難壞了，「可憐巧計一場空！」忽見一道紅光起，

紅光出在一箱籠，急忙揭開箱子看，看見神斧喜心中，沉香將斧來拿起，轉身就往庫外行。

只見庫門緊緊鎖，不變身形走不成；變化身形拿不動，斧重千斤有餘零。沉香庫中難壞了，

忽然一計上心中，變作老鼠庫中鬧，驚動外面看庫兵。「咬壞寶物不得了！」慌忙報與真君聽；真君聽罷微微笑：「小心落他奸計中，緊緊莫把門開放。」變個狸貓到庫中。沉香一見不得逞，連忙逃走又無踪。

話說沉香二計又不能成，二郎防備甚緊，心下好不為難。站在山坡之上，滿眼落淚，口叫：「蒼天呵，蒼天！可惜我沉香空有一片救母之心，又蒙師父傳授三載，難道一事無成也？」想罷多時，自己叫道：「沉香，沉香！你為何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何不如此這般？」

沉香三次施巧計，變作外公外婆形，雙雙駕雲灌口去，二郎一見忙跪迎。「不知爹娘來到此，到此必有大事情。孩兒少到桃山去，短問爹娘福壽寧。」雲台公主開言道：「想起當年一事情，為娘被押桃山下，不該劈山救娘身！」二郎聞聽驚呆了，「娘說此話是何因？孩兒救母是行孝，行孝反遭母親嘔？」天祐滿臉堆怒容：「二郎說話不通情，既是我兒行孝道，不准他人盡孝心？你的小妹三娘子，如今身在那方存？」二郎急忙回言道：「爹娘在上聽原因，小妹淫污香火地，不該私自配凡人，因此押在黑風洞，萬載千秋受苦刑。」天祐喝道：「真亂講！仙女下凡古有聞，你娘若不下凡去，怎生二郎你的身？你若一定正家法，先把二老押洞門。」二郎聞言忙告罪：「願去放出小妹身。」雲台公主說：「快去，少若遲延不容情！」二郎忙取開山斧，一同駕雲往前行，轉眼來在華山地，萬丈峯在面前存。二郎用斧忙劈下，使盡神力千斤，只聽啷啷一聲響，

一座山峯兩下分；

中間露出黑風洞，

又劈黑風古洞門。

忙叫：「小妹出來罷，

爹娘前來救你身。」

三仙聞聽忙走出，

哭聲：「爹娘二雙親！」

抬頭不見雙親面，

只有兄長一個人。

三仙忙將兄長問：

「爹爹娘親何處存？」

二郎指道：「這不是？」

回頭不見爹親身。

背後跳出小沉香，

歡歡喜喜叫：「娘親！」

二郎登時明白了，

大罵一聲：「小畜生！」

不該將舅來戲耍，

目無尊長悖人倫！」

身旁取出三尖刃，

攔頭蓋頂下絕情；

沉香一見忙躲閃，

檢支松枝來相迎；

你一來時我一往，

殺得難解又難分。

三仙一見急壞了，

「誰勝誰敗了不成！」

若將姣兒傷壞了，

可憐獨自一條根；

若將兄長傷壞了，

可憐兄妹同胞情。

雖然他人心太狠，

事過之時退三分。」

三仙正在爲難處，

來了太白李金星。

話說二郎正與沉香大戰，殺得難解難分，忽然太白金星趕來，高叫：「快快住手，玉帝有旨，詔曰：二郎神

不該私自將三仙聖母押在華山，今日劈山有功，將功折罪；沉香不該戲耍舅父，念在救母行孝，着與二

郎神賠禮了事；三仙聖母，仍回華山享受香火。」

太白金星把旨傳，

喜壞脫難三三仙，

坐在地下放聲哭，

抽抽噎噎好慘然。

二郎抬頭把妹看，

容顏不似一天仙，

身上衣衫難遮體，

足下綉鞋少半邊，

美容臉上青苔滿，

萬縷青絲扞成氈。

口中忙把真言念，

仙衣仙寶還三三仙；

三仙得了仙衣寶，

登時回轉舊容顏。

沉香上前忙跪倒，

叫聲：「舅父聽甥言：

只爲救母無計奈，

望求舅父海量寬！」

二郎看罷一聲嘆：

「後生可畏！」不虛言，

就把沉香來抱起，

「乖乖！寶寶！」

叫個歡。衆人回到天宮內，

凌霄殿上謝天顏。

二郎回歸灌口去，



三仙聖母回華山，沉香回到洛陽府，  
接來爹爹大團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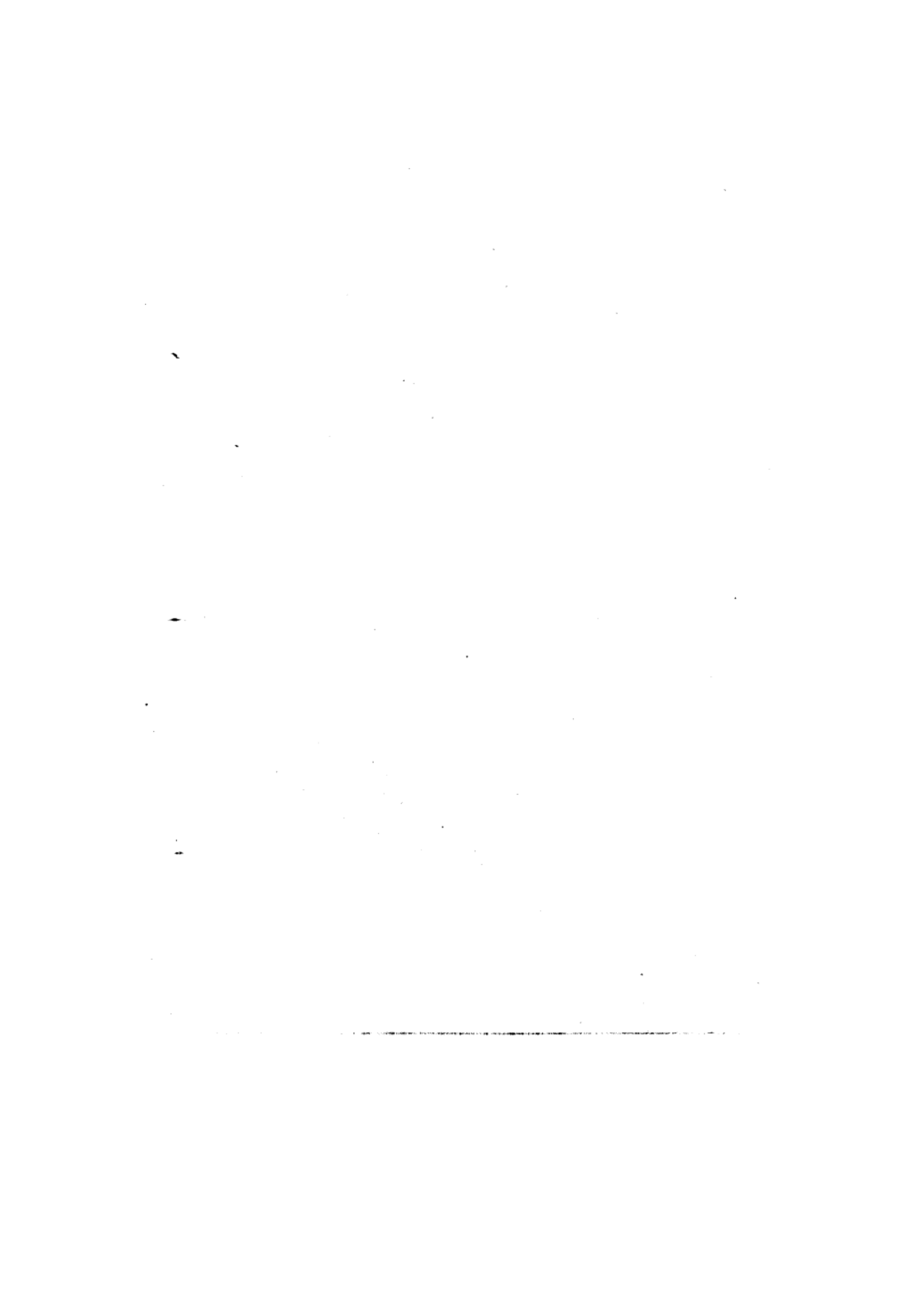
詩曰：

昔年二郎劈桃山，搭救娘親□□□；  
常言「外甥多像舅。」這句話兒從此傳。

三仙生下沉香子，  
新編一部神燈傳，

劈山救母忠孝全。  
唱與明公福壽綿。

〔據舊抄本校訂。〕



南  
音

## 沉香太子南音

沉香太子南音，故事是敘述北宋時候，天宮裏逃出了貓、鼠、象三個精怪，跑到湖廣襄陽府南漳縣，魅住了退職宰相陳某的女兒嬌仙。百方除治，不見生效，後來幸虧華岳三娘下凡，才擒住了三精。陳家為感謝三娘，在龍溪嶺上給她蓋了一座廟宇，用沉香雕成神像。但是陳家為建造廟宇，把家產都用光了。三娘特地在廟中現身，募化銀錢來週濟陳家。事情被宋王知道，也來廟中進香。宋王見三娘貌美，意欲納為妃子，被三娘用雷火打跑。三娘對玉帝訴說此事，玉帝說：「固然昏王無禮，但你不應該現身人間。」從此三娘不再現身，恰巧劉錫來到，發生誤會，引起兩下的姻緣。

但是後來並沒有三娘被壓的情節。當然也就沒有劈山救母了。只是敘述沉香長大之後，尋見母親，得了兵書寶劍，不久宋王被他手下的臣子常雄所殺，沉香便起來殺了常雄，做了皇帝。

全書原來一共有四卷、八十回，現在只選錄了從「劉錫上京」到「哭別寄書」等十七回。

### 劉錫上京

□□□□□□□□，且誦江西道內情。有一書生姓劉子，書名劉錫甚年青，年少父亡娘撫子，  
苦志窗前習五經。長成二八多儒雅，未有婚姻結赤繩。江西第一稱才子，詩賦文詞件件精。

大科比試開南省，

劉生拜別母萱庭。

「孩兒今想高攀桂，

惟願求名上帝京。」

娘親無限多歡喜，

「望兒金榜早身榮，

高中早回歸見母，

免吾倚望爾歸程。」

孩兒稟母：「唔須慮，

知我娘親已老成，

又無兄弟單生我，

他邦怎敢阻歸程？」

窗前打疊琴和劍，

拜辭親母即行旌；

僕挑行李跟隨後，

劉錫離娘上帝京。

許多才子沿途去，

車馬紛紛路不停，

來到河邊忙下馬，

下船解纜急如星。

劉錫求名湖海上，

思親路上不安寧。

「何時金榜標姓名？」

酌還書債得心輕。

今爲功名無可奈，

去離膝下海飄零。」

適聞海上人傳說，

你言我講甚傳名；

「襄陽有座三娘廟，

果然顯應極英靈；

上廟有人來問事，

下凡會面講人聽，

感應真靈親下降，

識透人間世事情，

救人幾多人苦難。」

劉錫聞言心內驚：

「小生唔往京中去，

直到襄陽府裏城，

尋着三娘廟一所，

問有功名上帝京。

今科若是唔該中，

早些打疊速回程，

上京未免無銀兩，

長途路遠實非輕。

又問後來吉凶事，

看乜下降點真形？」

開船便往襄陽府，

順水行舟箭別弦。

### 劉錫進香

一月襄陽湖廣到，

上岸劉生趨路程，

看看來到龍溪嶺，

沿途風景甚山清。

廟宇昂昂方九座，

劉錫拈香上廟亭，

逐步即時層次上，

直上九重廟宇廳。

體親一位沉香像，

果然艷質色傾城，

下跪劉生忙頂禮，

上香三炷寶爐昇。

「小生居住江西省，

南昌府內我家庭，

姓劉名錫攻書子，

因為求名上帝京，祈請三娘來下降，真言答過我知情。  
若是不該弟子中，路途早得返歸旌，三娘像裏親聽見。  
只因不敢現真形，劉錫請神方已遍，唔見神明有一聲。  
「往日多傳此廟宇，果然靈應實非輕，有人到廟拈香拜，  
唔見神言講我聽？想必三娘係劉名錫，欺我年少不老成？  
唔係侍奉家老子？何事三娘不降形？只願靈神來下降，  
劉生心火罵頻聲，大罵：「三娘無感應，路中傳說總虛名。  
哄騙士民銀與兩，正係山精及石靈，今我小生來會試，  
燒毀九座廟樓亭。」話完即便將身下，起馬登程就往京。

簿證前緣

住題劉錫京中去，三娘心內不安寧，「算來劉錫真無理，  
金榜親查佢姓名，體佢功名有分否？正來收拾個年青。」  
「江西有個劉名錫，堂堂相貌一書生，因係上京來會試，  
女兒不會讀書生，萬語千言唔恤佢，真身不見在凡間，  
劉錫當時心不忿，

話灼我廟事非輕，  
回天去，別樓行，  
即刻回天奏帝主，  
奏知我老父親顏，  
進香求我真形會，  
即時罵得甚番蠻。

話我唔真身來會佢，今科他若桂枝攀，回來定毀孩兒廟，灼完九座我神壇。  
 乃係邪神天怪生，望爺查過功名簿，體親劉錫讀書男，查親功名應中否？  
 廟堂一定他灼化，若唔該中是虛談，不中再無敢鬥我，女兒唔使掛心煩。  
 首篇查着姓劉男，劉錫科該中鼎甲，原來天子一門生，又來查佢婚姻簿，  
 欠佢三年花債實，今日正應與佢還，酌過三年花債得，方返桃園洞裏行。  
 奏道：山東呂姓男，瓦窰受苦窮蒙正，來科佢將桂枝攀，今科該中劉名錫，  
 遲得一科怕命盡，不如唔中姓劉生，改過今科蒙正中，來科方中姓劉男，  
 三娘得與鳳鸞攀，帝見奏言稱：「有理」，天榜改名中呂生，就叫：「香仙桃洞女，  
 帶起三娘同下降，就在山東省內行，二人前到茅溪洞，三娘變化女嬌顏，  
 等他劉錫往京行，經出山東路口過，俾人截住個劉生，就將此處來招贅，  
 三年配合爲夫婦，山崗迷唔幾年間，阻唔一佢科會試，狀元好中呂蒙正。

下凡招配

華岳三娘遵旨命，子母齊齊卽下山。  
 狂風大雨撒敲棚，又兼日落黃昏晚，  
 香仙化作嬌姿婦，三娘化一女嬌顏。  
 四處周圍盡野山，並無有殿來安歇，  
 不期劉錫經由到，劉生此際實心煩。

望見高山方一所，茅房幾座在山間，  
觀親兩婦在茅間，劉生即便將言啓：  
老者答言稱：「極好，避雨秀才到此間，  
婦人忙去把茶烹，香茶食罷廳中坐，  
冒瀆一言忙達上，敢求借宿一寒生。」  
三人對坐細言談，「相公貴府居何處？  
小生家住江西省，名錫姓劉是小生，  
思想成名把桂攀，今宵偶遇滂沱雨，  
婦人答道稱：「唔敢，果真謙遜讀書男，  
勞把因由對我談。」劉生接語將言啓：  
待我身榮金榜中，再講良緣事一番。  
何在孩兒金榜攀？若然一世功名有，  
你娘想起真差算！秀才今聽我言談，  
老身有一女嬌顏，二八長成婚未許，  
方望秀才唔見棄，送兒配合爾今生。」

劉生主僕忙忙走，急向茅溪洞裏行。  
「孺人！稱叫兩三番，今我小生來避雨，  
何在謙言兼遜語？秀才敬請進堂行。」  
不期大雨到東闌，老婦回言稱：「極好，  
總係秀才事今番。」  
高姓尊名到此間？劉生啓口回言答：  
父親久已泉台去，家中只有母親顏。  
進退無門事見難，天賜今宵逢媽媽，  
敢請秀才年有幾？婚姻何姓風鸞攀？  
「二八青春我小生，自小家庭遵母訓，  
老婦答言：「公子聽，壽堂真正理唔行，  
婚姻終不許兒男？教兒一世無妻子，  
人人都要栖鸞鳳，有誰一世自孤單？  
女兒小字叫金丹，謹守閨門勤綉件，  
劉生回語稱：「唔敢，山鷄羣入鳳凰難。  
疾忙走入茅房內，不是縱橫在此行。」  
劉生歡喜廳前坐，大雨今宵去甚難，  
劉生答道：「言謙甚。」  
「敢仰聽我說言談，今日辭親來會試，  
借此廳堂歇小生。」  
成家幾位男和女？赤繩尚未結朱陳；  
定媳分明後尾事，無後大時不孝三，  
既是秀才妻未定，早年已喪父親顏；  
小生乃是寒儒子，





我女若逢劉舍你，料知趕你亦唔行。  
 爲塔願從在此間，老人聽罷多歡喜。  
 前世有緣今世結，招親公子姓劉生。  
 夫婦堂前把祖參，禮罷三娘房內去，  
 謙樓鼓打二更殘。

劉生聽罷心思，即時吩咐女金丹。  
 三娘唔用來裝扮，謙樓鼓打二更殘。

「等我女兒怎樣生，就承媽媽招親事，  
 看佢娘親共你招親配，快些打扮整朱顏。  
 化身人品正非凡，親娘扶女中堂出，

得配忘試

親娘即辦完婚酒，將來擺在綉房心。  
 三娘起位接書生，劉生一見佳人面，  
 小生曾到龍溪嶺，體見三娘像貌生，  
 玉貌恰如一樣生，金丹開口啓公子。  
 三娘忙整杯中酒，霞觴高舉奉劉生。  
 無憂無慮過風光，二盃酒，菊花新，  
 劉郎領過雙盃酒，笑嬌乖巧有奇丈。  
 皆係前緣命所該，二人飲過三盃酒，  
 堂前參拜娘親母，二人堂上笑顏開。

夫妻對飲和諧酒，娘親曉事□□門。  
 「果然絕色一嬌顏，人品果真塵世少，  
 雕像沉香真美麗，果真仙品係非凡。  
 「秀才褒獎過言談，凡人怎似仙人像？  
 「初盃酒，鬱金香，有緣千里會才郎；  
 雙盃整奉我才人，千日有緣同結對，  
 「回一盞，傍妝台，有緣今晚得嬌陪；  
 三更謙鼓又將來，夫妻攜手歸羅帳。  
 劉生已入三娘贅，終朝夫唱婦相隨，  
 左右不離雙雙對，

劉生舉步房中去，美玉無瑕再有彈？  
 我嬌真似三娘像，到底奴奴村俗間。  
 千日夫妻同保守，前緣有幸得埋婚。  
 有福今宵同結對，天光夫婦出廳來，  
 左右不離雙雙對，

時時飲酒共交盃。  
狀元蒙正今科中，  
陞入朝堂翰苑居。

劉生迷了三娘伴，  
脫了窮根落水堆，  
京城唔記占高魁。

紫袍金帶烏紗帽，  
宮花報喜轉家回，  
朝廷二月開科舉。

呂生高中拜皇台，  
狀元馬上遊街畢，

商議赴試

住談蒙正身榮貴；  
不記思家口路回，  
快樂夫妻日過日，  
姻緣不久又離羣。  
催夫前往求科試；  
我郎只愛往京津。  
開言叫句「賢妻子！  
賢妻唔掛在心神。  
帶妻爾轉江西省，  
無兒女婿當麒麟。」

又道下科劉秀才，  
三娘遂佢心中意，  
歲月悠悠易遷催。  
忽聽門外車馬響，  
「高中回來見母親。  
劉錫時聞妻子語，  
你夫今去步青雲，  
我得功名成就日，  
並攜岳母老年人，  
岳娘聽罷多歡喜；  
「願兒金榜早高登，

忘了一科唔會試，  
寸步難移一刻開。  
唔覺久，有三秋，  
往來舉子亂紛紛，  
千日夫妻唔覺厭，  
難捨賢妻一玉人，  
家中交還妻你理，  
家書早報爾知聞，  
總總跟隨我轉去，  
「願兒金榜早高登，

三娘招贅佢埋堆。  
或者圍碼同對局，  
和諧夫婦極風流，  
朝廷大比開南省；  
此時無奈要相分。  
今爲功名唔話得，  
堂前孝敬你娘親，  
兼奏養親歸定省，  
他年提點爾娘親，  
高中望兒攜帶我，

夫婦唱隨多快樂，  
或時樓上鳳簫吹，  
酌了三年花債滿，  
丹嬌開口說劉君，  
功名緊過夫妻事，  
無奈羅幃暫別分！  
夫妻暫且相分手，  
回來奉旨煥妻身，  
百年之日交還我，  
提點老人值萬金。

廚內即時忙辦酒。 餞吾佳婿往京城。」

錢別入都

擺開酒席抬中放， 岳娘請婿飲盃巡， 把酒餞行兒起馬， 金丹酌酒奉郎君；  
餞別才郎上帝京， 龍虎榜中居鼎甲， 鳳凰池上占頭名； 天子門生皇寵愛， 加官進職位高陞。  
二盃美酒是金華， 願郎文筆早生花， 萬榜揭開居第一， 宮花報喜早回家； 衣錦還鄉歸故里，  
誥封妻子得榮華， 三盃美酒菊花黃， 我居此去赴科場， 第一君王夫第二， 採鳳攀龍折桂香；  
十年窗下無人問， 一舉成名天下揚， 酒至三盃停下盞， 金丹啓口又言章：「此情不說君唔曉，  
妻今說過我才郎， 奴有孕身八個月， 女？男？今尙未知詳。 我君今去求科舉， 首先記着一妻房，  
產下未知男囍女， 才郎早日可還鄉， 出光其子安名字， 辦些酒醴拜宗堂。」 郎見妻言忙便答：  
「賢妻話出少參詳， 六甲妻身八個月， 分婉只舉兩月長， 皇都此去迢迢遠， 怎能回得造開光？  
只係我妻分婉日， 不論男兒共女娘， 出光一面安名字， 唔用堂前辦酒漿， 小小三牲買一個，  
亦能奉得爾親堂， 得吾中了回歸日， 重重共子做開光， 宴酒共親兼出月， 我妻唔在掛心腸。」  
妻子笑， 啓原因：「謹記才郎語一端， 京中花柳迷人洞， 勿貪紅粉女嬋娟， 幸勿貪新來別舊，  
每來復入別人門， 勿做王魁多薄倖， 丟妻別子不回還， 幸君勿贅人家女， 一身騎着兩只船。」

若是三年君不轉，我抱孩兒過別村。一一言詞須緊記，當日髮妻舊日緣。  
 妻你出言實錯端，你郎唔係忘恩子，乃是知書識禮門。待我中回歸轉日，  
 金丹聽得微微笑，「奴家出錯一言端，酒多因然開錯口，君家勿笑我愚村。」  
 榮封妻子共團圓，夫婦一雙同保守，和諧百歲樂心歡。催郎打疊琴書劍，  
 劉生卽把行裝整，命僮：「隨我往長安。」拜別岳娘人一位。〔等兒高中轉回還，  
 程途仔細謹身安，早眠宴起須提點，家中唔用想心間。前往京城尋館舍，  
 劉錫別妻辭岳母，打疊行裝就出門，一雙主僕登程去，路途花木細觀看。岳母囑兒：「途路上，  
 用心勤把五經專。」

完配歸天

莫言劉錫京中去，且唱山前一女仙。三娘配合劉名錫，夫妻完滿已三年，二仙今日回天去，  
 園林屋舍化爲烟，樓閣涼亭盡皆化，荒崗平地一山前。三娘同起香仙女，齊齊一對盡回天，  
 歸見仁清天帝主，情由奏過父知言。天帝仁清見着女，開言叫句：「女嬌仙！你今已配劉生錫，  
 夫妻完滿過三年，六甲在身八個月，難住桃園洞裏邊，不若同你龍溪去，九重樓上住安然，  
 等至臨盆兒產下，出光之後正回天。」華岳三娘承旨命，一雙仙女下樓前，復回廟宇安身坐，  
 聽期滿月將兒添。

劉錫中狀

傳言莫誦三娘事；又談劉錫一英年，  
不久春闈又近前。總裁欽點入三位；  
盡行點入場中去，來齊士子萬千。  
頭場文字七篇全，二場表論三場策；  
會元高中劉家子，第二會魁是姓連；  
進士遊街限一天。五鳳樓前來殿試，  
探花高中林家子，敕賜錦袍玉帶穿，  
風流人品極威嚴；三人遊罷街三日，  
街頭走報紛紛亂，各個家書處處傳，  
茅溪嶺上趙家門；一書帶去江西省，  
到了皇都花錦地，主考文華係姓燕，  
初八點名人貢院，完場人各樂安然。  
進士中齊三百位，三個高才御殿前；  
皇上親賜三盃酒，謝恩天子極安然；  
狀元兩紙家書信，報與老人知的端。  
賃下書房一小軒，吏部天官副主考，  
搜檢紛紛令極嚴，總裁選定文章卷，  
榜文高掛在樓前。劉錫狀元居第一，  
遊街宮苑賜三天。欽點三人歸翰苑，  
囑知報子事清端；走報之人忙領命；  
安心督業攻書卷，二十房師共一連。  
放炮封門題目出，吉辰開榜響嘩嘩，  
瓊林宴飲紛紛振，榜眼河南是姓燕，  
三人領旨遊街市，狀元修撰在朝門。  
「一書帶去山東省，  
「兩紙家書謹領全。」

三娘分燒

莫言報子離身去，又道三娘樓上安。

龍溪嶺上添兒子，

龍眉鳳目極威嚴。

廟宇巍峨來坐月，

出光之日返桃園。香仙陪起三娘坐，聽期滿月見皇尊。

報子焚書

住語三娘生貴子，又言走報不停喧，急忙去到山東省，  
舉頭看見一荒園，四邊全是山坟穴，並無綠戶與朱門，  
狀元曾說「茅溪嶺」，今到茅溪總有村。心着急，意孤悽，  
訪尋趙氏狀元妻，「有一女流居本處，她家曾住在茅溪，  
今日劉生中鼎甲，報帶命帶轉回歸，今日茅溪唔見屋，  
「此處並無姓趙人，茅溪自古無人住，分明四處是山坟，  
報子此時親聽得，「我今難向那方尋，唔是狀元妻一位，  
坟前命我報陰間，等佢陰司妻好曉，唔知夫中狀元君，  
拆開體看書中語，「金丹名字佢妻身，居住茅溪唔係假，  
定然妻喪此根因，不如取出家書信，山中報稟佢妻聞，  
又無碑碣來刊起，音書何地報她聞，不如望向山前拜，  
「請知報喜趙夫人，新中狀元劉錫子，就是夫人結髮君，  
去報狀元府裏傳，走報之人驚一唬，不知何處趙家園？  
報單未到茅溪嶺，書信唔知何處傳，又往別村來去問，  
赤繩招入鳳凰栖，人各聽，笑聲頻：「估無你係認差人，  
定然死在茅溪嶺，「看你端的若何能？」  
試把家書偷拆看，決無差錯事端陳，  
「獨係嶺上坟成百穴，對天叩訴此根因，  
取出報單方一紙，令塔朝中鼎甲臣，

子母山墳葬在此，報與夫人你曉因，他年奉旨回歸日，子母焚黃受帝恩。講完就把音書信，  
山中忙點火灼焚。打完即便抽身起，加鞭馬上走如雲；快馬行程如箭急，程途沿路過關津。

喜帖報母

又往江西報佢母，「願佢娘親勿喪魂，切莫又同妻子樣，害我呢場枉費奔。不期半月江西到，  
逢人細問劉府門。報單入到劉家府，報言兒中狀元君。一紙家書送入宅，娘親接到一封文，  
拆開看見多歡喜，心頭放落石千斤。忙取花紅銀一百，送與官差走報人。報子接銀歡喜極，  
揖辭即便返京津。不談報子回京去，夫人堂上把香焚，參拜一堂宗與祖。高中狀元伴聖君，  
宗祖一堂都有福，不負居孀我老人。」

沉香出光

莫言親母歡心處，又言樓上女仙真。華岳三娘添貴子，不覺今天一月旬。香仙姐，取香湯，  
淨身太子換衣裳，香茶沐浴新衣服。良辰吉日子開光。三娘共子安名字，安名兒子叫「沉香」，  
出光之日樓中坐，香仙共伴一三娘。次日早晨離廟宇，騰雲駕鶴上天蒼，二仙一對離樓去，  
恭見仁清參父皇。三娘抱子來朝祖，爺爺歡喜問言章：「此兒安喚何名字？」三娘啓口奏知詳。



「孩兒名喚沉香子，昨日孩兒方出光。」  
 「于今此子叫沉香。」  
 沉香此子成人長，年登十八坐朝堂。  
 茅溪一定接妻房，到了茅溪尋不着。  
 定然悲切山前上，你往山前去會郎。  
 唔便懷思我姑娘，若然佢愛親妻子，  
 姻緣偕老偕陳姐，又煩奶大你沉香。」  
 歸轉桃園洞一方。

今朝共子回天上，進香調戲女三娘，  
 你今酬罷前生債，屋舍成塵盡化光，  
 沉香此子交還佢，教佢襄陽府口方，  
 尋到華岳三娘承父命，

叩見爺爺祖太皇，注他今番來失國，  
 應同劉錫散鴛鴦，佢見唔知因乜事，  
 講明根柢佢知詳，尋着陳家嬌小姐，  
 叩頭深深謝父皇，

父皇聞奏多歡喜，你兒來坐佢朝綱，  
 等他奉旨回歸日，一定悲啼淚兩行。  
 得佢帶兒歸故里，瑞仙接佢百年長，  
 謝了聖恩離殿出，

奉旨榮歸

勿道三娘歸閨苑，且言劉錫在京邦，  
 小臣年少父親亡，老母持孀來教子，  
 懷念別娘多日久，深望回家省老娘。  
 「准卿回去與親逢，准爾榮歸回定省，  
 兩張敕語交劉錫，狀元接語喜匆匆，  
 謝聖即忙歸翰苑，

院內翰林居兩月，兄弟全無我獨行。  
 奉旨省親歸故里，節母夫人受誥封，  
 一朝上本奏君皇，我母今春年五十，  
 小臣不久返京邦。」  
 皇聽奏，喜顏容，  
 勅賜一張封老母，  
 勅賜一張妻玉容。」  
 同年朋友官相送，

下船三炮響威風，  
狀元來到濟南府，  
威風頭踏擺重重。

辭別同年朋友轉，  
去接親妻趙玉容，  
下船解纜急如風，  
執事擺齊來開道，  
到處官員皆奉接，  
前往茅溪嶺上中，  
須臾不久到山東，  
去接夫人兼岳母。

驚憶妻房

一程來到茅溪嶺，  
查過四圍無影踪。  
遍問金丹趙氏女，  
亦如官長一言同。

體見荒山曠野空，  
妻子唔知何方去，  
人人都話不知踪。  
走報之人身去後，

清靜四圍無屋舍，  
狀元唔曉吉和凶。  
「此山永有人居住，  
狀元今又到山東，

唔見妻房岳母逢。  
又過別條村訪問，  
亘古荒村在嶺中。  
又來此處尋妻子，

「真難明白事玲瓏！」  
轉步又從茅嶺上，  
舉頭空係堂天公，  
唔見金丹妻一位，

山邊企注淚流紅。  
愁嘆息，苦多般，  
「我妻過去那家門，  
當日去京來避雨，

眼見樓房屋舍園，  
你娘招我爲門塔，  
與嬌結合百年聯，  
三年夫婦相分手，

求名別了我嬋娟，  
你夫今中身回轉，  
有敲屋舍共花園，

不是三年兩載旋，  
不是別離多日久，  
回來空見一山圈，  
樓台池沼皆唔見，

空見荒山和野嶺，

唔見我妻來會面，  
又無堂上你親萱。  
問人查過無踪跡，  
都話全無趙氏門，

空見孩兒過別村，

實實難明事倪端。  
曾記我妻前有話，  
臨行笑說一篇言，  
話我三後唔回轉，  
手抱孩兒過別村。」

我尙記妻言此語，今朝果應此根原，今日你們何處去？丟離夫主掛心懸！

重逢送子

劉郎哭得肝腸斷，三娘天上曉因原，知君已到茅溪上，尋妻唔見淚如泉。山前嗟奴來想我，企在茅溪一野園，今下凡間去佢會，送還兒子佢心安；即時駕起祥雲落，手抱孩兒下九天。真身降，下桃園，忽然下降到山邊，行前體見劉公子，叫句：「夫君莫淚漣！」劉生看見親妻面，就時行過把衣牽；扯住妻衣唔放手，問句賢妻美少年；「我妻今往何方去？做乜此舍化爲烟？到處訪尋皆不見；絕無形影在山前。何幸有緣妻又至？孩兒抱起在一邊。亭屋你今何所在？只愛賢妻對我言。」三娘聽，淚偷流，講明：「夫聽此根由，當初共你爲夫婦，今日姻緣要拆休。奴奴唔係凡間女，乃係桃園閨苑女仙流。華岳三娘正係我，爲救陳門姐難憂，救脫瑞仙陳姐難，因此陳爺把廟修。造起九層樓廟宇，浮財化盡有回頭。我將香木雕成像，真容描畫甚清幽，廟就像成家變薄；奴奴因此下凡遊，化人銀兩來贖佢，免他夫婦受貧流。因係進香遇着王到，見奴容貌甚清幽，想封我做爲皇后，選我向宮結鳳儔，怒惱父皇天大帝，雷霆幾把佢來收。奴奴走轉天中去，爹爹有禁不容留；禁休唔准親身降，受銀此事已住休。因係我君來會試，得聞人說我根由，致此進香來我廟，功名問我上京州。請奴定要真身會，奴奴唔敢共相酬。

君家因此心唔忿，  
 奴奴聞得甚驚憂。  
 所以化身茅嶺上，  
 山前屋舍化烟浮。  
 下凡送子交君手，  
 我郎帶佢返京州，  
 再無難望重相會，  
 難離難舍總成癡。  
 只望百年同保守，  
 我同妻你步相移。  
 三娘又向夫君說：  
 上天有令不容絲。  
 就執才郎衣袂角，  
 難捨妻時總哭癡。  
 唔知父母分離苦，

即時移步把身抽，  
 回去天庭奏帝主，  
 截君招贅結鸞儷，  
 別爾奴懷胎八月，  
 你們唔再爲妻憂，  
 他日長成來養大，  
 三年恩滿拆鸞儷。  
 「當日打從此地過，  
 怎知今日拆離時？  
 半途丟我心何意？  
 「此事奴奴不敢依。  
 難分手中相分手，  
 當時樓起子孩兒，  
 三娘難別夫君去，  
 手扒足舞不停時。

說道：「住京金榜中，  
 查親你係占鰲頭，  
 耐你三年花債滿，  
 生下孩兒百歲秋，  
 歡心抱子回歸去，  
 愁腸萬事水飄流。  
 劉生聽 此因依，  
 你母親言趙氏兒，  
 唔知你係天仙女，  
 央妻帶我感恩施。  
 君唔會過仙家藥，  
 手中抱起一孩兒，  
 劉生手抱親生子，  
 見君哭得淚成池。

立刻回歸毀我樓，  
 查奴有欠郎花債，  
 打發才郎往帝州，  
 今日孩兒百歲過，  
 養成他日報恩耐。  
 你妻目下回天去，  
 淚似銀河瀉水池，  
 聲聲招我爲門婿，  
 怎能丟捨割襟衣！  
 死死生生離不得，  
 蒼天難帶你行時，  
 就將放下才郎手，  
 聽妻話別割離時。  
 夫亦苦時妻亦苦，

焚奴一個沉香像，  
 與郎應共過三秋。  
 今奴別爾回天去，  
 夫君今日正回頭。  
 此兒名喚沉香子，  
 唔能停得半時留，  
 扯住妻衣唔放手，  
 順從你母結鸞棲。  
 你若上天同爾去，  
 望你同我往瑤池。  
 今日非奴來別你，  
 「我君千萬善扶持！  
 肝腸幾斷情加切，  
 單係孩兒佢不知，

劉生苦，肚中思，

叫聲妻子聽言詞：

「你今別我翻天去，

送兒我帶佢歸基。

此子未曾經對歲，

子母子今怎樣離？

你夫目下無妻子，

少年鸞鳳兩分飛。

家下我娘年又老，

五旬已上母親慈。

丟將幼子誰提理？

無乳教佢來抵飢。

唔時妻不翻天去，

抱兒伴我返回歸，

奶大仙兒三歲滿，

斷敲乳食佢唔思，

個時任你回天去，

歡心子大免愁眉。」

三娘聽，啓言回：

「君呀！唔須你奶佢。

你今話怕無妻子，

有人配合心解開。

若問你妻何處住？

你問襄陽陳府□□台，

陳嬌就係我金蘭妹，

當年我救佢離災。

你抱孩兒前問佢，

幼子交嬌奶大佢，

接你姻緣成百歲，

百年夫婦共埋堆。

大約瑞仙嬌小姐，

決唔肯違我言來。」

劉郎聞說心加愴，

「教我去尋陳姓居，

陳爺共我唔相識，

怎能敢問佢妝台？

有證無憑何所據？

個段姻緣恐怕虛！」

三娘回答：「唔須慮，

書信寫封俾你回。

你怕陳嬌唔識你，

恐防不肯共埋堆？

奴奴有柄真金扇，

就將此扇做良媒；

但係瑞仙見此扇，

唔怕姻緣佢肯推。

此子叫她來養大，

愛依娘命謹相隨。

共佢昔年為姊妹，

我郎千萬把心開。」

娘執筆，寫書箋：

「拜上同羣妹瑞仙：

姊今別爾多年久，

幾年唔會在樓前。

總係父皇申禁令，

姊今不敢下皇天。

書有一言囑咐妹，

江西劉姓一青年，

上京會試求科甲，

前來入廟把香拈，

怪奴不與他相見，

就在廟中起怒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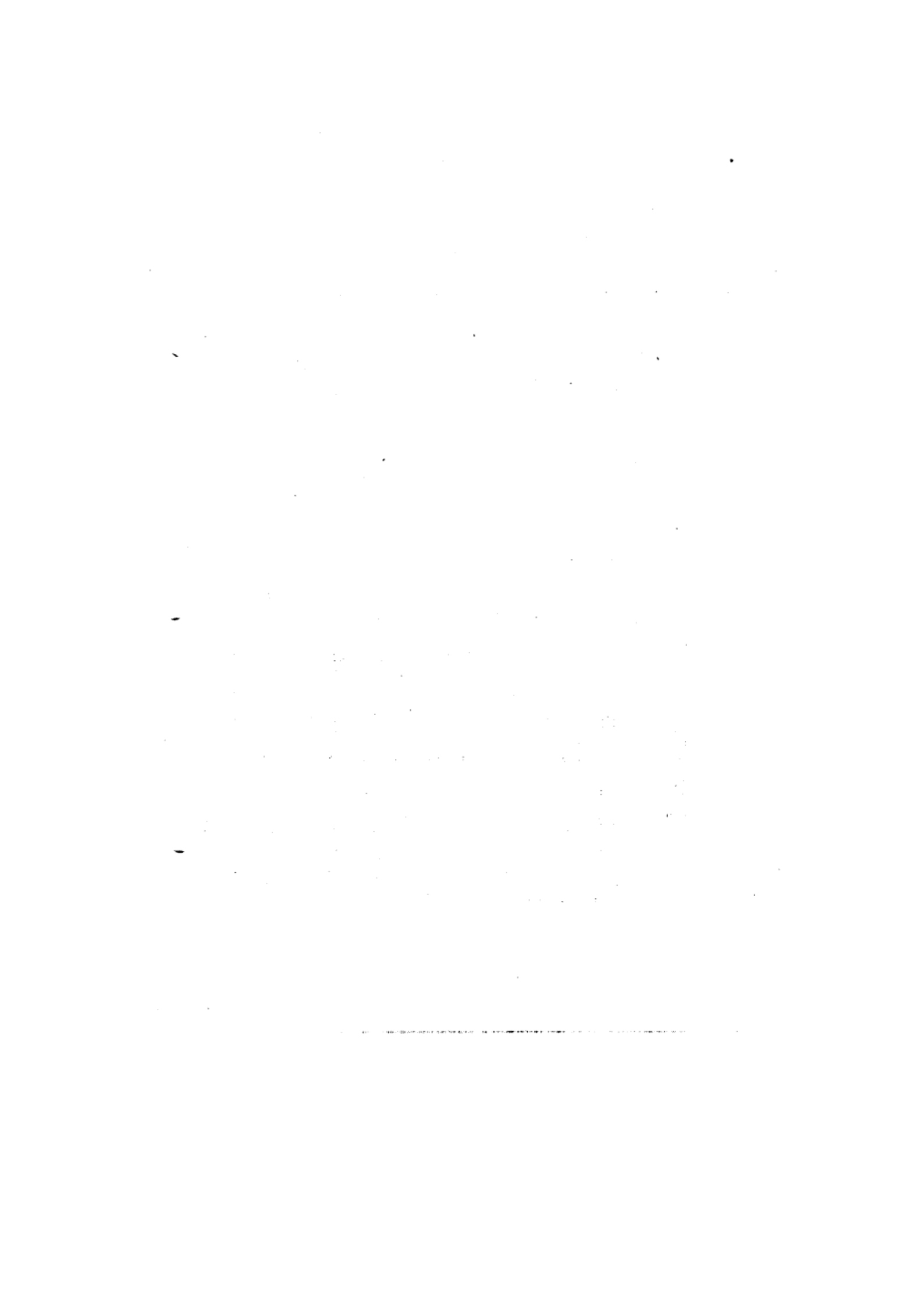
高中回來焚毀廟，

廟堂不許受香烟。

毀我沉香像一個，

「貪賊」話我「受人錢。」話完即便將身出，  
 查查狀元該有分，  
 做敲夫婦已三年，  
 滿月滿期生一子，  
 唔見奴時極苦慳。  
 目下少年無奶奶，  
 日月同歡到百年。  
 寫完放筆抽身起，  
 親交陳姊一紅妝。  
 唔能推辭共阻擋，  
 就召三娘立刻轉天堂。  
 話完念起翻天咒，  
 心中刀割淚千行，  
 奴奴應共鸞鳳翻。  
 教郎去了求科舉，  
 出光之日正回天。  
 下凡奴又同君會，  
 伏望賢嬌千萬憐。  
 華岳三娘親筆語，  
 將來封起一書箋。  
 但係瑞仙書拆看，  
 姻緣一定與成雙。  
 三娘叫句：「親夫主！  
 乘雲高駕去茫茫；  
 霎時唔見親妻子，  
 相逢難望有商量。」  
 奴因下在茅溪嶺，  
 後將屋舍化塵烟。  
 今日劉生金榜中，  
 盡把因由對佢言，  
 共奶奶大沉香子，  
 奉上同羣此東篇，  
 忙啓齒，叫：「劉郎！  
 不愁不共結鴛鴦；  
 劉生接起書和扇，  
 奴奴領旨轉穹蒼；  
 三娘條忽翻天上，  
 相逢難望有商量。」  
 恐妨他日來焚毀，  
 化成屋舍在山邊，  
 臨別懷胎身八月，  
 榮歸奉旨養親年，  
 送還幼子交君手，  
 接姊後來鸞鳳翻；  
 如許曲情難盡錄，  
 你今帶了此書章，  
 抱兒直入中廳上，  
 心中無奈順三娘。  
 從今難望重相會，  
 從今夫婦兩分張。  
 劉生望見三娘去，  
 本章奏上父皇前，  
 截住劉生招鳳侶，  
 坐在龍溪廟宇前，  
 前到茅溪來接我，  
 教郎抱子返歸鞭。  
 劉生應你親夫主，  
 祈嬌依我札中言！  
 將來送入陳門去，  
 不憂她不接兒郎。  
 天上詔書來得緊，  
 不必為奴心自傷！  
 劉生望見三娘去，

〔據廣州醉經書局機器板印本校訂。〕



鼓

詞





沉香救母雌雄劍卷一

閑來無事閱殘篇，忽見唐時一段緣。劈山救母沉香子，奇文異事世間傳。打開舊卷添新筆，

補缺曾將野史翻。諸君試看華山傳，離合悲歡有千般。

八句荒言敘過，內開沉香子救母的一段故典奇文，其中有離、合、悲、歡、忠、孝、節、義，分明註寫，堪作諸君閑暇觀閱。

話說的是唐朝德宗年間，出了一段奇文，出在江南揚州府海門縣。有一個秀才，姓劉名希，自幼父母雙亡，手足全無；身邊只有一個書童，還有一個老蒼頭。這劉秀才年方一十八歲，只因家道貧寒，尚無妻子。這一日聞聽朝廷開科取士，劉希心中暗喜，腹內思量。

劉	秀	才	腹內思量心暗想，	自己沉吟口問心：	「自幼攻書習儒業，	一心上進想朝君。
誰知進學才幾日，	父母俱各命歸陰。	家道貧寒無倚靠，	因	此	上	獨自孤單未娶親。
今朝朝廷開大比，	德宗皇帝選賢臣，	正	遇	着	我	今三年孝已滿，
倘然得伸身榮貴，	不負雙親養育恩。	劉希想罷主意定，	叫	書	童	挑琴、劍、書箱
						踴躍後跟。

劉秀才想罷，說：「書童，你把我的琴、劍、書箱、衣衫、行李打點停當，跟我上京求取功名。」書童聞言，不敢怠慢，連忙打點停當。劉希擇了一個吉日良辰，辭別了父母靈位，叫蒼頭在家看守田園，帶了書童，離家起身，往長安而去。

這 才 是 秀才劉希登古道， 飢餐渴飲不住停。 朝登紫陌陽關路， 暮踏紅塵大路行。  
行程正遇三春景， 一 路 上 綠柳桃紅愛煞人。 見 了 些 遍野青青禾稼地，  
耕種鋤創是農人； 瞧 了 些 採桑婦女同歡樂， 逐對成羣進了村； 聽 了 些  
牧童吹笛橫牛背， 信口無腔很受聽； 看 了 些 江山不老長流水， 怪石奇峯天長成；  
走 了 些 綠綠青青芳草地， 遍野黃花似碎金； 過 了 些 府、縣、州、城、村與店，  
人烟湊集作經營。 在路行程非一日， 朝行暮宿奔途程。 那日正走抬頭看， 只 見 那  
一座高山把路橫。 秀才一見自思想， 腹內沉吟口問心： 「此處却有山阻路， 又 不 知  
奇峯峻嶺叫何名？ 青松翠柏多雄壯！」 劉希連忙站住身。

劉希正然思想，只見山旁有座古廟，翠柏蒼松，十分雄壯，修造的甚是齊整。山門外樹木成林，碧瓦琉璃，倚山靠水。秀才一見，下了牲口，來到廟前，舉目觀瞧。只見山崗之上，有一面金字牌匾，寫的明白。上寫着「西岳華山三仙娘娘廟。」秀才一見，不覺連連點頭，口中說道：

這 才 是 秀才看罷將頭點， 有語開言把話云： 「却 原 來 西岳華山在此處，

果然秀麗不非凡。

時常聞聽人言講，

說道是

華山聖母最有靈。

她

本

是

二郎真君親妹子，

威靈感應大不同，

保護萬方真福主，

護國安民又保民。

因

此

上

香火不斷人欽敬，

廟宇興隆一色新。

我如今

上京求取功名去，

金榜題名全仗神，

何不神前去求告？

求一靈籤問吉凶。

我若是

命裏不該身榮貴？

或是此去有前程？

乘定虔心問一問，

此去長安也放心。

劉希言罷主意定，

忙請香燭秉虔誠，

邁步進了三仙廟，

大殿之中站住身。

淨手焚香神座下，

劉秀才

頂禮朝參跪在塵。

一秉虔誠呼「神聖」

口中祝告老蒼穹：

「弟子劉希是秀士，

家住揚州縣海門。

幼讀詩書入了泮，

今朝赴試到京城，

這如今

路過華山娘娘廟，

誠心敬意把香焚。

我劉希

此去若有功名分，

金榜題名全仗神；

我若是

福小命薄無造化，

也仗神意保安寧。

賜給靈籤與弟子，

全憑着

神靈保佑我愚蒙。」

言罷

時

吡啣啣

搖動不住響連聲。

搖夠半晌多時候，

不見那

神靈之籤降一根。

劉秀才

下面搖的酸了手，

跪的他

磕膝生疼痛難禁。

劉秀才

來此求籤不大緊，

這不就

忙懷了殿前一位玉女神？

劉希祝告求籤，求夠多時。原來娘娘去赴蟠桃會，不在廟中。娘娘跟前有一個從神，名叫玉女，心下着忙，說：「這劉秀才求問功名，在此求籤，娘娘不在，叫我降一支什麼籤給他？」不由的猶疑不止。

這才 是 玉女着忙無主意，猶疑不止暗暗云。「劉希求籤來祝告，虔心頂禮爲功名。  
偏遇 着 娘娘去赴蟠桃會，你 叫 我 玉女如何作主情？有心倒要給上上，  
又 恐 怕 秀才去了不成名；欲待將籤降下下，怕 只 怕 此去偏又中頭名。  
籤若不準無靈應，豈 不 就 弱了三仙半省名？劉希他若傳出去，香火無人進廟門。」  
玉女爲難多一會，偶然一計上心中。

玉女爲難多時，說：「有了，我何不如此這般？」連忙下了神座，在那籤筒之內，拿了一支上上，一支下下，  
一齊扔在地下。劉希一見，連忙拾起來瞧了一瞧，心中不悅，說：「一支上上，一支下下，叫我吉凶難辨，如  
何是好？」連忙歸入籤筒，復又禱告。一連三次，俱是如此。劉希心中不悅，站將起來，說：「這個華山三仙  
娘娘，竟不靈應。過耳傳言，全然是假，只好在此騙哄愚人。想是見了正人君子求籤，這娘娘斷不能分出  
吉凶，故此胡混，未知何意。」劉秀才言罷，才要出廟，偶然想起一事，說：「且住，我如今既然識破這娘娘  
無有靈應，何不留詩一首，笑話她幾句？也叫那再來進香之人，說我劉希有點見識。」言罷，書箱取出筆  
硯，在那粉壁牆上，題了四句：

可笑三仙總不靈，無端在此哄愚蒙。  
勸君留下燒香鈔，何不堂前孝雙親？

劉秀才提罷詩詞，出了廟外，往大路而行。這且不表。且說三仙娘娘赴宴回廟，玉女率領着廟中的神祇，  
把娘娘迎至大殿。才然歸了寶座，娘娘一抬頭，看見這四句言詞，不由的心中大怒，說：「這詩句是何人

留的？」玉女聽說，雙膝跪倒，把劉希在此求籤之言，細細的說了一遍。三仙娘娘聞聽此言，不由的神眉直立，鳳目圓睜。用手一指，開言大罵。

這才 是 三仙娘娘心好惱，鳳目圓睜怒滿胸，口中只把狂生罵。「萬惡滔天了不成！」

他爲 何 出言不遜褒貶我？句句言詞理不通。自 從 我 華山得道數千載，

到 如 今 香火不斷有人欽。這 狂 生 出言不遜言此話，分明有意把我輕。

我 如 今 如不前去顯顯聖，香火從今受不成。這 娘 娘 越說越惱心中怒，

滾滾腮邊冒火星。娘娘連連使法術，在 座 上 暗暗念咒調風雲。這 娘 娘

真言咒語剛三遍，空中忙了衆神靈。只 見 那 雷光閃電驚人胆，狂風大雨似傾盆。

不言衆神來追趕，再 把 那 秀才劉希明一明。

不言衆神前來追趕，且說劉希正然行走，只見烏雲密布，雷聲震耳，狂風大雨，如飛而至。曉的秀才胆戰心驚，魂飛魄散。

這 才 是 秀才劉希心害怕，不由魂飛魄又驚。粗風暴雨傾刻至，四面陳雷響的凶。

「爲 什 麼 霹靂只在頭頂上？神天有意打書生？我 劉 希 自幼生來無過犯，

平 素 間 行事常存忠孝心。一 定 是 剛才我在三仙廟，得 罪 了

華山娘娘聖意噴。這 如 今 我死一身猶自可，但 只 是 未報爹娘養育恩。

最可憐我那生身父與母，雙雙拋我早歸陰。我上京赴考身榮貴，  
墳前拜掃報親恩；誰知我來到此處身有難，誰是焚香化紙人？」

不說劉秀才傷心落淚。且說太白金星在雲端路過。忽然瞧見，說：「三仙與他有兩個月夫妻的緣分，  
希若是一死，不至要緊，如何了那一段姻緣？」金星想罷，連忙把衆神擋住，口呼：「列位！」

這才是太白金星忙攔住，列位神祇聽我云：「他與那三仙娘娘緣不小，

兩月夫妻眼下成。玉帝龍樓會有旨，他們倆天意注定有夙緣。今日裏

列位若傷劉秀才，玉帝一怒了不成。」衆聖聞聽忙回步，一個個停雲止步應連聲，

一齊俱各歸神位。倒把個三仙娘娘唬一驚。

且說三仙娘娘請了衆神，指望打了劉希。忽然雲收霧散，天氣清明，吃了一驚：「這個秀才有何法術？就  
能退了神祇。正然驚疑，只見太白金星腳駕祥雲，來至大殿。娘娘一見，忙離座迎接上殿。金星說：「娘娘，  
這秀才昔日玉帝勅旨，說娘娘與他有兩個月夫妻，娘娘如何就忘記了此言？反倒遣了神祇前去害他？  
幸虧被我瞧見，救了劉希。但只是粗風暴雨，傷損了下界禾苗，娘娘難逃罪律。」娘娘聞聽，吃了一驚，登  
時間面目更色。

這才是登時娘娘心害怕，登時面上亦通紅。忽然想起玉帝旨，「王母娘娘對我云，  
說道：是我與□□緣不小，應該有兩月夫妻天注成。到如今

我若不去，違玉旨，罪似丘山怎能輕？這娘娘低頭正自來思想，只見那太白金星把話云。

太白金星見娘娘低頭思想，就知三仙娘娘想起從前之事，微微冷笑，說：「娘娘既然曉得玉旨，吾金星告退。」言罷，騰空而起。這娘娘見金星退歸天台，腹內思想，說：「當日玉帝曾有玉旨，王母娘娘吩咐。方才若不是金星前來說明，險些兒傷了劉希的性命。」

這才，是三仙娘娘心思想，不好明言腹內云：「昔日玉帝曾有旨，我如今怎敢擅自扭蒼穹？姻緣本是人間禮，却原來天上人間一樣同。我若不從違上命，一定，要五雷擊頂罪無窮。」娘娘想罷，開言道，她把那玉女連連叫幾聲：「我如今仙緣未斷塵緣至，一定，要棄捨仙緣落凡塵。要與那秀才劉希成夫婦，我與他兩月鴛鴦恩愛深。我今日暫且離了三仙廟，全仗你謹守清規在山門。所有的神祇鬼卒你拘管，休叫他行惡爲非把惡行。我素日催趕香火非容易，全憑着，保護一方軍共民。風調雨順民安樂，來助我四時五穀要豐登。你若是不尊法旨清規壞，將你送冰山之後不翻身。」玉女聞聽說：「遵命！娘娘言詞我謹遵。」三仙娘娘吩咐畢，連忙送了寶座站起身。除去了九鳳金冠青絲挽，鳳簪別上髮玲瓏。



脫 去 了 龍鳳日月織金襖，卸去山河地理裙。這 娘 娘 登時扮作凡間女，邁步如梭下殿庭。三仙來到月台上，一駕祥雲出廟門。催 雲 霧 正走之時往下看，瞧 見 了 劉希主僕正行程。這 娘 娘 看罷之時不怠慢，她 這 裏、按 雲 頭、化 座 莊 院、等 候 他 二 人。

話說三仙娘娘按落雲頭，趕至劉秀才跟前，在那曠野荒郊，足落實地。手內掐訣，口中念咒，傾刻之間，變成一座莊院。怎見得有詩爲證：

但只見：

門排綠柳，

戶對清溪；

門排綠柳飄金線，

戶對清溪架小橋。

樓台疊疊，

畫閣重重；

樓台疊疊祥光照，

畫閣重重瑞氣生。

誇不盡棟宇沉沉，

分明是富翁人家門庭。

三仙娘娘頃刻之間化成一所莊院，等着劉希，不在其言。且說劉秀才自從遇着粗風暴雨，一來受了驚唬，二來衣衫行囊俱被風雨打濕，一時趕不到店，正然心驚爲難。一抬頭，看見了一個齊整的莊村，不由的心中歡喜，忙叫書童前去借宿。書童聞言，那敢怠慢，連忙走至廣梁門外，只見莊門緊閉。書童上前用

手打門，不多一時，只見把門開放。書童仔細一瞧，原來是一位千嬌百媚俊俏的女子。

這才 是 書童舉目留神看，目視多姣美貌人。只見 她：青絲巧挽盤龍髻，

金釵押髮襯烏雲，身穿 着 大紅夾襖彈花袖，下邊緊緊素羅裙。打 扮 的

梳粧典雅多俊俏，風流奪盡美超羣。又 見 她：面如三月桃花蕊，粉面香腮玉琢成，

灣 生 生 兩道春山橫翠黛，一雙杏眼笑盈盈，櫻 桃 口 糯米鑲牙白似玉，

滿面春風帶笑容，身如嫩柳腰肢細，她 的 那 體態風流奪盡尊。鶯聲燕語開言道，

帶笑含情問一聲：「你 是 那 何處來的年輕子？無故前來敲打門？」小 書 童

見問帶笑開言道：口尊「奶奶」把話云，說 道 是：「我家和公海州住，上京會試爲功名，

主僕二人登途路，在 你 這 貴地行走奔途程。誰 知 道 途中遇着風和雨，

我 們 的 衣裳打濕冷如冰；行李都被雨濕透，這 如 今 主僕寸步也難行。

前無村來後無店，因 此 上 央求借宿暫停身。只 等 着 乾乾衣服宿一夜，

明早一定就登程。佳人聞聽一席話，只 見 她 笑語開言把話云：「既 然 是

應試相公來借宿，奴家焉敢不依從？貴客如今到此地，我 家 有 雅室書齋閑又空。」

書童聞聽心中喜，連 忙 的 回身 招呼 他的主人公。

書童大喜，連忙招呼。劉秀才一見，邁步前行。書童在後挑着行李，佳人在前引路，一直來到客廳之上，見

禮落座。劉希一見美貌佳人，心內吃驚。

道：「才 是 劉希一見紅了面，不由心中吃一驚。口中不好明言講，腹內驚奇口問心。」

「我 劉 希 好女見過千千萬，難比這個美佳人。分 明 是 月裏嫦娥差多少，

九天仙女一般同。我 瞧 她 年紀不過十八九，典雅風流果超羣。爲 什 麼

堂前不見男子面？到 叫 這 女子相陪是甚因？」秀才正然心思想，只 見 那

佳人開言把話云。

秀才正然思想，只見女子鶯聲燕語，口稱：「相公貴姓高名，仙鄉何處？」劉希開言，深打一躬，口稱：「小

娘子問學生名姓，望乞留神聽我言講。」

道：「才 是 秀才劉希開言道，深打一躬把話云：『若問學生名和姓，聽我從頭細細云。」

家住揚州海門縣，書香人家素有名。祖上曾把詩書念，學生現在入黌門。姓劉名希爲秀士，

今年十八正年青，只 因 爲 赴試要把京都上，主僕兩個奔途程。不 承 望

剛才路上逢大雨，我 們 倆 行李衣裳被雨淋，故此胆大來驚動，借宿一宵明早行。

多蒙不棄留住我，學生心中甚感情！請問娘子你貴姓？請 你 那 父兄前來會學生。」

佳人聞聽這句話，喜笑歡顏換了淚容。

佳人聞聽要請她父兄相見，不由的滿面憂容，口稱：「相公聽我言來。」

這 才 是 佳人 有語呼秀士，相公留神在上聽。『若要提起奴家事，鐵石人聞也痛情。

奴 的 那 父母姓楊歸天去，只有一個二長兄，不肯與我同居住，他 與 我

至親手足兩離分。我這哥哥多厲害，住在灌州灌口城。可 惱 他 叫奴獨自村莊住，

兩旁又無左右鄰，總 有 那 着近親戚住的遠，孤苦伶仃可嘆人。奴 家 的

苦情想起真難受，有心自盡赴幽冥，偏 遇 着 暗裏神祇搭救我，叮嚀一遍又叮嚀。

說 道 是：『今年、今月、今日時，相公來到你莊村，姓劉名希十八歲，他 本 是

揚州海門縣裏人。雨濕衣服來借宿，他 與 你 五百年前結下緣，二人該有姻緣份。』

他 叫 奴 禁着性兒等夫君。誰知相公今到此，却 原 來 神聖言來真又真。

佳人說罷一席話，把 一 個、書 生 劉 希、只嚇得胆戰心驚。

## 沉香救母雌雄劍卷二

話說劉希聽了這些話，唬了一跳，說：「這小姐生的人品不俗，如何說出這無恥之話！莫非她是妖魔鬼怪變化來的，有心害我？倒要留神。」正然思想，只見裏面走出一個丫環，拿着一頂頭巾，幾件衣裳，走將

出來。佳人一見，說：「劉相公，你且換上乾衣，請到書房去用酒罷。」言罷，竟入後堂。只見丫環開開書房，劉希進內，換了衣服，心中狐疑。又見進來一個年老的婆子，上前萬福，口稱：「劉相公，這裏小娘子與相公乃是天緣注定，該有姻緣，相公不必驚疑，跟我前去。」言罷，用手拉住劉希，來到後堂。只見奇香滿屋，燈燭輝煌，擺列兩桌酒席。又見丫環扶定佳人，婆子拉住劉希，拜了天地，結爲夫婦。劉秀才猶如夢中一般。一宿晚景休提。一連幾日，劉秀才觀看三仙娘娘舉止端詳，雖然與凡人不同，並無妖魔鬼怪之形。秀才有心幾番幾次盤問她的根本，三仙娘娘只是微笑，總不回答。每日間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劉秀才不亞如身在天宮，夢遊仙境。不覺過了兩月，這一日夫妻正然同坐之時，只見三仙娘娘忽然離坐對天跪倒，伏俯塵埃，有頓飯之工，這才起來，用手把劉希拉住，眼中流淚，口稱：「相公！」

這才 是三仙拉住劉希手，「相公！連連尊又尊，「奴與夫主緣該盡，今朝此刻要離分。」

况且奴家災難至，咱們 倆 再要相逢一夢中。「劉希聽說唬一跳，「賢妻！連連叫幾聲，

咱倆新婚才兩月，如何出口這般云？說出這句不祥話，莫非賢妻着了瘋？」這 佳 人

聽說不由腮流淚，說 道 是：「相公留神在上聽。奴家今有一句話，到 如 今

不得不對夫主云。奴家不是凡身體，我 本 是 上天金仙降落塵。我 的 母

王母娘娘親生女，奴 本 是 玉帝皇天親外甥，父親姓楊居金境，我 的 那

哥哥却是二郎神。只 因 爲 與你素日有緣分，因此臨凡來作親。兩月夫妻身有孕，

忽 然 間 我的大難却臨身。 剛才玉帝傳聖旨， 差 遣 那 長庚太白老金星，  
 他 說 我：「不法私把神靈遣， 傷害青苗苦萬民。」 把 我 的 大羅神仙全革掉，  
 按律問罪不容情。 現 把 我 貶到華山黑雲洞， 萬丈高山把洞封。 我今去受淒涼苦，  
 我 如 今 難捨夫妻恩愛情。 眼前就要分離去， 我 的 那 大限來時各顧生。  
 夫主此去長安地， 去 享 那 榮華富貴受皇恩， 還 有 那 千金小姐爲婚配，  
 享盡人間至樂春。 久 以 後 倘然若有夫妻義， 想念奴家是你情。」 這 娘 娘  
 哭的悲哀如酒醉， 劉希兩眼吊關心。 「皆 因 我 學生命小無福分， 新婚兩月就離分。  
 我 只 說 百年相守長恩愛， 同歡共樂過光陰； 又 誰 知 賢妻今日身有難，  
 黑雲洞內有災星？ 萬 丈 的 高山峻嶺鎮壓住， 我 的 妻 淒涼苦處對誰云？  
 我 與 你 希， 情願不把長安上， 不願爲官身受榮， 情 願 意 跟隨你到黑雲洞，  
 寸步難離緊緊跟。 生死兩人在一處， 我 情 願 永 不翻身也愿情。」  
 娘娘聽說叫夫主， 你且留神聽我云： 「我 剛 才 也會對你言講過， 兩月緣盡各當分。  
 天意注定該如此， 你 就 是 跟我前去萬不能。 倒有一句衷腸話， 夫主留神記在心：  
 奴今兩月身有孕， 未知是女是兒童。 若 要 是 養兒名叫沉香子， 奴 叫 人  
 送在長安八水城； 好生扶養他長大， 你的恩情似海深。 我 今 有 至寶瓊瑤劍一口，

此物價值可連城，你可拿到京中去，其中奧妙果無窮。」三仙娘娘話未盡，忽然間乾天巽地起狂風，飛砂走石黃砂滾，霎時間天昏地暗日無光，耳內只聽甲葉響，不亞如萬馬千軍起戰爭。劉希眼被風砂打，緊閉雙睛不敢睜，只聽的娘娘慘切悲聲痛，傾刻之間無影踪。

劉秀才被風砂打的二目緊閉，耳內只聽的三仙娘娘叫聲震耳，傾刻間聲音全無。劉希睜開二目一瞧，吃了一驚，不但三仙無有踪影，連那莊院房屋俱變成了一塊荒郊之地。劉秀才只唬的驚疑不止。

這才是劉希唬的無言語，就猶如木雕泥塑一般同。口中不言心思想：「忽然間這陣狂風颳的凶，只聽的村莊房屋無踪影，不見村莊與門庭。」秀才正然心害怕，猛聽的有人口內吐悲聲，這劉希舉目留神抬頭看，原來却是小書童。只見那琴棋書箱全然在，他在那樹根旁邊兩淚淋。秀才一見開言道，說道：「書童痛哭爲何因？」

話說秀才說：「書童，因何抱着樹傷心落淚？」書童開言，口呼：「相公，小人正要在這偷懶要睡，忽然間起了一陣狂風，就有人把我推在地下，把臉面跌傷，故此疼的怪哭。」言罷起來，把書箱挑將起來，伸手拉住秀才說：「相公還不快走，這三仙娘娘分明是個妖怪，在這裏變了人形，指望在此傷人。幸虧相公福洪命大，像是剛才有一位降魔挺怪的神聖，把她拿去，連那房子拆了去。你我若不快走，一定性命難

保。」說着，拉着劉希如飛而去。劉希無奈，只得往西而行。一路上半疑半信，悲悲切切，走了七八日路，這一日到了長安，住在客店之中。來的不遲不早，正遇考試日期。秀才進場已畢，在客店歇了幾日，所有盤費用盡，劉秀才心內憂愁。忽然想起一事，說：「且住，三仙臨行之時，給了我一口寶劍，她說此劍乃是無價之寶，價值連城，何不將他賣了，也好盤費？」主意已定，叫書童跟定，拿着這口寶劍，來到長安市上。一日不但無人問價，連瞧瞧的也是無有，秀才不由心中不悅，腹內憂愁。

劉秀才腹內憂愁心不悅，口中不住叫連聲：「自從離家來赴考，登山涉水路程，到了那西岳華山娘娘廟，求籤問卦告聖明，也是我一時高興題詩句，誰知道非言口過欺了神？霎時間粗風暴雨傾刻至，險把殘生一命坑，幸虧我命中造定不該死，劉希絕處又逢生，淋的我渾身衣服全濕透，寒風陣陣冷如冰。來到了一座齊整大莊院，我只說借宿暫且烤衣巾，誰知道莊村乃是天仙女，我與她夫妻配合成婚姻，新婚兩月分離去，未知她是神好不明。來到長安盤費盡，囊內無錢難死人，我只說此劍賣些銀其鈔，等候掛榜在正中。倘然是我的時來功名就，榮宗耀祖受皇恩，要是我命運不濟不能中，也好盤費轉回程。誰知道此劍到處無人買，空走一日枉勞神！」這秀才正然思想心中惱，只聽的前邊喝道喊連聲。



劉秀才連忙一閃路旁站，只聽的轎內官員問一聲。

劉秀才正在路旁站立，只聽轎內官員口呼：「秀才，你那一口劍是賣的麼？」劉秀才聞聽，舉目抬頭，留神觀瞧那轎內的這員官員。

劉秀才舉目抬頭留神看，目視轎內這員官。只見他：頭戴紗帽黑綾緞，錦綉紅袍身上穿；在腰間緊繫一條玲瓏帶，美玉無瑕四指寬。雖年老面如古玉精神爽，雪白銀鬚一尺長。當朝一品居相位，這位爺調和鼎鼐却姓王。劉希一見丞相問，連忙的控背躬身有語言。

劉希一見，連忙上前，說：「是賣的。」連忙送到跟前。王丞相吩咐：「站住。」接過寶劍，留神觀瞧，不由心中大喜。原來這王丞相的夫人陳氏，所生一女，名叫桂英，生的十分美貌，性情賢良，年方一十九歲，尙未出閣。這是什麼緣故？只因小姐年幼的時節，在花園中遊玩，遇見驢山老母臨凡，給了一口寶劍，說：「此乃是雌雄二口，今把雌劍賜你，謹謹收存。那一口雄劍，在你丈夫身邊。日後雌雄相會之時，那時你婚姻成就。」囑咐已畢，騰空而去。小姐得了這口寶劍，稟知父母，王丞相四處差人訪尋，並無這口寶劍，所以小姐一十九歲，尙未嫁人，故此王丞相時刻留神。在轎內看見這口寶劍，拿過來觀看，一瞧，竟與小姐的一樣。劍鞘上一行小字，上寫着「瓊瑤雄劍，玉寶神器。」丞相一見，心中大喜。

王丞相看罷寶劍心中喜，腹內沉吟暗暗云：「我家小姐桂英女，昔日花園閑散心，

驪山老母臨凡世，給了她至寶瓊瑤劍一鋒。一雌一雄分上下，久以後  
此寶一定兩相逢；只等寶劍見了面，方許小姐結婚姻。因此上桂英孩兒遵此話，  
直到如今未結婚。四處尋訪無踪影，却原來今朝路上巧相逢。丞相想罷心中喜，  
開言帶笑叫：「書生！此劍既然你要賣，跟我回家給你銀。」劉秀才聞聽此言心中喜，  
深打一躬口內應承。

話說劉希深打一躬，說：「生員謹遵。」言罷，跟到了丞相府。王丞相下轎進府，不多時，只見管家出來，說：「我丞相爺請相公進書房相會。」劉秀才聞聽，跟定管家，進了書房，只見王丞相在椅子上坐定。劉希  
一見雙膝跪倒，才要叩見，丞相連忙起身攙起，說：「書生免禮，我有一言領教。」

王丞相用手拉住劉希手，「秀才！連連叫幾聲，「貴姓高名何處住？籍貫家鄉那裏人？」

這口寶劍何處得？價值要賣多少銀？從頭細細對我講，你把那就裏情由細細云。」

劉希聽說微微笑，拖地毛腰打一躬，說道：「是：「生員家住揚州府，海門縣裏有門庭。」

姓劉名希父母死，妻子全無家道貧，十五歲中了秀士，閉戶讀書不出行。只因爲

今歲三年孝服滿，進京取試想功名。盤費用盡無其奈，拿這口寶劍街頭來賣銀。

此劍本是家藏物，價值論理值千金。丞相既然你要買，不拘銀子據你評。」丞相聽罷一席話，

堆歡滿面叫：「書生！」

王丞相聞聽此言，說：「劉秀才，雖是老夫要買此劍，其中有個緣故，聽我言講。」秀才聞聽，深打一躬，說：「有何緣故？望乞大人明言。」王丞相就把雌雄二劍與那驪山老母之言，說了一遍。「今日秀才既有此劍，小女情愿給秀才為妻。」劉希聞言，復打一躬，說：「生員寒儒，焉敢高攀？」丞相聞言，哈哈大笑：「賢婿不必推辭，就是老夫身居相位，也是讀書起手。況且你與小女乃是天緣？」吩咐管家，把劉秀才的行囊取來，就在書房居住，選擇吉日，好與小姐成婚。秀才不敢相辭，只得依從，說：「生員乃是一個寒儒，又無聘定禮物，如何是好？」丞相說：「這口寶劍，比禮物勝強十倍。」言罷，俱各大笑。丞相一面治酒相待。過了幾天，丞相擇了吉日，將小姐招贅劉希，成其夫婦，真乃是女貌郎才，似水如魚。過了幾日，秀才中了進士，選入翰林院，王丞相一家大喜。不覺過了一年一日，只見一管家帶進一個年老之人，手拿拐杖，揣着一個嬰兒，右手拿着一封書信，也不見禮，眼望劉希，開言說話。

這老者眼望劉希開言道：翰林留神聽吾云：「小老却在華山住，老邁年殘八十零。」  
只因為山中有個黑雲洞，高山一座把門封，洞中有個三仙女，他當日  
曾與老爺結婚姻。洞中養下兒一個，故此煩我送進京，還有寫的一封字，老爺觀看你就明。  
言罷抱起年幼子，雙手遞與劉翰林，又把書信遞過去，這老者清氣一陣影無踪。  
衆人一見稱「奇怪」只見那劉希開言把話云。

酒席之上，這些官員一見，驚疑不止。劉希微微帶笑，口呼：「列位！」劉翰林就把上京會試，路過華山，與

三仙娘娘成婚之事，說了一遍，衆人俱各稱奇。且說劉希抱着沉香子，拿着書信，到桂英小姐房中。小姐一見，開言便問，說：「這個孩兒是誰家的，你抱在懷中？」劉翰林又把始末根由說一遍，王桂英聞言，心中大喜。

王桂英 聞聽夫主這些話，滿面堆歡把話云：「此兒既是仙女養，一定比那尋常人不同。」用手接過沉香子，細端詳，仔細觀瞧小幼童。只見他：方面大耳身體胖，眉相眼大有精神，面如敷粉腮含笑，兩隻眼，瞧着夫人王桂英。小姐一見心中喜，說道是：「觀看此子果超羣。與我孩兒相上下，湊成一對小嬰童。吩咐奶子帶下去，好生看養要經心。」劉希一見心中喜，不住的口中誇獎，賢良佳人王桂英。

話說劉希正然誇獎小姐賢良，桂英生來伶俐，瞧見丈夫袖內書信，連忙帶笑開言，說：「老爺，既然三仙娘娘有書前來，爲何相公藏在袖內，莫非怕奴家看見麼？」劉希說：「不敢隱瞞。」只得取將出來，拆開與小姐一同觀看。

劉翰林 拆開血書留神看，字字行行寫的清。上寫着：「奴家三仙三頓首，拜上兒夫劉翰林。淒涼愁苦憂無限，可憐受盡罪無窮。前者別時身有孕，洞中養下小兒童，煩土地，今日送到沉香子，還帶着，專誠問候我夫君。好生撫養兒長大，也是我與你夫婦一場恩。拜上桂英小姐，好生照看小兒童，不看僧面看佛面，

你 只 看 寶劍成婚一段情。」 夫妻看罷書中話， 只 見 那 劉希兩眼淚珠淋。

夫妻看罷血書，劉希一陣心酸，眼中落淚，口吐悲音。只叫：「三仙娘子！」

這 才 是 劉希傷心流痛淚， 不由口內吐悲聲， 口中不把別的叫， 「三仙賢妻！」那住聲。

「想 當 初 華山與你成夫婦， 百日恩情似海深。 我 只 說 百年相守同偕老，

一對鴛鴦永不分； 誰 知 道 與你新婚才兩月， 忽然拆散美姻緣？ 今日把你書來見，

活 活 的 摘去劉希腹內心。 可 憐 你 玉帝生噴問你罪， 萬丈高山把洞封。

有心要去將你救， 量 我 這 凡人如何怎麼能？ 劉希空有憐妻意， 你 叫 我

痛碎肝腸用不中。 你 在 那 洞中養下沉香子， 送到長安古帝京。 眼前縱有兒千個，

難比三仙夫婦情。」 劉希哭的如酒醉， 桂英小姐也傷心， 口中只把「丈夫」叫， 「你且留神聽我云：

三仙姐姐身有難， 上天一怒壓山中。 難滿災消終有日， 你 們 倆 終久日後又重逢。

相公啼哭中何用？ 寬懷且自莫傷身。 小姐勸罷一席話， 翰林劉希收淚痕。

小姐勸夠多時，劉希把淚止住。吩咐奶子，好生撫養沉香。桂英的兒子與沉香同年，小四個月，乃是兄弟。

這小姐十分賢良，兩個孩兒，一樣看待。光陰似箭，不覺過了一十二載，兩個孩兒都是十二歲，同學攻書。

劉希乃是招親相府，王丞相隔壁就是蘇國舅的府。這蘇國舅有個兒子名叫存哥，年方十四歲，聰明伶俐，

國舅愛如珍寶。請了一個先生，在家教書。劉希就把沉香、秋香二人送到國舅府中，與存哥同學攻書。

這日師父出去拜客，三個人偷閑躲懶，在一處玩耍。

這才 是 三個幼兒學玩耍， 只爲學館少師尊。 你躡我跳多歡樂， 狂呼大叫笑連聲。

沉香子 雖然年輕十二歲， 天仙生養不同尋， 體壯身強力不小， 時常講武論英雄。

沉香子本是天仙生養，與那凡人不同，時常在學館之內，誇獎自己英勇。這日蘇存哥說：「沉香子，你終日誇勇論武，咱倆今日摔一個跤兒，比個雌雄，分個上下。你若打的過我，才算你是好漢。」沉香聞聽，不由心中不悅，面上生噴。

這才 是 存哥所爲心不忿， 一腔怒氣上心胸。 口中只呼：「沉香子！ 你 的 那

大話欺天最惱人。 你今若是我勇， 算你英雄露你能。」 上前一把忙揪住， 蘇 存 哥

右手一揚往上扔。 沉香一見也動手， 力大身強委實雄， 他把存哥牢抓住， 一跤摔倒地埃塵。

只 打 的 存哥頭臉流鮮血， 登時之間滿地紅， 蘇 存 哥 張着大嘴嚎啕痛，

連悲帶哭罵連聲。 他 這 裏 用手指着沉香子， 他 把 那 「狗子冤家」那住聲。

「你 本 是 有父生來無母養， 野種賊囚下賤根！ 你 的 母 本來是個妖合怪，

她 在 那 荒野深山迷哄人。 拿 着 那 假話虛言哄你父， 無恥無羞結婚姻。

沉香子 你本是個野種子， 擅敢前來欺負人？」 這 存 哥 跳脚不住高聲罵，

這不就氣壞了，小沉香，打存哥，起禍殃？

話說蘇存哥被打，破口大罵沉香子：「有父無娘，你本是妖怪所生，竟敢無知打我，咱倆誓不兩立。」沉香子聞言，氣的二目圓睜，雙眉直豎，用手一指，開言便罵。

這才，是時間，怒惱沉香子，二目圓睜把氣生。「破口傷人我不惱，決不該不遜言詞信口云。」言罷上前搶一步，左右掄拳面上撈，耳朵之上着了重，只聽咕咚響一聲。存哥跌倒塵埃地，只見他再不哼哈第二聲。旁邊秋香黃了臉，只唬的面色焦黃似淡金。

秋香一見沉香子打死存哥，只唬的面色焦黃，驚惶失色，連忙跑出書房，家去報信。且說桂英小姐正在房中閑坐，一見嚇了一跳，說：「我的兒，你有話對我慢慢的講！」秋香就把沉香子打死存哥之言，說了一遍。小姐聞聽，只唬的魂飛海外三千里，魄散高樓十二重。不在話下。且說沉香子一怒之間，打死存哥，心中害怕，不好明言，腹中暗想，說：「不好了！這個狗子倚仗勢力，萬惡滔天，全朝文武人人懼怕。我今打死他的兒子，這個賊焉肯于休？一定找我沉香子，性命難保如何？」

沉香子越思越想心害怕，不住沈吟口問心：「我今打死國舅子，惡賊焉肯善容情？我今若叫他拿住，性命殘生活不成。我死一身猶則可，無奈我未報娘親養育恩。時常聽我父言講，我的母却是天仙降凡塵，如今壓在黑雲洞，直到如今十二春。幾番幾次我有意，前往華山探母親，與我娘親見一面，就死黃泉也甘心，只因爲

幼小年輕不認路，因此就誤到今春。我 只 說 再等三年並二載，長大成人好登程；  
誰 知 道 今朝惹下滔天禍，打死國舅子親生？倘 然 要 拿我前去抵了命，  
誰去華山探母親？不 如 我 趁早逃出長安去，前往黑雲探娘親。」沉香想罷主意定，  
連 忙 的 跑出府中又叮嚀。

話說沉香子跑出府中，復又站住。沉香思想：「我今逃出長安，往華山而去，一則無有盤費，二則無有防身兵刃，如何是好？我想家中有雌雄寶劍，乃是至寶，我何不偷來以作防身之物？書房有我收的銀子，帶着也好。」想罷，進了相府，來至書房，取了銀子，掖在腰內，復又來至桂英房中。小姐正然驚慌，只見沉香子走進房內，小姐把他拉住，叫聲：「冤家，你惹的這禍真不小！」

這 才 是 小姐拉住沉香子，「兒啊冤家！那住聲。」你今惹下滔天禍，活活叫你把人坑。  
你 知 道 國舅素日多奸惡，他是西宮親長兄。這 如 今 現今聖上將他寵，  
萬惡專權誰不驚？滿朝文武無人惹，就 是 那 駙馬、朝郎讓幾分。你 的 父  
不過官居翰林院，他 的 那 官小職輕是書生，如何與他抵的過？一 定 要  
全家性命定要坑。倒 只 怕 一家大小難保命，帶 累 了 父母爹娘活不成。」  
言罷不住腮流淚，沉 香 子 腹內思想口問心。「我 指 望 回家來取雌雄劍，  
誰 知 道 兄弟回家對母云？我 母 親 如今豈肯將我放？想要出門萬不能。」



人急心中無主意，偶然一計上眉峯。

沉香至急爲難無主意，悶夠多時，忽然想起一計，說：「有了，只須如此如此，說幾句謊言，誑哄我這母親。」

沉香子想罷，會聲：「母親容稟！」

這才 是 沉香時間主意定，故意堆歡滿面春，口中只把「母親」叫，「不必驚慌且放心。」

蘇存哥 與我書房閑玩耍，我 與 他 一時翻臉動無名，是他先打我一掌，

爲兒還拳也是真。誰知狗子不中打，登時躺下就發昏。他 在 那 地下躺了時多會，

只見 他 悠悠氣轉又還魂。娘 親 你 就知說我惹下禍，到 叫 母

掛腹牽腸身受驚。「沉香子說罷一席誑言語，倒把個桂英小姐，聞聽此話，認作真。」

### 沉香救母雌雄劍卷三

閑言少敘，書歸正傳。且說沉香子一席話把王桂英哄信，說：「我的兒，幸虧老天保佑，存哥死而復生，險些把爲娘的唬死！」

王桂英 聽信沉香一席話，「冤家」連連那住聲，「險些叫你唬死我，爲娘的

魄散魂飛心不寧。幸虧暗中神佛佑，存哥死去又復生。我的兒，從今改過休打架，再若不遵我不容。」沉香子聞聽此言尊兒母：「娘親言詞兒謹遵。爲兒從今全改過，再不不敢在外爲非把禍生。從今後閉戶只把詩書念，不叫爹娘另費心。」

沉香子說罷，復又思想說：「如今母親在此，不能拿那雌雄寶劍，如何是好？」想了多時，生出一計，口稱：「母親，方才爲兒惹禍，我想老太太也要心驚。母親快到老太太房中，告知存哥未死，也叫老太太放心。」小姐聞聽說：「我兒言之有理。」連忙起身往陳氏太太房中去了。沉香一見，心中暗喜，連忙拿了兩口寶劍，跑出相府，連夜逃出長安，夠奔華山而來。且說國舅府中書童，一見存哥被人打死，連忙報知夫人。夫人聞聽，魂飛魄散，一步一跌，跑至書房，只見沉香、秋香二人全無踪影，只有存哥躺在地下。夫人一見，跑到跟前，雙手抱住死尸，叫聲：「苦命的冤家，坑殺我了！」

這才，是夫人抱住親生子，大放悲聲淚直傾。口中只把「姣兒」叫，「冤家」連連那住聲，「好容易今年養你十四歲，費盡爲娘多少心！你的父親是國戚，仗着西宮有人欽，雖有三妻共四妾，到如今兒女全無總不生，就有姣兒你一個，愛如珍寶勝似心。我，只說叫你讀書知禮義，撫養你長大成人孝雙親，又誰知今日書房遭了害，却叫那狗子打死喪了生！你死一身不打緊，豈不就

生生摘了父母心？如今拏住沉香子，定將他剝去人皮抽了筋，將他全家全拏住，碎剮凌遲才趁心。」正是那夫人抱尸嚎啕痛，忽然見國舅回朝進府門。

且說夫人正然啼哭，只見國舅回來，管家迎門說知此事。國舅聞聽，猶如萬丈高樓失脚一般，大叫一聲，身體一仰，咕咚栽倒在地。衆人一見，往上緊跑，連忙把主人抱住，鬧鬧哄哄，只叫：「老爺醒來！」

這才是衆人抱住蘇國舅，鬧鬧哄哄喊連聲，說道：「醒來罷，醒來罷！多歸陽路少歸陰。」只見他一口濁痰吐在地，悲聲慘切氣攻心。他口中不住只把「姣兒！叫，冤家！連連那住聲，」可憐你年輕幼小遭大害，臨死回頭好苦情！我只說長大人有倚靠，香烟接續我蘇門；又誰知無故被人打死你，如何叫我不傷情！這國舅哭着哭着雙足跳，咬牙切齒手拍胸。他這裏用手一指開言罵，大罵：「欺心劉翰林，好一個惡賊劉希真胆大，縱容狗子擅行兇，你竟敢打死我的親生子，我與你血海冤仇結的深，欺心胆大行此事，不殺你老爺全家氣不平。」管家扶着往裏走，來到了學館書房一座門，國舅舉目留神看，這不就瞧見坟前拜孝根，死尸躺在埃塵地，又見那夫人哭的淚滿襟，國舅一見如刀攪，不由的雙眉緊皺眼圓睜，連忙扭頭回頭看，

蘇國舅帶怒含憤，有語開言，叫書童。

話說國舅含怒，大叫：「書童，狗子今在何處？」書童說：「啓上國舅老爺，沉香子把國舅公子打死，小人去給老夫人送信，誰知狗子逃走，不知去向。」國舅聞言，無名火起，說：「這狗子跑回家去，一定仗着王丞相這個老賊，一言罷，一怒出了書房，復又進宮。先到西宮啓奏了蘇娘娘，轉奏天子。天子聞言，龍心大怒，立刻傳旨把王丞相、劉翰林送到有司衙門，追問沉香子的去向。將二人收在南牢，畫影各處追拿，不表。且說沉香子出了長安，直撲華山而去，那一日來到華山，但見重疊疊是山嶺，不知黑雲洞在那一座山內。

沉香子 那日來到華山內，重重疊疊盡是山，不知這個黑雲洞，如今却是在那邊？  
四處無人難以問，時間急壞小沉香，只急得口中不住「老天」叫，珠淚漣漣落胸前。  
「可憐我路遠山遙來找母，竟不知洞府黑雲在那邊？高山峻嶺無其數，  
山山不斷盡是山，高高矮矮幾千座，不知母親在那邊？深山却也無人曉，山場走遍徒枉然；  
只急得沉香逢山就喊「娘！」「親娘！連叫口內乾。一連找了三日整，茶飯全然不去湊，  
沉香子 沿山叫的聲音啞，血淚斑斑真可憐。有位老祖從此過，祖師名爲霹靂仙，  
這一日 正來要赴蓬萊會，閃目留神往下觀，雲中看見沉香子，這老祖  
早知其中就裏緣，未從說話將頭點，口中嘆氣便開言，「却原來沉香孝子身有難，  
前往華山找母親，我不搭救誰搭救？我不見憐誰見憐？老祖想能把雲落，這老祖

時間落在一座山。

老祖落下雲端，站在一座高山之上，只見沉香子來的切近，老祖開言高聲招呼。

霹靂祖 山頭之上開言道，叫聲：「沉香聽我言，你要尋找黑雲洞，爲什麼

你不前來問問咱？」沉香子 正然各處尋找母，忽見那山頭之上有人言。

沉香子 抬頭仰面留神看，他這裏舉目睜睛仔細觀，但只見

山頭站立一老道，鶴髮童顏貌似仙。小沉香看見大仙忙舉步，搶行幾步到跟前，

在山頭 雙膝跪在塵埃地；霹靂祖 連忙上前用手攙。

沉香子來到跟前，雙膝拜倒。老祖一見，用手相攙，說：「沉香子，你乃是個年幼嬰兒，在此啼哭，所爲何事？

但若遇見山王惡獸，那時節性命難保！」沉香子聞聽，滿眼落淚，口稱：「祖師，道爺！」

沉香子 口中只把「道爺」叫，望祈留神在上聽。「弟子到此無別故，聽我從頭細細云：

我 弟子 名字叫作沉香子，父親劉希作翰林，三仙娘娘是我母，他與那

玉帝皇天却有親。我的那父母成姻剛兩月，夫妻一旦兩離分，我的母

身犯天條有了罪，罰到黑雲古洞中。那時節 我母身懷沉香子，十月滿足把我生，

我母相煩土地老，他把 我送到八水長安城。」

話說沉香子對着霹靂祖，就把土地老將他送到長安相府中，後娘撫養成成人，今年一十二歲，一心要往

華山救母的話，說了一遍。

「沉香子，日夜牽連我的母，要到黑雲把母尋，怎奈我幼年輕身難動，誰知道長安城中打死人，因此上逃走來到華山下，到此處全也是山無處尋，整整找了三晝夜，不見娘親受罪人。祖師如今叫弟子，想是知道就裏情？望乞開恩來指引，弟子不忘祖師恩！」老祖一見腮帶笑，只見他有語開言把話云。

霹靂祖帶笑開言說：「沉香子，你要找黑雲洞救母，這有何難？聽我對你言講。」

霹靂祖口中只把「沉香」叫，聽我細細對你云：「你的母身犯天條罪不小，押在黑雲古洞中。上有那萬丈高山壓在上，封住黑雲古洞門。你今日到此如何看的見？要會娘親萬不能。可憐你苦勞枉把工夫費，你縱然心機使碎用不中。你今要見親娘面，除非是前來認我作師尊。我貧道傳授你些真法力，劈開高山萬丈峯，那時母子重見面，到那時你母脫災至易容。」沉香聞聽這句話，連忙的進禮叩頭把話云。

沉香子聞聽老祖之言，心中大喜，連忙進禮，口稱：「尊師，弟子愿拜祖師爲師。」言罷，拜了四拜。霹靂祖心中大喜，說：「沉香子，你把二目閉上，跟我回洞，傳授你些法術。」沉香子聞聽，把目緊閉，不多一時，只聽呼呼風響，轉眼之間，落在一座高山洞外。沉香子舉目抬頭觀看。

這才 是 沉香舉目留神看，瞧見天台古洞門。但 只 見 山清水秀多佳景，  
瑞氣和風可愛人；又 只 見 四季齊芳千花朵，八節長春萬年松；不 住 的  
白鶴飛舞常來往，仙鹿成羣朝洞門。真 乃 是 仙山妙景人難見，果然幽雅大不同。  
沉 香 子 看罷不由心中喜，進了天台古洞門。霹 靂 祖 進洞上殿歸了座，  
他 把 那 「沉香賢徒！叫幾聲。」

霹靂祖進洞歸了座，說：「徒弟進前來，爲師傳授你些法術。」沉香子聞聽，雙膝拜倒。霹靂祖附耳低聲說如此如此，把那些真言妙語，無邊妙術，傳授了一遍。沉香子一旦口傳心受，一傳便會。老祖又與他添了些神力，教了武藝。

天台洞中有一月，法力神通俱學成。武藝精通力不小，果然 是 一件通來件件通。  
練成兩口雌雄劍，善 能 夠 上陣誅仙與斬神。那日洞中正講道，只 見 那  
老祖開言把話云。口中只叫：「沉香子！說 道 是：「你且留神聽，我云：你 耐 心  
再等不過十日整，就 可 以 母子見面兩相逢。你 如 今 快些去把天台下，  
去 救 那 脫難生身老母親。」沉香聽罷這句話，雙膝拜倒叫：「師尊！」

沉香子拜倒，口尊：「師父！弟子這一下山救母，還望老祖指點。」老祖說：「你下山，先到灌江口灌州城那裏。二郎真君他與你母乃是同胞兄妹，借了劈山斧，把山劈開，你母子才能相見。若有急難之處，那時

爲師救你。」沉香子叩頭，流淚拜倒，辭別出洞，架起雲光，直赴灌州而來。

這才 是 沉香時間出古洞，一駕祥雲起在空，一心不往別處去，灌口路上奔州城。

雲中非比凡間路，把那 些 萬里途程不在心，離了天台無一刻，灌州城。

相離不遠面前存，沉香子一見心中喜，歛霧收雲落在塵，腳踏實地抬頭看，見一位。

巡查神祇把路橫，沉香子 住了脚步留神看，觀瞧馬上一尊神，只見他。

頭戴金盞雙鳳翅，上堆一朵絳紅纓，身穿鎖子連環甲，密佈玲瓏片片鱗，護體征袍西洋錦，

羊脂玉帶顯玲瓏，坐跨一匹洋紅馬，手使洋金棒一根，面黃飢瘦精神滿，尖嘴縮腮兩眼紅，

形容好似齊天聖，不 亞 如 大鬧天宮孫悟空，公子一見心思想，腹內思想口問心：

「此人一定是母舅，想來定是二郎君。」沉香子 緊行幾步往上跑，他 把 那

「舅舅」連連叫幾聲。

話說沉香子來至馬前，口稱：「舅舅！外甥沉香子前來探親。」那神聞聽，勒馬觀看。

這才 是 神祇勒住能行馬，抬頭舉目仔細看，但見馬前一孩子，披髮齊眉是幼童，

面如敷粉一般樣，目秀眉清唇又紅，神祇一見沉香子，他 在 那 馬上帶笑問一聲，

口中只把「書生」叫，「姓字名誰那裏人？因何見我叫母舅？你 把 那 就裏情由對我云。」

沉香聞聽這句話，他 這 裏 有語開言把話云：「我本姓劉沉香子，翰林院



劉希却是我父親。我母娘家華山住，名爲三仙是神仙。皆因她傷損田苗身有罪，到如今押在黑雲古洞中。二郎君乃是我的親舅舅，母親同胞妹與兄，因此前來將親認，我與他計議商量救母親。」神祇聞聽一席話，只見他馬上微微笑一聲。

神祇聞聽沉香子之言，微微冷笑，叫聲：「沉香子！你來認你舅舅，聽吾對你言來。」

這才是神聖馬上開言道，微微帶笑叫：「沉香！你今到此認舅舅，仔細留神聽吾云：

「他就是我義兄長，類似同胞共一娘。我本是梅山七聖頭一個，名叫袁洪却是咱

你的舅舅名楊戩，去赴蟠桃上了天。你既是他的外甥沉香子，你把來意對我云。」

沉香子聞聽神聖這句話，他這裏滿面春風帶笑云。

沉香子聞聽袁洪之言，心中大喜，說：「原來尊神與我舅舅是同盟的好友！我今前來，一則認親，二來借件東西使用使用。但不知我那舅舅幾時回來？」袁洪說：「一去至少二百餘年。」沉香子聞聽，說：「尊神言之差矣。赴會不過慶賀王母，如何去二百餘年？」袁洪聞聽大笑，說：「沉香子，你不知天理。天上過一月，就是凡間一百年；天上兩個月，就是凡間二百年。你要見他，除非在此等候等候。」沉香子聞聽，腹內思想。

沉香子聞聽袁洪一席話，心中不悅暗沈吟：「原來去赴蟠桃會，二百餘年轉回程。」

我今要救生身母，恨不能今朝就要去成功。爲何等到二百載？此事應當了不成！

沉香爲難多一會，偶然一計上心胸。「這袁洪既與母舅是朋友，衆聖同居灌州城，

當初梅山稱七聖，曾與真君拜弟兄。有語何不望他講？」便把那裏情由對他明。

話說沉香子想了多時，主意已定。眼望袁洪口尊：「神聖！你既是我舅舅的朋友，他去赴會，想來此處香火是你們七位受享了。我今前來，並無別事，要借劈山斧前去救母，完了使用，即刻奉還。」袁洪聞聽，搖頭說：「別的事還可以，惟有此寶，有些費力。此斧收在寶藏庫內，封鎖門戶。此庫除非二郎主意，別無人敢開。此事不能從命。吾神今日出巡，不能久談。」言罷而去。沉香子一見，心中不悅。暗說：「此斧不借，如何是好？」

這才是沉香低頭暗思想，他這裏腹內憂愁暗暗云：「下山指望來救母，

誰知道徧徧總不順人心！又誰知母舅去赴蟠桃會，遲延不得轉回程？

我如今有心住在此處等，怎奈心急熬死人！欲待要到此不把斧子借，

怎麼能劈開華山救母親？他這裏一邊走着一邊想，不由的

低頭無語少精神。猛抬頭，正走中間留神看，來到灌口江邊古廟門。

沉香留神來觀看，打量那廟裏裝修果威嚴，香火整齊多茂盛，二郎的

神像威嚴好不驚人！

話說沉香子正然思想，不覺來到二郎廟前。沉香子舉目觀瞧，這廟十分齊整，果然熱鬧。大殿上塑着二郎真君像，左右兩邊乃是梅山七聖，真乃是畫棟雕梁。沉香子復又一看，果有一座寶藏庫，門戶封鎖，暗中有神兵守護。沉香子一見，心中大悅，暗暗思想。

沉香子 復又思量仔細想，端詳一番又沈吟：「此斧收在寶藏庫，有這一個現成東西使不成！梅山七聖難作主，一定是要等母舅二郎神。縱然哀求不中用，說破舌尖枉勞唇；不如偷了此寶去，免得在此苦費心。」沉香時間主意定，他自已心內思量計牢籠。

沉香子心中暗想，說：「各處俱有神兵巡查，除非如此如此。」沉香子想罷，將雌雄劍祭在空中，用手指，立時間變成火龍，口中噴火，竟赴大殿而來。

沉香子 用手一指雌雄劍，傾刻變成兩條龍，張牙舞爪噴烟霧，火氣騰騰一片紅。  
但只見 登時大殿金蛇竄，滿殿黑雲起在空中，後殿寢宮與配殿，登時處處通點紅。  
滿廟中 神兵神將忙不住，全都救火把心驚。暗中是一齊大家來忙亂，  
寶藏庫 缺少巡查守護兵。沉香子 一見不由心中喜，連忙忙的動手開庫不稍停。

沉香子見神兵都去救火，連忙開了寶藏庫，找着劈山斧。出庫收了雌雄劍，駕起祥光，直赴華山而來。且

說梅山七聖弟兄率領神兵將火救滅，查點寶貝，單單丟了劈山斧。袁洪一見，心中大怒，說：「是了，原來這沉香子放火燒廟，偷去劈山斧。」六聖聞聽，一齊便問，說：「沉香子他是何人？兄長如何知道？」袁洪聞聽，就把路遇沉香子，要借劈山斧救母之事，說了一遍。六聖聞聽，心中大怒。

這才 是 六聖聞聽心中怒，一齊火起往上攻。一個 個 咬牙切齒開言罵，

大罵：「沉香小畜生！你 今日偷了斧子我不惱，不該放火燒廟門。數 千 年

靠長香火非容易，冤家胆大實難容！倘若二郎要回轉，你 叫 我 對着兄長怎麼云？

若 要 是 拿住這個賊狗子，方 能 夠 你 我 心 中 氣 才 平。快 把 那

沉香狗子擒拿住，謹守灌口等仁兄。叫他爺倆見了面，殺斬存留任長兄。」七聖時間主意定，

連 忙 的 前往各處點神兵。一 個 個 頂盔貫甲齊上馬，俱都駕雲起在空中，

一 直 的 不往別處去尋找，竟赴華山疊翠峯。不 言 七 聖 來 追 趕；再 把 沉 香 明 一 明，

他 手 中 拿定劈山斧一把，不由心喜走如風；他 來 到 華 山 之 下 回 頭 看，

但見後面起征雲。沉香止步留神看，不由着忙吃一驚；就 知 是 梅 山 七 聖 來 追 趕，

沉 香 子 不 由 腹 內 暗 調 停：「我 如 今 雖 然 得 了 劈 山 斧，惹 下 了

滔天大禍不非輕！祭 雌 雄 放 火 燒 了 二 郎 廟，眼 瞧 着 七 聖 生 噴 不 放 鬆。

就 是 那 母舅聞知他也惱，見 面 時 未 必 輕 饒 小 外 甥。」心 中 說：

「七聖前來我不怕，若要，是母舅生噴怎樣禁？雖然我變化多端神通廣，那有這甥舅交鋒禮不通。這如今七聖率衆逞英勇，倚仗着人多兵勇趕的兇。雖然我武藝習的多精妙，怕只怕衆寡難敵怎戰爭？」

沉香子正然思想心中怕，忽然間想起一計上眉峯，說道：是：「只須如此這般樣，管叫他中了我的計牢籠。」

話說沉香子正然心中胆怯，忽然想起一事，說：「且住，我如今只爲救母，惹下此禍，少不得奮勇當先，把他們殺敗，然後劈山救母，也不枉我辛苦一場。若是被他們拿住，我那舅舅不至傷我性命。」

這才是沉香孝子主意定，一腔怒氣把心橫。連忙的

雌雄二劍手中擎。只見他雙足一蹶往上起，祥雲一片在空中。他這裏

舉目抬頭往前看，但只見滾滾殺氣滿空中，旌旗招展遮紅日，擺列着

刀鎗劍戟亮如銀。只見那梅山七聖挑着哨，後跟醜惡衆神兵，相隔且近不算遠，

只見那袁洪當先把話云。

沉香子看罷，只見袁洪一馬當先，用金棍一指，大叫：「沉香子，快來受死！」

這才是袁洪棍指沉香子，喊叫如雷那住聲，「爲什麼放火燒了二郎廟？

大胆偷去斧貴珍？只因你萬惡滔天真可惱，故此我來把你尋。老爺前來把你找，

我今與你見雌雄；強存弱死分上下，一定要把你來擒。你若是我知吾厲害快下馬，免我動手又勞神。」沉香聞聽這句話，不由的微微冷笑叫：「袁洪！我與那二郎真君稱甥舅，真正是骨肉相連是至親。我到至急爲難來借斧，皆因你爲人小氣把我輕，故此我安心放火燒了廟，拿了那劈山斧來也是真。你不忿緊緊在後來追趕，想必是與我前來起戰爭？倚仗着兵多馬盛人又廣，那知道沉香不懼半毫分。如不信來一個來死一個，想走一個也不能。」梅山的袁洪一聽心中惱，他把那「幼兒」連連叫幾聲。

袁洪聞聽沉香子之言，不由心中大怒，說：「那幼兒，你竟敢發此朗言大話！」

這才是袁洪馬上心中惱，說道是：「幼兒胆大擅狂言！打量你今年不過十幾歲，你乃是乳口未退在少年，你敢欺心說大話，巧言花語來唬咱？非是吾神誇海口，要把你活捉生擒不費難。眼前容你走兩輪，誓不爲人不姓袁！」沉香聞聽這些話，不由口內笑連天。

話說沉香子大叫：「袁洪，我聽你口中之言，倒像一個英雄。既能一合兩輪將我拿住，就該單人獨騎前來，如何帶着這些兵將？倚多爲勝，還稱什麼豪強！」

奸 一 個 能言善語沉香子，巧言善辯激袁洪，口中只叫「梅山怪，我 說 你  
 算來到底不英雄！既然誇你多英勇，帶着幫手理不通。你 縱 然 倚多爲勝來捉我，  
 豈不歎盡素日名？」一 席 話 激惱梅山袁洪聖，只 見 他 扭頭回頭把話云，  
 眼望六聖開言道，說 道 是：「列位賢弟仔細聽：你們率領神兵去，不用前來幫劣兄。  
 讓我捉拿沉香子，休叫他人把我輕。」六聖聞聽朝後退，急 忙 忙 帶轉神駒馬能行。  
 袁洪一見催開馬，雙手舉棍往上迎，說 道 是：「幼兒過來咱倆戰，強存弱死定輸贏。」  
 沉 香 子 一見連忙往上撞，袁洪大棍照面撈，沉 香 連忙用劍對，他 們 倆  
 惡戰雲端上下分。時間二人無用讓，劍棍交加各逞雄。沉 香 子 寶劍原本仙傳授，  
 真 乃 是 精通門路果高雄。來往雲中施英勇，一 心 只 想 搭救母 施 英 勇，  
 要把袁洪雌雄劍下坑。

### 沉香救母雌雄劍卷四

且說袁洪吩咐六聖退後，這才催馬上撞，說：「沉香子，快來受死！」言罷，掄棍照着沉香頭顱就打。沉香

子舉劍相迎，兩個人殺在一處。

這才，是二人奮勇爭強弱，要把輸贏上下分。這一個，梅山素日稱王位，

九洲四海大馳名；那一個，霹靂老祖親傳授，武藝精進大有能。這一個，

兩手舉起黃金棍，戰馬如飛往來衝；那一個，步下如飛急又快，雌雄雙劍有奇能。

二人戰夠多時會，不見高低把手停。

兩個人戰了多時，不分勝敗。袁洪腹內暗說：「怪不得幼兒口出大話，果然武藝不弱！」

這才，是袁洪腹內暗思想，他這裏，不好明言暗暗云，說道：「是：

「果然好個沉香子，原本他武藝高強實在精。吾今若不將他勝，到叫這

幼兒恥笑我無能。」這袁洪，想罷催馬往上擡，舉起了黃金大棍逞英雄。

沉香一見微微笑，在腹內暗罵：「梅山猴兒精！方才狂言說大話，我看你

武藝平常很稀鬆，倒不如我今趁早先下手，要傷袁洪倒易容。」沉香子

想罷暗暗忙念咒，他把那七字真言念的真，連忙的，一鬆右手撒雄劍，

至寶單鋒起在空中，左右盤旋急又快，却似風車一般同。沉香時間用手指，只見那

寶劍瓊瑤往下沉，一片閃光如雪片，冷氣颼颼要斬人。袁洪一見奇珍寶，不由着忙心唬驚。

袁洪一見，吃了一驚。又不知是什麼寶貝，只見冷氣颼颼，直撲頂門而來。袁洪一見，連忙滾下馬來，化道



金光而去。只聽「哧」一聲，將袁洪坐騎揮爲兩段。

這才，是袁洪脫開這雄劍，戰馬中了劍單鋒。只見神駒分兩段，咕咚栽倒地埃塵。

沉香點手收回寶劍，他，把那寶劍離手中擎。書中不言沉香子，且把袁洪明一明。

一道金光如飛去，他的心中驚又驚，不住扭項回頭來觀看，但見戰馬倒在塵。

這袁洪，一見不由心中惱，咬牙切齒恨無窮。有心再與他交戰，怎奈狗子劍法兇。

軍前傷了坐下馬，他一定狂言恥笑我無能。袁洪爲難多一會，偶然一事上心胸。

袁洪說：「有了，我把神兵調回，捉拿這個狗子。」主意已定，如飛而去。沉香子一見袁洪敗走，連忙取了

劈山斧，來至山頂之上，雙手掄斧，照山就剝。

沉香子，用力掄開劈山斧，至寶高揚舉在空中，照着山頂往下砍，渾身使勁力無窮。

只聽兵兵連聲響，就猶如霹靂一樣震天庭，登時高山分兩半，他，把那

萬丈奇峯兩邊崩，沉香憤力又一下，震的沉香兩耳聾，只見那半邊高山又損壞，

奇峯峻嶺倒八成，沉香，一連三斧砍下去，這就不就瞧出黑雲古洞門，

沉香時間心中喜，他，這裏合掌當胸謝碧空，手中倒提劈山斧，邁步如飛奔洞門。

來至洞門留神看，沉香着忙吃一驚。只見那石門兩扇全關閉，十字交橫貼着封。

沉香一見又舉斧，劈開黑雲兩扇門。

沉香子劈開洞門，往裏觀看，但見烏雲瘴氣，黑暗迷漫，猶如烟霧一般。沉香一見，驚惶不止，「我娘的性命難保！」

這一見洞中黑又暗，對面觀瞧不見人，黑霧烏雲全罩滿，不亞地府一般同。

沉香一見將頭點，不由眼淚掉關心。「可憐我那生身母，原來此處受苦辛！母十二載居此洞，

猶如地獄過光陰，不知如今在不在，母親一命存不存？」沉香正在傷心處，只聽有人把話云，

說道：「何人到此劈開洞？以往從頭快言明。」沉香聞聽心歡喜，不由大悅上眉峯，

望乞快講名和姓，我這裏也好叮謝有恩人。」沉香聞聽心歡喜，今日喜得母子逢，

「原來是我生身母，她的殘生尚有存。」也枉費盡心機來搭救，只見他：

沉香開言尊兒母，「我是沉香進洞門。」三仙聞聽睜眼看，目視沉香小兒童，

身穿一件青袖襖，水機雲鞋足下登，他的那腰中別着雌雄劍，倒提加鋼斧一鋒。

三仙一見開言道：「莫非你是我的子親生？」

話說三仙娘娘看罷，開言便問說：「你莫非是沉香子麼？」沉香子聞聽此言，留神觀看。

這才是沉香留神抬頭看，目視生身養育娘。但只見容顏雖然多齊整，

赤足蓬頭真不堪，她的面黃肌瘦如有病，襤褸衣服身上穿。沉香看罷心酸痛，

雙膝跪倒在平川，只見她淚如秋後連陰雨，口口聲聲叫：「娘親！」進禮磕頭聲不住，

說道是：「劈山救母兒沉香，使碎心機來救母，今朝幸喜見親娘。」三仙女聞聽此言痛流淚，用手拉住小兒郎。「只因爲你娘押在黑雲洞，上有高峯萬丈山，凡體你怎將我救？你把那裏情由對我云。」沉香聞聽這句話，他這裏有語開言把話云。

話說沉香子聞聽，口呼：「娘親在上，仔細聽爲兒言講其中原故。」

沉香卽忙開言道，他把「母親」叫幾聲，「娘親洞中將我養，未過三朝別母行，土地公公抱着我，送到長安八水城。父親把我教養大，小沉香特地前來救母親。」三仙聽說這句話，不由歡喜樂無窮，邁步連忙往外走，出了黑雲古洞門。娘娘抬頭留神看，這不就看見他的子親生？

三仙娘娘出了黑雲洞，舉目留神觀瞧沉香子，不由的心中大悅。

這才是三仙一見沉香子，不由歡喜上眉峯。只見他：年將十二多聰秀，他却倒也長成人，生成的面如古月牙如玉，目秀眉清貌美容。沉香子未從說話先尊母，「娘親在上請聽明：你孩兒自從三朝離了母，跟隨我父長成人。我父官居翰林院，他在相府又成婚。我後母她是宰相親生女，賢良名爲王桂英。她把我撫養勝似親生子，飢寒飽暖疼愛咱。南學念書學禮義，爲兒的

惹下大禍來賣身，一拳打死蘇存命，他本是國舅坟前拜孝根，只因爲兒心中懼，  
 回家哄我後娘親，我只說：存哥挨打尙未死，說他死去又還魂，偷了雌雄劍兩口，  
 逃出長安入水城，前到華山來救母，可憐我找遍高山峻嶺峯，那知什麼黑雲洞？  
 越嶺爬山苦死人，可憐我一連三日未吃飯，哭的喉乾兩眼紅；可憐我誰知絕處又逢生，  
 哭天天高無人語，叫地地下少人應；可憐我就裏情由對我云，他若要搭救生身母，  
 遇見仙師霹靂祖，他要把那無有倒海移山術，想見親娘萬不能，因此上  
 除非法術要精通；若要學，是無有倒海移山術，隨身變化多玄妙，六爻五遁有才能；  
 跟着仙師修道去，專心立志把心恆，學了些武藝精通能征戰，渾身力量也無窮，  
 學了些騰雲駕霧如飛快，或隱或現任意行，祖師遣我下山林，他叫我  
 練成兩口雌雄劍，能斬仙人與鬼神，樁樁件件多靈巧，去到臨江灌口城，誰知舅舅天宮去，  
 灌口先借開山斧，然後前來救娘親，爲兒遵奉師傅命，孩兒救母心不捨，偶然一計上眉峯，  
 蟠桃赴會未回程，梅山七聖多萬惡，借斧劈山萬不能，來到華山救娘親，誰知道  
 無奈廟中放把火，舅舅廟宇被我焚；偷了劈山斧一把，殺散慣戰勇袁洪，  
 我才來到華山下，在後面來了無數衆神兵，原來是梅山七聖將兒趕，  
 要把孩兒陣上擒，爲兒的使條調虎離山計，殺散慣戰勇袁洪，因此上

三斧劈開山一座，這是救母一段情。」  
三仙女聞聽此言，將兒叫，「難爲你費盡心機到來臨，今日裏母子相逢見了面，好叫爲娘喜在心。」沉香母子正言講，只聽滿山殺喊聲，遮天蓋地兵無數，不亞如山崩海沸一般同。三仙娘娘黃了臉，只唬的沉香登時面如金。

母子正講話之間，只見梅山七聖率領神兵飛擁而來，口中只喊：「休要放走沉香狗子！」

這才是梅山七聖神威抖，率領神兵往上衝，團團圍住黑雲洞，吶喊如雷不絕聲。  
說道是：「休要放走沉香子，務要擒拿休放鬆。」三仙娘娘聞此話，三魂七魄一齊轟，用手拉住沉香子，只叫：「姣兒！那住聲。」你只爲一心要把娘來救，惹下禍災不非輕。  
二郎是你親母舅，甥舅關心豈不疼？皆因去赴王娘會，決不該欺心硬將廟宇焚。  
斷他香火該有罪，這等情由實難容。休說是梅山七聖將你怪，就是那二郎哥哥也動噴，現如今與師率衆來圍洞，我與你母子怎脫這災星？  
總然你法力精通武藝好，你想想要離却龍潭萬不能。沉香聞聽這句話，說道是：「母親你且免心驚，如今背着娘親駕，沉香子以死相爭往外衝。」  
話說沉香子說：「母親不必心驚害怕，爲兒背着娘親，以死相爭，大料能出重圍。」  
這才是沉香時心內惱，一腔怒氣把心攻。「捨死殺出重圍去，遠走高飛且顧生。」

全仗着手中兩把雌雄劍，殺他一個血海尸山一樣同。梅山七聖何足懼？百萬神兵誰怕驚？母親不必心憂慮，快些跟我一同行。」三仙娘娘無其奈，說道：是：

「爲娘只得要依從。」

話說三仙娘娘無奈，叫沉香子攆起，將劈山斧擱在地下，手執兩把雌雄劍，奮勇衝殺神兵的大隊。

沉香子奮勇當先往外衝，猶如惡虎一般同，指望衝殺殺出去，誰知七聖不相容，率領神兵往上裹，就猶如鐵壁銅牆一樣同，刀槍劍戟似麻林，一齊動手往上攻。沉香時間難招架，衆寡不敵怎戰爭？又有心騰雲往上起，三仙娘娘累了手，頭轉身回實不能，一連衝了三五次，難出重圍重地中。口中只把「蒼天」叫，「上帝！皇天！」那住聲。「可憐我上天入地真無路，沉香時間心內驚，口中也只把「蒼天」叫，「上帝！皇天！」那住聲。「可憐我沉香只爲將母救，惹起滔天禍責身，要想逃出重圍去，不亞如登天之難一般同！」三仙娘娘聞此話，淚眼愁眉把話云，口中只把「姣兒」叫，「冤家留神聽母云：今朝與你遭圍困，這也，是天又該當難怨人，想必是冤家單人殺出去，留我且在此間存，扭了皇天上帝心。我兒不必心不定，你母有話對你云：冤家單人殺出去，留我且在此間存，生死存亡你別管，母子如今各願生，寧可留着姣兒在，你的母，縱然一死也甘心！」沉香聞聽心不悅，「娘親言詞理不通，沉香到此因何故？却因到此救娘親。爲何拋母兒自去？此話沉香斷不從。」

生死存亡在一處，想叫我寸步離娘也不能！母子言到傷心處，抱頭痛哭大放聲。  
沉香正在爲難處，忽然問：「想起一事，不由歡喜在心中。」

話說沉香子爲難，忽然想起一事，說：「我下山之時，仙師曾對我言，若有急難之處，他來救我。如今在此受困，他爲何不來救我？」

遣才，是沉香時間思想起：「前日師傅對我言，臨行之時親囑咐，叫我緊記在心間：若是沉香有難處，他來搭救下高山。眼前弟子遭了困，怎不見師傅前來搭救咱？」

沉香子這裏想念霹靂祖，老祖山上心不安，「沉香有難我不救，再有何人可見憐？」連忙出了天台洞，足登雲光走萬千，忙忙來到華山下，手搭涼篷往下看。但只見

梅山七聖聲吶喊，帶領神將逞威嚴，奮勇當先往上跑，亂亂哄哄不放寬，又見沉香攢着母，驚慌失色淚漣漣。老祖一見將頭點，口中暗暗叫：「沉香！年輕幼小行孝道，一點真心達上天！」

老祖嘆罷忙念咒，這老祖口中暗暗唸靈言。

霹靂祖念罷真言，將袍袖一張，只見那些神兵將俱收在袖口之內。

這才是，是老祖時間施法力，無邊法術果高強，袖吞乾坤多玄妙，七聖神兵用袖裝。人馬俱各收乾淨，老祖時間落雲端，高聲大叫沉香子，仔細留神聽師言：「爲師前來將你救，快出龍潭虎穴間。」沉香一聞這句話，連忙進禮拜平川，「弟子不知師傅至，望乞開恩把罪寬。」

師徒正然來講話，忽然空中有人言，大叫「沉香快接旨！」師徒聞聽往上觀。

師徒二人一同三仙娘娘聞聽此言，心下着忙。

這才，是三人舉目抬頭看，不由着忙吃一驚，只見金星捧聖旨，提爐一對把香焚。

金星帶笑呼「列位！快些前來把旨迎。」薛麤老祖、沉香子，還有三仙拜平川，金星展開玉帝詔。

字字行行念的全，「皇天上帝宣詔旨，上諭沉香要遵聽，因你救母行孝道，一點真心感聖心。

因此我聖開恩赦，饒放三仙苦罪名。以往不究全饒過，仍回華山受香烟。照常廟中受香火，

沉香上天我朕封。」金星剛然念完旨，只聽得喊殺連天不住聲。

太白金星剛然宣完玉旨，只聽殺喊之聲。衆神大驚，一齊舉目觀看。

這才，是一支神兵如飛至，牽着狗來駕着鷹。當先顯出一神將，威風殺氣不同尋。

頭戴一頂三山帽，身披鎖子甲黃金，白面微鬚三隻眼，手使三尖二刃鋒。降魔捉怪稱魁首，

英名萬古令人欽。衆神看罷楊小聖，認得是臨江灌口二郎神。

只見二郎真君面帶怒色，用手巾刀一指，說：「那一個是沉香子快來見我！」

這才，是二郎真君用刀指，如雷喊叫罵「沉香！偷去神斧我不惱，決不該

欺心放火燒廟堂。梅山七聖今何在？一切神兵何處存？善使邪術來欺我，情理難容理不通。

未從安心行此事，想想真君平素間，降魔捉怪誰不怕？誅邪去惡把名揚。若知厲害來受死，



早早送出小沉香。」霹靂老祖聽此話，帶怒含噴才要言，忽見金星來攔住，有語開言面帶歡。叫一聲真君休要動怒，沉香是你小外男。」

話說霹靂祖才要答言，只見太白金星攔住，眼望二郎，開口呼：「真君！」

這才金星有語開言道，含春帶笑叫：「真君！三仙是你親妹子，沉香是你親外甥；

這位乃是霹靂祖，你們在蟠桃會上也相逢。只因沉香來救母，劈山缺少寶貴珍；

灌口廟中去借斧，偏偏赴會未回程。梅山七聖不肯借，你外甥情急來把廟宇焚，

乘勢偷了劈山斧，來到華山救娘親。沉香得罪親娘舅，論理該當要動噴。不看僧面看佛面，

你看妹子一母生。外甥孝母欺了你，你須饒他在年輕。」金星說罷一席話，只見那

二娘真君把話云。

楊真君說：「金星，雖然尊神言之有理，他偷斧燒廟，其情可惱！但只是梅山七聖與那神兵今在何處？」

霹靂祖聞聽，口稱：「真君聽我言講。」

霹靂祖滿面堆歡，帶笑，有語開言把話云：「真君要問那七聖，聽我從頭細細云：

只因沉香偷斧燒了廟，梅山七聖怒生噴，率衆當先來追趕，把他們

母子困在這山中，看看命死不能保，殘生只在頃刻中，貧道一時心不忍，搭救年青孝母人。

梅山七聖與兵將，都在我貧道袍袖袖口中，貧道多有來得罪，還望真君容一容。

若不是我救母子，性命殘生活不成，真君要見甥與妹，只怕如今萬不能。」言罷忙將袍袖抖，只見神兵將落埃塵。

話說七聖與神兵出了袍袖，一個個目瞪口呆，猶如作夢一般。二郎一見，又氣又惱，有心動手，一則看兄妹之情，二則金星勸解，只得忍氣含噴，收了劈山斧，先令七聖回廟。一面與三仙娘娘相見。沉香子叩拜真君，俱各大喜。霹靂祖辭別衆人，回天台而去。衆神正要升天，只見沉香子開言講話：

沉香子 含春帶笑開言道：「母舅娘親在上聽：孩兒當初惹下禍，打死國舅子親生，那時沉香身逃難，國舅焉肯善容情？只恐天倫與後母，難保非災禍賁身。這如今我不先救生身父，怎敢先去上天庭？真君聞聽說：「有理！喜壞太白老金星，口中只把「沉香」叫，「你的言詞講的通。」

話說沉香辭別金星與他母舅、娘親，足登雲光，撲奔長安而來。

沉香子 腳駕祥雲急又快，頃刻到了八水城，按落雲頭奔相府，來到，大門以外看分明。但只見門庭冷落人清靜，不由心中吃一驚。連忙邁步往裏走，直奔後母臥房中，正遇着陳氏太太在房內，還有佳人王桂英，抬頭瞧見沉香子，母女全都吃一驚。賢人說：「冤家你從何處至？害的你外祖、父親好苦情！現今俱在南牢內，枷鎖隨身罪不輕。」沉香子 聞言雙膝忙跪倒，就把那

始末情由細說明。沉香子連忙又把南牢進，使了個隱身法術果然靈。  
進監瞧見王丞相與他父劉希一同受難星，沉香子一見不由心大怒，  
他這裏用手一指顯神通。

話說沉香子用手一指，翁婿二人和秋香保俱都枷鎖離身。跟着沉香子出了南牢，回到相府。一家相見俱各大喜。沉香子說：「事不宜遲，快到南天門，與母親會面。」沉香子帶了衆人，駕起雲光，到了南天門外，兩下相見，一家團圓。雌雄劍收緣結果。

〔據清咸豐、同治間北京文興堂刊本及清末舊抄本彙訂。〕